

囚 | 笼

羽毛/文

注意点：社交恐惧+心理问题引发失语的学生 X 人美心善的老师

觉得设定雷的高抬贵手退出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声嘶力竭」

「1」

苏迟第一次见到叶挽是在年级主任的办公室里。穿着大一号的冬季校服藏青色冲锋衣，小脸儿冻得通红，身子不自觉地微微颤抖，清秀的面庞上没有太大表情，似乎很怕和人有目光接触，把头低垂着犯错般将手背在身后。

南方的冬天总是这样，阴冷的风速着缝隙就往室内钻，张嘴说话会有白色的雾气，氤氲得叶挽的眼镜模糊一片。她时不时推一下滑到鼻尖的眼镜，继续沉默着听校长说话。

那时候苏迟研究生毕业刚满三年，来到这个偏远小县城的中学执教，原因无他，只是想暂时逃离一下一毕业就催婚的父母。

Alpha 这个年纪还没有伴侣对身体百害无一利，她父母再开明也不得不着急。

恰好，这所地方中学在招聘语文老师，苏迟带了两年高二后，调动到高三代课，原来的一位语文老师意外怀孕休假了。

在年级主任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她总算听明白了大概。眼前的女孩儿的父亲在家喝酒喝死了，主任正关心她的心理状态并给她准备申请助学金。

这样的交谈看起来似乎是主任一个人的单口相声，女孩儿自始至终都维持着低头的姿势，一声不吭。

秃了顶的主任苦恼地抓了抓稀疏的头发，低咳一声，抬头看向苏迟，仿佛看到了救兵，道：“苏老师，你来了。”

苏迟略微一点头：“我是来拿高三十三班学生花名册的，顺便

还有严老师留下的一些资料。她说都放您那里代为保管了。”

严老师就是那个意外怀孕休假的语文老师。

主任打开抽屉翻了翻，找出一沓文件夹，苏迟快走一步接过，不自觉地瞥了一眼叶挽。

很漂亮的一个孩子，只是过分瘦了一些，可以看到脸上凸出的颧骨，瑟瑟地缩在巨大的冲锋衣里。

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叶挽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悲痛，目光茫然而涣散。

“这是叶挽。”主任开口道，“是你要教的班上的学生。”他扭开保温杯的盖子，喝了一口水，顺势道，“叶挽，你回去上课吧。”

叶挽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见叶挽离开，主任才继续对苏迟道：“这孩子不爱说话，我问过她的班主任，哪怕课上点名回答问题，她宁可干站着也说不出半个字。”他面露感慨道，“也是个可怜孩子。她妈妈早

就丢下她跑了，她老爹又是只知道喝酒赌博的混子，欠了一屁股债，连基本伙食费都交不出！”

.....

上课铃声响的时候，教室里全都是静悄悄的。

这就是早课的影响，大部分的学生上完第一节课后倒头就睡。

苏迟捧着一叠本子放在讲台上，用手拍了拍讲台喊醒他们：

“上课上课，该起来了。课代表，帮我把作业发下去。”她将羽绒服的拉链往下拉了一点方便自己呼吸，教室里闷得厉害，有股难闻的味道。

她习惯性地先望向靠窗偏后的位置，叶挽平时坐的地方。

空空如也。

苏迟下意识询问第一排的同学：“叶挽没来吗？”

苏迟教她们有小半个月了，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美女教师，脾气好，课也讲的好，温柔得不像是 Alpha。

大部分的 Alpha 都是咋咋呼呼的，嗓门也大，好像不大声说话不能展现他们旺盛活力似的。

“她请假了。好像是发烧。”

他们中有人回答道。

在他们眼里，叶挽是个怪人，没人见过她开口说话，也没人知道她的爱好，甚至成绩也只是一般般，不好不坏，仿佛是个隐形人。

久而久之，他们甚至会忘记班上有这样一个人。

苏迟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便不再追问，打开教案开始上课。

下课之后，苏迟坐在座椅上思考了一会儿，主任办公室里叶挽发抖的样子以及出门时纤瘦的背影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她犹豫了片刻，起身趁着接下来没课去药店买了药赶向宿舍楼。

这所县中平日里抓得比较紧，晚自修上到十点才下课，每半个月会放一天假，大部分的家长都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方便照顾，尤其到高三，更是不敢放松半步，又怕孩子落下学习又怕他们身体累出毛病。

少数家庭条件比较差的，才会选择住宿。

靠助学金上学的叶挽显然也是其中之一。

苏迟回想着她了解的关于这个孩子的一切信息，这么小的年纪，连个亲人都没有，着实有些可怜，于是生了同情恻隐之心，想能照顾一点是一点，等将来高考上个大学博取前程，也不枉前半生的坎坷凋零。

她问宿管要了房间号，轻轻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去。

房子里静悄悄的，听到动静，一双清澈的眸子警惕地从被子后面露了出来，坐在床上，一脸紧张地看向苏迟。

六人间的宿舍，只住了三个人，看上去还算宽敞。

苏迟取出随身的杯子，倒了杯热水，伸手慢慢扶起她，摸摸

她滚烫的额头，轻声道：“我给你买了退烧药，先把药吃了，如果还不舒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叶挽茫然地看着她，眸子里都是惶恐和不安，长长地睫毛微抖着，一言不发，如同提线木偶般，乖乖吃下药。

苏迟发现她轻得可怕，像一张薄薄的白纸，稍稍一用力就有可能给她造成伤害。Omega 体态虽然相对娇小，但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这次离得近，苏迟更能清晰地发现她身上的问题。

锁骨、手腕上都有青紫的痕迹，手背上青筋暴起，当她伸手接过药丸的时候，掌心也全是深浅不一的伤痕，

苏迟的心揪了一下，眉头蹙起，询问她道：“有人欺负你嘛？”

叶挽听闻一愣，盯着苏迟，似乎在揣测苏迟询问这个问题的用意，然后慢慢摇了摇头。

“那你身上的伤……”苏迟追问道。

叶挽张了张嘴，似乎试图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却又只能发出喉咙嘶哑的气声，她摸索着床边的书包，找到纸和笔，然后伏下身，在草稿纸上一笔一划写下歪歪扭扭的字——

爸爸喝酒那天打的，还没好。

苏迟沉默了。

叶挽小心翼翼抬起头，小脸上都是虚汗，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诚惶诚恐的样子让苏迟心口堵得说不出话来。

“好了，没事了。”

沉默了半晌的苏迟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她定了定神，继续道：“明天放假，你快些好。我带你去商场买几件新衣服好不好？”

她在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发烧的罪魁祸首很有可能是叶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冬季校服里面套着春秋季节的运动外套，不伦不类的装扮。

她尽可能地压低声音，放缓自己说话的语气，生怕吓到叶挽。



当苦难就在她面前的时候，苏迟做不到视而不见。

苏迟蓦地升起了一个冲动，起码在这最后半年，她想好好帮助这个孩子。

叶挽打量着她，眼中的困惑很明显，经历的恶意太多，以至于好心突如其来的时候，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但眼前这个人，让她觉得安全，她点了点头，慢慢写下一个字——

“好。”

「 2 」

熙熙攘攘的人流群，周末的商场挤满了购物的顾客。

苏迟带叶挽出来的时候，她显然适应不了这样热闹的环境，小手紧紧攥着苏迟的手，掌心汗津津的。

她身上贴身穿着苏迟带给她的黑色毛衣，外面还有一件半新的白色羽绒服，原本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血色。

上面有苏迟的气息。

一种好闻的淡淡的香气，她不会形容，但莫名觉得安心。

衣服尺寸虽然不完全贴合，可足够暖和，暖得她的小脸都是红红的。

烧退后，她的脸色就变得正常了一些，营养不良则需要长期的调养，一时半会儿急不得。

苏迟看她怯怯的样子，心知她也不会自己拿主意，干脆看着合身就给她尽数拿了。

叶挽皱着眉看着标签上的价格一直摇头，却被苏迟半是强迫地换上了。叶挽急了，从口袋中掏出小本子写道——

我没有钱。

苏迟失笑，矮下身子，对她道：“是我送给你的，是礼物，不需要你花钱。”

叶挽定定地看着她，眼睛眨了眨，小手揉着衣角，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她明明已经成年，却还像个孩子，出门都需要大人带着，还有很多事情全然都不知道，也不会，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很陌生，看什么都很新鲜。

她瞅着这个新老师。

苏迟太温柔了，跟她往常遇见的老师都不一样。他们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一点人师的严厉。但苏迟不一样，她的温柔是从骨子里就有的，哪怕她生气的时候，说话的态度依旧是心平气和的。

叶挽站在原地，盯着苏迟冷白如玉的一双手，手指骨节分明，弯下腰给自己整理领口的时候，叶挽都能看见她若隐若现的锁骨。高挑的个子，狭长柔情的眼睛，嘴角总带一丝温和的笑意，这样的形象深深印在叶挽心里，她瞅着她，舍不得将目光挪开。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全由苏迟主导，苏迟担心她不能吃辣，点了酸酸甜甜的番茄牛腩饭，配上清爽的小菜，还有甜而不腻的奶茶，每口都有珍珠。

筷子尖挑着米饭，叶挽一小口一小口吃着，认认真真的样子像是完成一个了不得的任务。

苏迟静静等她吃完饭，才慢慢开口道：“叶挽，以后就住老师家好不好？”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解释道，“你现在的情况……最好有人照顾，若是不肯也没关系，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好，一个人不必过得太苦。”

叶挽的手顿了一下，刚才的一段话信息量太大，让她一下子思维运转困难。

她抬起脑袋，正午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在苏迟长而卷翘的睫毛上，染上了温润的光泽。

她被美色蛊惑，呐呐地想说话，自觉一直盯着老师看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有些羞赧地低下头，手下意识地掏出随身的小本子，唰唰写道：

——可以吗？

她畏惧般地将小本子一点点推到苏迟手边。

苏迟看着上面的字，温柔地点了点：“当然可以。”

叶挽的应允之快有些出乎她的预料。当她有这个设想的时候，还以为要努力好久，才能让叶挽对自己放心。

但叶挽显然很好说话，她温顺乖巧，似乎是个很容易被拐卖的孩子，只要有一个人稍微对她示好，她就会眼巴巴地跟在她的身后。

叶挽猫了她一眼，见苏迟在看自己，不自觉地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干净明冽的笑，眸子亮晶晶的，苏迟走过去牵她手的时候，叶挽的眉眼都弯起来，小心的将自己的小手放在苏迟的掌心，亦步亦趋跟在她身后。

“我那儿还有一个房间，再去挑几件你喜欢的家具好不好？”

叶挽点点头，眼睛都好似在发光。

.....

苏迟家境其实不错。

父母也任由她胡闹，跑到偏僻的县城当个苦兮兮的老师也没事，权当她是去体验生活，吃到苦头就愿意回来继承家业了。

在学校不远处，苏迟买了一件两居室的房子。县城的房价很便宜，以至于她阔绰地用存款直接买了下来。

毕竟租用别人的东西，让苏迟觉得怪怪的。

住了两年的小家又迎来了一个成员。

苏迟觉得可能是自己同情心泛滥。

但叶挽实在让人心疼。

尤其是当她水润的眸子湿漉漉看着自己的时候，苏迟就能感受到她的紧张无措，然后生出给她一个暖暖拥抱的冲动。

“还有什么要带走吗？”苏迟去宿舍收拾了她的几件衣服。

叶挽摇了摇头。

她一无所有，孑然一身。

她安安静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连安全带都不会扣，一脸茫然。

苏迟耐心的侧过身帮她扣好。

叶挽生的太干净了。哪怕她现在已经成年，眼神却像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稚嫩得很。

一路将她牵回家。

“这是你的房间。”苏迟打开房门，一个干净的小房间，里面存放了一些东西，“我等会儿再收拾一下，你挑的书桌和台灯等会儿就有师傅运过来。”

她牵着叶挽的手走过每个房间，然后揉了揉叶挽的脑袋：“以后这儿就是你的新家了。”

苏迟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了一个白板：“以后你要说什么可以写在上面。”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新的手机，“或者直接打字发信息给我，我给你申请了一个QQ账户和微信账户，密码你可以自己再改。”苏迟笑了笑，俯身戳戳叶挽的脸蛋，“不过上学的时候不能带到学校哦。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许偷偷做别的事情，想玩的时候跟我说，你把学习任务都完成后我会让你玩的。”

苏迟直起身，将给叶挽新买的衣服一件件挂进衣柜，叶挽不知所措站在一边，踌躇着想帮忙，苏迟却不让她插手，又帮她的新床换了新的床单和被褥。

等送货上门的工作人员放好书桌，一切收拾完毕，天色都已经黑了。

苏迟活动了一下筋骨，指了指自己的房间：“我把一些常用的书目都放在这儿，你有想看的书可以到我房间里的书架上找，没有的话我再给你买。”她喘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零食，所以都买了一些，你吃过后告诉我喜欢哪一种，好不好？”



叶挽绞着手指头，只顾点头了，脸颊绯红，苏迟开了灯，用手给自己扇了扇风，站定在那儿，对叶挽道：“我先去洗澡，你先看一会儿书，或者玩一会儿电脑、手机，今天是周末，可以玩。”

叶挽驻足在原地，望着她的纤瘦高挑的背影，吸了吸鼻子，Alpha 的信息素气息哪怕在抑制剂香水的遮掩下还是淡淡的飘了出来，若有若无的清香，像清晨的露水，颤巍巍地滚落，滴在了她的心尖上。

「 3 」

这是她的新家。

有电脑，她认得。但学校从来没给他们上过电脑课，因为考试不考。

还有屏幕超级大的电视，客厅卧室都有。

她原本的家里也有一个小电视机。

但那是爸爸专用的。信号不是很好，打开时飘着雪花点，需要用力拍几下才能弹出画面。

她从没有手机。不知道 QQ 和微信是什么，虽然同学们交谈中会提起，可她没真正了解过。

也没有给她解释过。

对着她这样一个人说话，一定是很崩溃的事情。

叶挽想着。

她对着镜子张嘴，努力一遍一遍学习旁人说话的样子。

空有嘴型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她安静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看了一会儿，就不想看了。

她不是哑巴。

她会说话的。

叶挽想着，以前妈妈没有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她还是会说话的。

但她不怪妈妈的离开。

爸爸总打妈妈。

她只是有点遗憾，为什么妈妈不帶她一起走。

是不是她那天睡的太沉了？妈妈不敢叫醒她？

她现在可以睡得很浅了，浅到有一点点的动静都能醒来。可妈妈不可能再回来接她走了。

她不敢说话。

爸爸嫌她吵，只要发出一点动静就会将酒瓶子砸她身上。

很疼。

爸爸死了。

她竟然会觉得庆幸。

爸爸说等她中学毕业后，就把她嫁给一户有钱人家。Omega 可以收到很高的彩礼钱，比 Beta 要多的多。

十二年义务教育过去后，她就不再是个孩子了。

只有孩子才会得到额外的重视，才会有人注意她有没有获得应有的教育。成年后，他们只会怪她不努力、不抗争。

她已经计划好出逃了。

上完学就跑走，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知道这很危险。

一个 Omega，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一旦被标记，她就无法反抗 Alpha 的命令，何况，她也没有钱去医院洗掉标记。

但除了逃离，别无他法。

因为只要她待在那个家里，就是家务事。

.....

叶挽去洗澡的时候，浴室里还留着苏迟的气息。

她站在花洒下面，水“哗啦啦”欢快流了下来，浸透身上的每个角落，在她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畅快的洗澡过。

学校的宿舍楼里面有澡堂，十几个 Omega 挤在一起嘻嘻哈哈互相涂抹沐浴露，大声讨论着未来要嫁给怎么样的 Alpha，或者学校里哪些 Alpha 长得好看。

她刚踏进去就被吓得逃了出来。

听着她们讨论，等她们洗完，再溜进去。

有时候热水已经停了，她就接一盆冷水擦一擦，也可以。

这两天好像是在做梦。

但在苏迟的安排下又显得顺理成章。

关爱学生的老师，伸出援助之手，情理之中。

可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心底破顶而出。酸酸甜甜的，像中午吃的那一碗番茄牛腩饭，慢慢地、慢慢地长出了萌芽。

她不自觉地想要看看苏迟。

一遍一遍，看不腻一般。

明明她们在之前也不算太熟。

叶挽对着架子上的瓶瓶罐罐，一个一个拿起挤出来一点闻过去，想试着闻出哪一款才是苏迟身上的味道。

她闻到一半，又忽然停住了。

莫名觉得有些羞耻。

她开始有点慌张，认为这样的行为很不对。

但究竟很不对在哪里，她也不太清楚。

只是心中不受控地滋生出一种格外强烈的情感，她想让这种情绪释放出来，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释放出来，只能小心压在心底，藏在她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悄悄的。

.....

洗完澡，吃完晚饭，苏迟基本包揽了所有的事情。叶挽好像是一个光吃饭的闲人，直到稍晚的时候，苏迟坐在她书桌旁边，拿着周考的语文试卷，把她喊到了身边。

明亮的台灯下，苏迟穿着宽松的长袖睡衣，额前散落着细碎的发，一张姣好的脸看上去精致异常，眼稍微挑，瞳色偏淡，笑意直达眼底，长发随意地披在身后，而不像在校时会扎个高高的马尾，莫名多了一点慵懒和随意。

她真好看。

叶挽被自己这个想法惊了一下。

叶挽捏住衣角，又不敢太直接挪开自己的目光，怕显得心虚。过了一会儿，才慢慢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试卷，上面红笔勾画着地方很多，苏迟写了很多批语和注释，她的字也很好看，秀丽精巧，像她人一样。

苏迟说话虽然轻言细语，却不显得拖泥带水：“你的失分点我基本都看了一遍，先自己看一遍，我再一道题一道题跟你捋过去。”

昨天叶挽没来，错过了她的课。

叶挽乖乖点了头，低头看着自己卷子，却总忍不住有些心猿意马。

收拢收拢繁芜的思绪，把题目看过去，叶挽伸出一根手指头，碰了碰苏迟的指尖。

苏迟立马知道她看完了，点头拿着笔耐心给她讲题。



叶挽的成绩实在一般，但语文成绩挺好，尤其是作文让人眼前一亮，如果说数学还能勉强及格的话，那英语简直连及格都困难，一错错到底。

“默写题不该扣分啊。”苏迟拿着她的卷子蹙起眉道，“都是书本上的。”

叶挽瞧她皱眉，害怕地瞅着她，犹豫了一会儿，把自己的左手伸了出来。

满是伤痕的掌心。

苏迟昨天见过一次，今天再见还是觉得可怖。

她有点疑惑的看着叶挽，一时不明白什么意思。

叶挽用胳膊肘压着草稿纸认真写道：

——我错了。

她翻了翻，抓了桌上的数据线递给苏迟。

然后摊开手掌。

她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家庭生活。

不知道有些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她只知道她的父亲会在她做错事的时候殴打她，也会在喝酒生气时把她喊到身边打一顿。

如果她反抗，就会迎来更激烈的殴打。

她读过的课外书很少，这儿的学校都是以升学率高出名的，不可能给她们开什么阅读课。但一般的孩子都能通过其他方式窥探这个世界。

苏迟突然明白了她的意思，温暖的掌心覆盖在她的小手上，温声安慰她道：“没事的，老师没有生气。”

叶挽看上去有点着急，不肯缩手，泪水很快涌了上来，她的眼睛红通通的，像是受了惊的兔子，执拗地拼命摇头。

她抓起笔，写道：

——你不要生气。

泪水滴在纸上，将她的字晕散开。

苏迟失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叶挽仰起头看着她，更慌了，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身子都不由地开始瑟缩发抖。

叶挽咬着唇，慢慢写道：

——有一次我把饭煮糊了，爸爸没打我也没骂我。可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他爬上我的床乱摸我。

苏迟愣住，盯着这一行字，大脑嗡响着，思绪爆裂开，心脏震得发麻，冲击得她整个人都凌乱了。

叶挽还在咬唇，紧张的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也浑然不觉，楚楚可怜地望着她。

过了好半天，苏迟才回过神里，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故作镇定地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拥抱，又担心这样的举

动让叶挽误会，让她更害怕。

她起身，找了把木制的尺子，对着叶挽颤抖的手心甩了几下，直到手心微微发红后，苏迟才放下尺子，拉过叶挽的手轻轻帮她揉着，口中宽慰道：“你看，我现在已经罚过你了，晚上放心睡觉，房门可以反锁，钥匙我也会给你。”

叶挽不觉得痛。

或许还有一点。

但比起以前经历的，真的很轻很轻了。

她放心地点了点头，有点害羞地不敢看苏迟的眸子。掌心热热的，耳朵烫烫的。

叶挽掌心纹路很杂很乱。

她曾经听同学说这样的掌纹意味着命途多舛，不是个好预兆。

叶挽是不信命的。

如果她的命运真有她们说的那么坎坷，她怎么可能会在这个关头遇见苏迟？

「4」

苏迟觉得带孩子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学生也很好相处。

大部分本心都不坏。

她忘记了叶挽已经成年的事实。

家中多出一个人，甚至都不需要什么磨合期。叶挽太安静了，做事都是轻手轻脚的，她只要朝叶挽的方向瞥一眼，这小家伙就会脸红，可爱得很。

苏迟不是没考虑过带叶挽找心理医生看一下，但叶挽表现得很抵触，她试着将这些问题向学心理的朋友咨询，却发现她

还是对这个孩子了解得太少，说不出太多的故事。后来，苏迟也想开了，有些事情不是时间可以带走的，它们刻在骨子里头，化作深夜的梦魇，时不时露出锐利的獠牙，寻找着吞噬心灵的机会。

每个有梦魇的晚上，叶挽会不自觉地自残，将头撞得鲜血淋漓。她不得不将她绑起来，防止她进一步的失控。

但大多时候是快乐的。

.....

又是一个周末，半月一次的放松时刻。

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接近透支的状态，像是一场长跑，越到终点越是艰难。

倒计时的日历一页一页翻过去。

叶挽按照往常的作息起床。因为是假期，她可以比平时起得

晚一些。

苏迟给她订了一个时间表，她每天雷打不动按照上面的安排学习或者娱乐。

苏迟见状有些汗颜。时刻表对她来说更像一种仪式，拟定完就抛到九霄云外，还能给自己找个借口——计划跟不上变化。

但叶挽乖得不像话，苏迟照顾她，她便一心一意听着苏迟的话，近乎是虔诚。

叶挽洗漱完出来的时候，苏迟正端着早餐从厨房走出来。在清润晨光下，她的发色显得有些浅，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捋到手肘，唇角弯着，温和斯文，不沾半点烟火气。

“牛奶必须喝完。”苏迟在她对面坐下，“等会儿我带你出去逛逛。”

苏迟早就习惯这样的对话模式。

虽然叶挽不会张口说话，但是会将她的话一字不落听进去。

叶挽点一下头。

荷包蛋煎得很完美，蛋黄一点都没有破。

叶挽拿起筷子戳了戳上面薄薄的表皮，不舍得马上吃掉。

“你班主任跟我说，如果你英语成绩能和语文成绩一样进步就好了。”苏迟好笑道，“我看你上我的课还算认真啊。怎么英语课就一直低着头走神？”

手一抖，筷子端戳破了表皮，半凝固的蛋黄流了出来。叶挽好似心思被戳破一般，掩饰般地低下头吃了一口。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叶挽低下头仗着自己素来不会说话，继续保持一声不吭的状态。

换好衣服后就出门。

脱离教学场景的苏迟温柔体贴，还会开玩笑，还能陪她一起玩。

商场里依旧人来人往。



叶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逛街。

商场里无非就几种东西，没什么好看的。

人潜意识里是双标的。

苏迟就长那样。

可叶挽一遍一遍看她，每一次都会入迷。

“娃娃机！”苏迟指着一排的娃娃机，“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替你抓一个。”

叶挽走过去，盯着里面的玩偶，随手指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好抓的毛绒棕熊。

苏迟往里面塞了一枚硬币。

抓钩慢慢地对准玩偶，将它的脑袋拎出来一点点，晃了两下，又掉了下去。

苏迟发出一声遗憾的叹息，又往里面塞了两枚硬币。

还是没有成功，都是对准却抓不起来。

苏迟拿出一张五十的纸币，跑去兑换了一打的硬币，堆在娃娃机子前，拿了一把椅子在机器面前坐下来专心抓。

叶挽：“……”

又是两次的落空。

苏迟不吭声了，朝旁边的机子瞅了两眼，发现他们也没有抓到，明显松了口气，扭头对叶挽一本正经解释道：“这是商家陷阱，你看这个抓钩，握力不足，抓取成功的概率是预先调好的。”

叶挽听着她的科普，眼睁睁她踏入所谓的商家陷阱中抓得乐此不疲。

叶挽第一次看见苏迟露出孩子气的一面，较劲一样非要抓出来那个毛绒棕熊不可。

她忍不住想笑。

她的心思全写在脸上，嘴角翘起，笑得很腼腆。

当苏迟抓了近三十次才抓出那个目标玩偶后，见叶挽在笑，忍不住低下头刮了刮她的鼻子，低声道：

“小家伙学坏了，还知道笑老师。”

她不知道她的语气有多亲昵，动作有多么打动人，有魅力而不自知。

苏迟将费劲千辛万苦抓到的小棕熊塞到叶挽怀里，牵着她的手再去买新衣服、新鞋子。

短短几个月，叶挽被苏迟养得很好。虽然还是很瘦，但不再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个子也窜了一点。眉眼长开，好看不少。

苏迟揉揉她的脑袋，半是感慨道：“不知道以后哪个 Alpha 有这个福气会娶到我的小挽。”

“我的小挽。”

我的。

心脏跳得快要从喉咙口蹦出来，叶挽张了张嘴，觉得呼吸都困难。

你的。

她想着。

我是你的。

她突然心底生出了淡淡的心酸。

为什么自己不能长快点的。

快点快点。

长到她把自己当成大人为止。

苏迟在课堂上锻炼出来的观察力顿时让她察觉到了叶挽身体的僵硬和目光的闪躲。

她有些疑惑地低下头。

言语可以欺骗人，但眼睛不能。

亮亮的眸子里的慌乱，仿佛心事被戳穿了一般，不自然地低下头。

凑得太近，她都能听到叶挽的急促的呼吸。

还有抑制剂下信息素的气息。

青柠味，清清爽爽，酸酸甜甜。

苏迟看着她的眼睛烧得发红，放在她脑袋上的手僵了僵，放下不是，继续也不是。

瞧得她自己也莫名跟着慌乱起来。

少女太纯净，藏不住心事，一瞬间流露的倾慕昭然若揭。

冷静冷静。

这个年纪的 Omega 情窦初开是正常的事情。

苏迟尴尬地直起身，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顾左右而言他：“累了吗？晚饭想吃火锅还是烤肉？”

她是不是发现了。

叶挽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跟在她身后，紧张的额头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该掩饰一下的。

为什么这么粗心大意？

为什么这么不当心？

叶挽鼻子酸酸的，懊悔和慌乱占据了她的全部思绪。

她想写下点话解释一下。

但又无从说起，只会越描越黑。

她会不会从此不要自己？会不会赶自己走？

叶挽委屈得红了眼睛，急得快要哭出来。

她就这样木着脑子走到烤肉店，等着苏迟给她点菜。

苏迟瞧她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分外心疼。她能想象得出，她刚才的举动会让敏感的叶挽产生许多不好的联想。

她好不容易让叶挽走出孤岛。

不能再将她重新推回去。

在演戏这一技能上苏迟要比叶挽要老道许多，她一边帮叶挽烤着肉，一边跟往常一样和她聊天，聊聊最近看的书，聊聊自己小时候的往事，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般一样。

她的表现很快欺瞒住叶挽。

叶挽疑惑地看着她，反复盯了好几眼，仿佛在确认什么，苏迟专心拌着石锅饭，然后用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言笑晏晏道：

“来，尝一口。”

叶挽谨慎地先看了一眼苏迟，才轻轻偏过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乖巧地露出她可爱的小白牙，咬住了勺子。

她没发现。

叶挽松了口气。

她的小动作被苏迟尽收眼底，也忍不住扬起嘴角，露出一个笑容。

小小的心事被心上人彻底拆穿。

苏迟看着她开心，心情也不由自主好起来，紧跟着松了口气。

吃完饭，又去买两杯奶茶。

叶挽给她发信息：

——你的奶茶是不是多放了一份糖？



叶挽爱喝五分糖，苏迟在意身材，往往会选择无糖。

但今天她突然就想试试五分糖。

“没有。这个甜度……”苏迟摇摇头，牵过叶挽的手，静谧的夜，夏蝉已经开始悄悄聒噪，带着暖意的潮湿夜风勾起她耳侧的发丝，她说：

“刚刚好。”

「5」

语文课上。

最后一次作文练习。

S省高考作文题目通常都会在哲思中带上浪漫的联想。

提炼题目中的关键词确定作文主题对叶挽不是一件难事。

“青春”、“梦想”……

明媚灿烂的题目。

叶挽在纸上写下一行字，盯着瞧了半晌，察觉到苏迟已经接近她的位置，又匆匆将这张撕去团成一团塞进口袋里。

一目了然的梦想，带着少女天真的想象和渴望。

「我想和苏老师在一起。」

她迅速重新拟了一个正大光明的梦想，可以写在作文纸上的那种。

苏迟接过她交上来的作文纸时，对上叶挽的眼眸，叶挽不知道她眼睛里的爱意有多么炙热滚烫，烫得苏迟的心又慌乱了一下。

这种心悸越来越频繁，频繁到苏迟决定找学心理的朋友咨询一下。

……

“百分之九十九的师生恋不会有好结果。”

苏迟对友人倾诉道。

魏易之静静听她倾诉，漫不经心地抬起头，尖锐地指出：“你没发现，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在动摇了吗？”

苏迟语塞，苦恼地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魏易之沉默了许久，侧偏着头思忖了一会儿：“……换作是我，面对这份心动的时候，只能成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一员。但你不一样，你有足够的资本去选择。坦然一点吧，很多学生都会对自己的老师动心，这很正常。但叶挽她不一样，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她需要的从来不是广阔的天地，你的放手会害死她的……”她感慨道，“承认内心很难吗？”

“……我不清楚她真的是喜欢我，还是只是父母的爱的缺失让她对我产生了依赖。”

“这不重要。”魏易之简洁道，“爱本来就是复杂的，你确认她爱你，够了。”她上下打量着苏迟，“这种事情……你自己心里应该有答案。这样一个孩子，你敢让她进入社会吗？”

……

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写成故事，那么自己的故事该是怎样的？

起，父母没做好准备就意外降生的孩子，

承，混乱荒唐的童年到青春时期，充满着魔幻的色彩，

转，遇见苏迟……

合，

合会是什么？

她的结局该走向哪个路口？

倒毙于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还是成为一个陌生人的妻子，接受大部分 Omega 应有的宿命。

走出高考考场的叶挽思绪很茫然。

考试的三天阴雨连绵，考场门口站着打着伞的家长们，殷切的盼望着孩子的归来。

她没有如释负重的感觉。

她安静地站在门口，等着苏迟找到自己。

她知道她会找到自己的。

但她不知道……不知道她会不会失去她。

无话则短有话则长还是无话则长有话则短，对叶挽来说都不重要。

她无话可说。

她甚至无需去诡辩她的动机。

苏迟给了她窥探外界的机会，让她清清楚楚明白了……明白

了什么叫心动。

所有的情绪积沙成塔，这座塔越堆越高，坍塌的一天，最终会将她彻底埋葬。

.....

“我考完了。”叶挽发消息给她。

发了一句废话。

“呐，要想怎么庆祝？”苏迟开着车，停下来等红绿灯时看着叶挽。

叶挽想了想。

——想陪在你身边。

她悄悄打下这行字，又迅速删掉。

叶挽神使鬼差，发了一条消息：

——老师，我已经成年了。

苏迟眼睛扫过弹出的消息，紧张的差点咬到自己舌头，她盯着前面的路，镇定道：“小挽是大人了。”

这个年纪学生……身体成熟得很快。

苏迟知道一些故事，也见证过一些故事。

但不曾想，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

一个没有反派的故事。

只有漫漫人生长途上的相互挽扶。

叶挽看着她精致的侧颜，慌乱地补救道：

——那我今晚可以喝酒吗？

苏迟怎么可能看不出她的欲盖弥彰。

扬了扬嘴角，露出一个宠溺的笑容，慢悠悠道：“好。”

.....

叶挽喝了好几杯酒。苏迟陪着她，苏迟似乎喝的更多，满腹心事。

酒的味道很怪，不好喝。

没有冰箱里的碳酸饮料好喝。

但能壮胆。

热气上涌，涌到脑门，给予她微末的勇气。

她反复写着情书，又到最后撕掉。

她多想亲口告白。

可她说不出口。

一遍遍描摹着应该说的话。



高考结束了。

她没有留下的理由了。

人生总要往前走。

可是哪个方向才是“前”呢？

她只想留在原地，画地为牢，不让时光溜走。

暗恋，如同刀口舔蜜，甜得真切，痛得真切。

“怎么哭了？”苏迟温暖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叶挽沉默了几秒，眼圈发红。

她突然怯场了。

苏迟……这么好。

她不该妄图产生这种想法。

她配不上她。

她值得更好的人。

自己凭什么要从另外一个优秀的人手中夺走她？

她强压着呼吸的颤抖，平复身体不自觉地战栗。

她早该想到。

梦想之所以能称为梦想。

是因为“梦”本身就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

心有向往，却又无法企及。

苏迟弯下腰，她好看的眉眼中都是担忧和关切，拿着湿纸巾擦拭着啪嗒啪嗒落下的眼泪。

眼泪越擦越多。

她露出一丝无奈，勾起嘴角，喃喃道：“有件事……我本来还

想过几天再说的。”她回到房间，取出一个信封，在叶挽眼前晃了晃，然后塞给她，眨了眨眼：“你要不要看一下？”

叶挽抽噎着，接过信封。

——辞职信。

.....

她以为她安于现状，她以为她没有心动，她以为.....

如果非要给爱下一个定义。

可能就是一瞬间冲动后的历久弥长。

在经由岁月沉淀后，也不会真正消退半分。融进骨血里，割舍爱，便割舍了灵魂的一部分。

叶挽泪眼朦胧地看着苏迟，呆呆的，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心跳乱极了，

苏迟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别哭，你把我辞职信都哭

湿了。”

叶挽的思绪早就炸成了烟花，噼里啪啦的，心中的沙塔瞬间被推倒，她写道：

“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

她擦干眼泪，站得笔直，走到白板旁边，拿起记号笔。

——我

“喜”这个字，她只写到了上半部分，手中的记号笔就被苏迟拿走了。

“不要。”苏迟慢慢摇头，食指点在她双唇中间。

不知不觉，眼前这个孩子，在短短半年中，已经出落得这么漂亮了。

她温柔地翘起唇角，眼梢还带着微挑。

成熟的女人带着成熟的气息，说出的话曾预演过很多遍，但

到嘴边的时候，也难得变得有些语无伦次。

她笑着道：“这句话，让给我来说，好吗？”

叶挽迟钝的思维一时运转不过来。

苏迟困惑地揉了揉眉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情绪总是很奇怪……似乎被你的一举一动左右着，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会忍不住想怎么做你才能开心，我喜欢你的笑容，也喜欢你的气息，青柠味，对不对？我好想一直闻下去。这么说，是不是有点无耻，但你知道的。”她眨了眨眼睛。

柔软指腹擦过下眼睑的泪珠。

“我很庆幸。”苏迟道，“你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世界里。早一点，我会太尖锐，会让你受伤；晚一点，我可能被磨得太通透，失去了追求更多可能的热情。”

“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也会担心很多事情，我也会觉得害怕，我还会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苏迟喃喃道，“但我会很坚定，做出了抉择，就不会回头，无论前面是什么。”

她握住叶挽的手腕，看着女孩儿不断掉落泪水，目光专注而柔和：

“相信我。我有这个能力庇护你。”

“如果可以，我想这样保护你，保护一辈子。”

“那么，小挽，你愿意吗？”

「6」

“还哭？”苏迟无奈道，揉了揉她脑袋，“那是不愿意咯？”

叶挽一听急了，急得拼命摇头，泪水又淌了下来，她一边抽噎一边抬眼，心中明明是高兴得要命，却愣是笑不出来，只觉得心口酸酸，就是想哭。

她的视线不禁下滑了一点，停在苏迟的嘴唇上，鼓起勇气，向她靠近了一点点，扯了扯她衣角，小心征求意见，写道：“我想抱抱你。”

苏迟忍着笑，伸手将她搂进怀里。

叶挽发出小声的抽泣。

怀抱带来的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她仿佛在做梦一般。

她扑在她怀里，嗅着好闻的香气，两颊烧得绯红，浑身上下慢慢烧起了火，她从苏迟的怀抱里钻出，心中有好多问题想问，却又问不出，傻傻地摸出身上的手机，打下字发给苏迟道：“老师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苏迟瞥了一下信息，丝毫不觉得这种互动方式有多麻烦，眨了下眼，闻到小孩身上的气味，心情愉悦，道：“棉花糖味。”

叶挽心口酥酥软软的，但好歹保留了些许的理智，认真地回复道：“不是。应该是一种花香……”

她还没来得及打更多的字，嘴里却被塞了一口软糖，甜滋滋

的，耳边只听见苏迟温柔的声音：“可别再哭了，不然明天红肿着眼睛去参加毕业典礼，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

叶挽好乖的，见苏迟不想她哭，硬是止住了泪，眼眸带着水润的光，瞧着苏迟漂亮如玉琢般的五官，不知从哪里来的胆子，趁着两人凑得近，软绵的小嘴蹭过去亲在了她的嘴唇上。

刚亲上，她又怕了，觉得自己太急，缩着脑袋，坐在苏迟身边，羞涩得脸红的要命，苏迟闻到她愈发明显的气味，被撩得心痒痒的，收敛着笑容道：“吃了我的糖果，的确是很甜。”

苏迟眼眸带着光，指腹直接而大胆地摩挲着她的下唇，她喝的有点多，带着一点醉意，吐出气息都有醉人的气息：“我能回亲一下吗？”

还没等叶挽思考完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耳朵瞬间变得通红，灼烧滚烫得厉害，她便被吻住了嘴唇。

叶挽僵着身子一动不动，抬起头，任由苏迟的亲吻。眼睛一时忘记闭上，呆呆看着她细密的长睫毛微抖着。



她不知道大人间的亲吻是要伸舌头的，心慌的不得了，苏迟尽数主导了，她乖乖地被撬开齿缝，缠绵的舌头轻擦到她的舌尖，她惊慌着，呼吸都被掠夺，瘦弱的身体被轻轻抚摸着，绵软湿热的触感，她被一步一步带入了状态，情不自禁闭上眼睛。

苏迟觉得她好甜，可能是刚吃了糖的缘故，怎么尝都尝不够一般，只能不断地索取，品尝她的味道。

叶挽嗅到她的香气，心中隐隐想要些什么，便只顾贴着她，眼睛都眯起来，揪着苏迟的睡衣，轻轻喘着气。

她上过生理课，知道 Alpha 和 Omega 在一起要标记的。

她想苏迟标记她。

于是等她亲完，一脸巴巴地蹭过去，撩起头发露出脖后颈的腺体，指着那里一脸希冀地看着苏迟。

她和老师亲亲了。

那就可以标记了吧。

她心里甜甜的，嘴角都带着甜甜的笑，慢慢低下头。

苏迟瞧着她什么都不懂样子，陡然生出些罪恶感，但见叶挽喜欢，不忍拂了她的心意，又怕她多想，于是认认真真凑过去，咬破了腺体的表层。

耳畔能清晰的感受到苏迟缱绻的呼吸，在这一瞬间，身体似乎一下子更敏感了，闻到苏迟的气息更是觉得心里痒痒的，叶挽绞着手指，主动凑过去，仰起头，眼睛亮晶晶的。

她被亲的很舒服，想要苏迟能多碰碰自己。

叶挽知道抑制剂是专门给没有被 Alpha 标记服用的。但她现在已经被老师标记了，那就可以不用吃抑制剂了。

她眼神软软的，鼻息都灼热起来。

苏迟亲啄了一下她红红的唇瓣，垂着眼帘，嘴角扬起小小的弧度，抽身出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打开了电视。

叶挽太小，小到下不去手，生怕伤到她。

电视屏幕上播放着电视剧，叶挽怔怔瞅着苏迟，摸了摸自己嘴唇，一脸的难以置信，都忘记该发什么话了，呆呆看着电视上面的男女在街头放肆拥吻，脑子轰一下，乱成一团。她老老实实坐在苏迟身边，没头没尾看了半天，很快就觉得倦了，便靠在苏迟的肩头打起了瞌睡。

苏迟想抱她回房时，她却警觉地醒了，躲在苏迟怀里，眸子闪着光，一本正经的指了指苏迟的房间。

她想和老师一起睡。

苏迟纵着她，捏捏她的小下巴，笑着道：“不怕我对你做坏事？”

叶挽的脸颊、耳朵、嘴唇都在发烫，她强忍着羞意摇头，固执地指了指苏迟的房间。

“好。”苏迟带着笑，将她抱回自己的房间。

她乖乖钻进被子里，只露出两只眼睛直勾勾盯着门口的苏迟，苏迟无奈地摇了一下头，回客厅收拾了一下，又用冷水浇了

脸，才把面部的温度给降下来。

她再次回来时，被子一侧拱起来一个小小的山包，苏迟揭开被角的时候，青柠味扑鼻而来。

叶挽躲在里面小心翼翼瞅着她，目光清澈，隐隐带着紧张，又在期待些什么。

房间内很安静，静到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昏黄的灯光使得这一切都显得朦胧而虚幻，窗帘被拉上，半点星光都不曾照进来。

苏迟不自觉地咽了口水，近在咫尺的距离，暧昧的气息充斥在两人之间。苏迟眸子暗了暗，食指指尖微挑，勾住她的领子，嗓音微微有些沙哑，低沉悦耳：

“这么诱惑我，不害怕么？”

叶挽心跳的很快，快到自己都要喘不过气。

苏迟像是个邪恶的大灰狼，眼瞳带着湿润的色彩，食指一点点往上划，顺过喉口、下巴，最后点在她的唇瓣上：“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许了？”

她的喉间又发出来嘶哑的气流声。

有什么话好似堵在了喉口，即将倾泻而出。

她努力张开嘴，单手抓着床单，用力到额前的青筋都跳了两下。

苏迟笑得温柔，恍惚间，她仿佛听见了答复。

极其微弱细小的呢喃，掺杂在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苏迟听见了叶挽的答复。

她说：

“好。”

苏迟解开她上衣扣子的时候，叶挽僵着身子连气都不敢大声喘，低着头绞着手指，红晕从脖子颈一路蔓延到整张脸，熟透一般。

“害怕么？不喜欢的话就摇头。”苏迟诱哄着她道，“我可以停下来。”

叶挽摇了摇头，又觉得表错了意思，连忙点了点头。

苏迟看见她的表现，凑过去吻她，好让她放松些。

舌尖探了进来，轻吮着试探，她吻得温柔又耐心，不急不躁，一点点松开叶挽睡衣扣子。越到后面叶挽表现得越紧张，紧紧揪住苏迟的领口。

苏迟不轻不重咬了一下她的下唇，安慰她道：“别紧张，交给我，好吗？”

叶挽定定看着她，鸵鸟似的缩在苏迟怀里，脸烧得厉害，靠

得太近，她隐约都能感受到隔着薄薄睡裤下的硬挺。

苏迟摸了摸她后背，隔着头发亲吻叶挽的额头，低声道：“等我一会儿。”然后下床，给自己倒了杯水，从床头柜里面拿出一板药，取下两颗送进自己嘴里，就着温水吞了下去。

叶挽看得分明，大喇喇写着的「避孕」两个字的盒子，心虚地移开目光。

她太害羞了，却无疑又在期待着，连着呼吸都乱了节奏。

苏迟见着她，勾起嘴唇，扯开自己的睡衣。

叶挽不自然的坐在床上，忍不住偷眼看苏迟，见她淡定的把上衣脱掉，露出锁骨，然后是匀称漂亮的上半身。

苏迟拖长尾音，轻眨了一下左眼，用唆使小孩做坏事的口吻蛊惑道：“要摸摸看么？”

砰。

思绪再度炸成烟火，一片空白。

苏迟牵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声音缱绻，带着被情欲灼烧的妖娆：“感觉怎么样？”

叶挽全然失去了主动权，呆呆任由指尖触碰到苏迟的绵软，灵魂出窍。

“乖。”

叶挽听着耳边的声音，呐呐地点着头，把头埋进苏迟的怀里，感受到胸口的纽扣一颗一颗松开，还是有点害怕，扑进苏迟的怀里呜咽着。

当初爸爸也是想要脱掉自己的衣服……

但她不想扫兴。

苏迟这么做……她是肯的。

可就是忍不住害怕。

叶挽太瘦弱，苏迟拥着她的时候，觉得她单薄得像是秋风中



的落叶，簌簌地散着紧张。

苏迟将她搂进怀里，也不急，只是慢慢抚摸着她的后背，偶尔一两下啄吻，将烫烫的呼吸尽数呼在了她柔软的耳侧，舌尖轻轻舔舐了敏感的肌肤，然后一点点褪掉了叶挽的睡衣。

叶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也不反抗，乖顺安静地眨着眼，红晕已经蔓延到耳朵根，看上去格外可爱。

她害羞的要命，苏迟的气息溢散在四周，她嗅着心中不知怎么的，就放心不少，任由温暖的掌心贴上了她有些酸胀的乳房。

少女的胸部发育并不是很好，一手可握，但秀气可爱，软软的滑腻异常，苏迟慢慢揉动着，也不忘给她更多的亲吻，直到感受到掌心的乳头翘起硬挺，再用指头刚蹭过，引发她剧烈的战栗。

她被轻轻放倒在床上。

苏迟背着光对着她，身体线条柔和，叶挽痴痴看着她，眼角还挂着泪珠，看着楚楚可怜，无措地抓着床单。

苏迟俯下身，咬住她娇小的乳头，稍重些咬便听见身下的女孩儿发出闷闷的哼声。

她的手顺势贴着叶挽的腰际钻进她的睡裤之中，隔着内裤大胆地勾弄了一下腿心。

叶挽受了惊般反弓起腰。

“内裤都湿了。”苏迟取笑她，“是不是很想要？”

叶挽害羞的别过脸，身体奇怪的反应让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好好应对了，只能咬住唇默不作声，强忍着浑身电流乱窜的感觉。

在苏迟的手指抽离那儿的时候，她竟然会觉得隐隐的空虚。

欲望。

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东西。

纯粹的欲望。

来自生理的，诞生于脑海的幻想。

叶挽闭上眼睛，眼前的灯光照在她的眼睛上，带来橘黄色的光点。

她放缓了呼吸，听着苏迟说：“都交给我。”

那就都交给她。

全部。

一点都不要剩下。

睡裤被揪住，有一个用力往下扯的手势。

叶挽渴望着，又静默着，温顺而配合，直到下身都凉嗖嗖的。

苏迟见她闭上眼睛，以为她害羞，轻声问道：“要关灯吗？”

叶挽认真的想了想，轻轻摇头。

不要。

她想让老师看见自己的身体。

这副躯体，曾经千疮百孔。

如今只能属于苏迟一个人。

她属于她。

熟悉的安全感。

每个梦魇的夜晚，都能闻到这样好闻的气息。

比妈妈身上的还要好闻几分。

她已经不记得妈妈身上是什么气味了。

时间还是会带走一些记忆的。

她的双腿被打开，暴露在灯光下、空气中，一览无余。

她的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苏迟。

苏迟一直这么好看。

温柔清润，不带一点锋芒，她看上去太没有攻击性，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苏迟很好说话。

叶挽想着，并不是这样的。

叶挽见过强硬的苏迟，见过她坚定的告诉自己她会保护好自己。

她忍不住想流泪，这种直白的目光，投射在她的腿心，灯光正对着照在那里，涓涓细流从缝隙中流出，阴蒂从两瓣嫩肉中巍巍挺立，苏迟拿了两个枕头垫在她的腰下，将她的下身抬高，娇嫩的腿心就完完全全呈现在了苏迟灼热的目光之下。

叶挽有一种想合腿的冲动，却又硬生生忍住了，感受着苏迟修长的手指在她敏感的大腿内侧慢慢勾划，又轻轻抓挠着稀疏毛发的阴阜，却迟迟不碰重点。

终于，在她不知羞耻的闷哼声中，苏迟总算将指腹贴在她的

阴蒂上，两指夹了一下肿胀的小核，然后才用指腹不紧不慢地揉动起来。

她的害羞败给了苏迟熟练的挑逗的技术，以至于食指轻轻就着潮水插入穴道的时候，她也没有太多的不适。

异物感带来的感觉的确奇怪。

她的阴蒂被揉动时都能感受到肿胀得程度，紧紧贴着指腹，胯部下意识迎合她食指轻轻抽插。

“你那里太细……等会儿吃不下我的。”苏迟凑在她耳边说着没羞没臊的话，“我的可要比这一根手指粗得多，深得多。”

叶挽被她折磨的快要发狂，喘息着迎合她的动作，被开拓出来的穴口绞住手指，每次抽离都会给她带来剧烈的空虚，以至于甚至想主动追逐着苏迟的手指。

她的小穴慢慢地将一整根食指吞了进去，指尖调皮地在她湿热粗糙的穴道内骚刮着，汁液顺着腿心的缝隙一路淌下来，她都感受到床单的滑腻。

叶挽呜咽着发出类似哭泣的声音，嘴唇都快咬破，苏迟的手指太灵活，私处被拨弄得酥麻一片，快感一阵接一阵，伴着连绵不断的春水。

叶挽抖抖索索勾住苏迟的脖子，眼泪顺着面颊落下，吸着鼻子，身体颤抖的停不下来。

越来越多的刺激把她推上浪头，瑟瑟地缩进苏迟的怀里，小小地泄了一次身子。

「 8 」

叶挽喜欢苏迟的身体。

会让她曾经在美术课本上看到过女神塑像。一凿一刻间，流畅无暇的线条，堪称完美。听说美玉要历经千万刀才能雕琢成型，苏迟一定是深受造物主偏爱。叶挽的指尖轻触在苏迟白皙的肌肤上，仿佛只有这种触感才能带给她真实感。

“把腿再分开些。”苏迟咬着她的耳朵道，揉动着她的腿心，叶挽仰起脖颈，下巴都收紧，紧张的靠在靠枕上。

她看见了叶挽的性器。

和她腿心略微凹陷全然不同。叶挽上过生物课，生物书上画着的Alpha的性器太抽象，以至于她一直没有什么想象。

她害羞的别过脸看了一眼后便不敢再看，战战兢兢想着苏迟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我进来了。”苏迟也有点紧张。

手上的汁液足够多，润滑充分，但毕竟是初次，未经人事的Omega并不能有太好的适应的能力。尤其是她的性器相对来说更长更粗一些。

叶挽偷眼看着苏迟腿间的棍状物，在她的大腿内侧耐心的磨蹭着，偶尔碰到穴口，就会带来更加强烈的空虚感。

肉棒拍了拍红肿的阴蒂，有了一个浅浅插入的姿势，却在抵



在穴口的时候，再次抽离。

穴口翕动着，叶挽双腿环住苏迟的腰，无声地发出邀请。

“放松。”苏迟附耳道，“可能会有点疼。但过会儿就会舒服的。”

叶挽全然不知道接下来具体发生的事情，但大致能想象得出这样大的东西放进去会给她带来的疼痛，一动也不敢动，乖乖张开腿等待苏迟的进入。

肉棒的顶端就着潮水滑进穴道。

酸、胀。

叶挽皱着眉不吭声，这个感觉和苏迟刚刚将手指放进来的时候差不多。

Omega 的体质太敏感，她长时间浸淫在苏迟的信息素味道之中，全身都泛着情欲的潮红，水流的太多，惹得苏迟忍不住拍了拍她的屁股，低低道：“小挽，你的水都将床单浸湿了。”叶挽下意识地扭动着腰，穴口抵着粗长的性器不上不下，耳

边又是苏迟带着微微舒适的喘息，“我进去了。”

“呜……”叶挽喉间忍不住发出一声哽咽，肉棒已经挺入了花穴，不适应的尺寸让她觉得有点疼，花穴却诚实地绞住那根肉棒，苏迟抚摸她的后背，细细吻着她的身体。

被苏迟进入似乎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叶挽来说。

这种师生的身份又让她荒诞地产生了背德感，被自己敬爱的老师干入的事实又让她的小腹绞紧了几分。

窄小的穴道紧紧包裹着苏迟的性器，光是潮湿炙热的穴道就让苏迟舒服得眯上眼睛，心中虽然含有几分垂怜的意思，但Alpha天生的本能诱惑着她更加猛烈将身下这副娇弱的躯体操干。

苏迟固定好她的腰，肉棒穿过层层嫩肉包裹的穴道，一点点深入，顶到深处，顶得叶挽忍不住吸气，她吻在女孩儿紧皱的眉心，嘴里的话却是淫靡不堪：“下面这张小嘴也不爱说话，闭的好紧。”

叶挽听着她的话，羞得脸都红了，身体却是诚实的，被插入

的感觉太真实，酸胀的感觉久久挥之不去，她都不敢低头看那么大的东西是怎么进来的，只觉得穴道都被老师的东西填满了。

苏迟开始小幅度顶弄，肉棒每一次小幅度进出都能磨过小穴的褶皱，充分刺激到每个角落。

太深了。

叶挽有些失神，顶端卡在穴道最深处，小穴本能地分泌出更多的液体，随着抽插幅度的加大，叶挽被插得流出了眼泪，身体的快感太多，多到她快要无法承受。

苏迟只觉得她夹得太紧，像个销魂的尤物，内里一咬一合缠绕着她的肉棒。每每捣到深处，叶挽总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汁液在交合处发出淫靡的声响。Omega 一旦被开发，便能承受很多次索取。

苏迟一边轻吻她一边挺起腰肢，撞击的幅度越来越大，花核一并被手指揉动着，小穴被填的满满当当，没有一点空隙，只有苏迟抽离时会带出来大量的汁液。

今晚苏迟听见的叶挽的声音比起这半年来加起的总和还要多，这足以给苏迟带来成就感，Alpha 的征服欲被挑逗起，试图引发她更多激烈的反应。

苏迟律动的速度不是很快。撞击进去后整根抽出，刚蹭着花蒂又再次重重捣入，两瓣娇嫩的花瓣被她的肉棒磨得又红又硬，乳头又被她抓在手上，浑身上下都在传递着惊人的快感。

叶挽初尝性爱的滋味，感受到苏迟的肉棒撞击着身体某个点，本能地想往后缩着逃避她的进犯。快感来的太恐怖，一时让她接受不了，但腰被双手固定着，不能逃离，只能承受，蚀骨般的刺激让她不由主动分开双腿，适度分担一点被撞动的可怖感受。

情欲总能带来失控。

叶挽想求她，求她慢些、求她不要那么深……

哼哼唧唧落了泪呢喃道：“轻些……”

苏迟听见她的求饶，将她抱在自己怀里，叶挽下体还含着她的肉棒，这个姿势吞入得格外深，她红着脸，仿佛只会说这

俩个字般，喃喃道：“轻些。”

乳尖摩擦着乳尖，苏迟贴过去吻她的脖子，听着她的求饶却没有停下，依旧按照原来的速度律动，在她耳边吹着热气道：

“小挽不要怕，Omega 只有觉得舒服的时候才会流这么多水。”

她试着慢了一些。

叶挽靠在她胸口随着她的动作起伏着，是觉得空虚了一些，于是赧赧地点了头，算是知道了。

快感汹涌而上。

叶挽抓紧她的后背，用力到指节泛白，苏迟皱着眉，用力撞进她身体最深处，直到叶挽大脑突然一片空白，花穴痉挛着咬着肉棒一下一下，像无数张小嘴在吮吸着。

苏迟见她高潮，腰腹用力一顶，两人的私处紧紧贴在一起。叶挽所有的感官全部集中在了腿心，迅速膨胀的结将穴道堵住，精液瞬间射进了子宫。

三年多没做过，苏迟这次射精的时间格外持久，以至于叶挽

才高潮过得身子又被烫得推上了巅峰。

小腹微微鼓起，她害怕地往后退缩，却被苏迟按住：“别乱动。”

Alpha 成结时 Omega 逃离会被严重撕伤的。

叶挽小声叫着不要，小穴却夹得更紧了一些，她无意识地呻吟着，内射的快感太奇特，与肉棒抽插时又不完全一样，一股一股浇灌在她的穴道。

苏迟哄着她，秀气的面庞沾染了情欲也依旧好看，她耐心的安抚她：“等我射完就结束了，我们今晚就做一次，以后小挽还想要了，我们再做。刚才没忍住，以后我轻些插，好不好？”

「 9 」

叶挽的下面还吃着她的东西，耳边听着苏迟这样放浪的话，红着脸不想理她，呜呜咽咽靠在她怀里，身上一丝力气都没有。

好不容易等苏迟射完，腺体从她体内滑出，她的腿心一空，又仿佛缺了点什么，穴儿还有酸胀的余韵，一时缓解不了，还好苏迟抚摸着她的脊背，手指摸向穴口慢慢揉动着，她射了好多，花穴里流了很多汁液出来，含都含不住一样。

Omega 的身子实在太敏感，苏迟的手贴上来的时候叶挽就忍不住哼哼，想要更多，又有点怕给的太多承受不来。好在苏迟念她是初次，倒也没有多折腾，分开她腿瞧着红肿的花穴，手指伸进去搅动带出汁液后擦干净。

被注入信息素后，叶挽是知道后果的。Omega 和 Alpha 之间的平等之处也总在于此，在 Alpha 的支配下丧失自我放弃自我的例子她这段时间也在网上了解过，有些平权人士一直在提倡结合不标记。但她就想被标记，成为苏迟的性奴在她心中可能是件好事，如果可以，她甚至想杜绝一切社交。

她脑子昏沉沉的，任由苏迟将自己抱进浴室，连手指都懒得动，明明说好不做的，却又被苏迟抚摸着有了感觉，躺在浴缸里又被插进去了，苏迟才轻轻插了她几下，叶挽就哆嗦着高潮了，苏迟的欲望还没有消退，硬硬地抵着她，却忍住了，将自己的肉棒一点点拔出来，直杵杵挺立着，帮她洗干净身

体，然后用一张大大的浴巾裹住，将她再抱上床。

那一晚上，叶挽睡的很熟，连梦都没做过，闻着她身上的香气，赤裸着贴着她的身体，安心舒服。

苏迟的欲望到后半夜也自然慢慢消退了。

叶挽在五点多的时候就醒了一次，再到八点多的时候又醒了一次，她盯着苏迟的睡颜，忍不住凑过去偷偷亲在她的脸侧，这一亲便把苏迟亲醒了，揉了揉眼睛，朝着叶挽温和一笑，将她搂进怀里，吻了吻额头。叶挽很喜欢被她宠着的感受，笑着回吻她，叶挽太开心了，手指一寸一寸摸着苏迟的脸，仿佛在确认着什么。

摸到一半她突然察觉到自己衣服都没穿，又羞红了脸，想起昨晚的淫乱，捂住了脸。

苏迟轻轻拉下她的手，亲了亲她的脸。

叶挽觉得 Alpha 能生的像苏迟一样漂亮秀气也是一件稀罕事，忍不住挪过去多看了几眼。心里想着反正都做过了，再害羞就矫情了。



昨晚两个人都喝得有点多，顺水推舟发生了这样的事，苏迟醒来的时候还忧心小家伙会反悔，却没想到叶挽主动凑上来吻她，她这样被叶挽一心一意爱着，又想到叶挽开始肯对她说话，振奋了些，摸着叶挽后脑勺的发丝，低低问她道：“如果后悔了，便告诉我。”

苏迟看了一眼时间，差不多该起床准备早餐，于是掀开被子下床，随手披上一件白色衬衫，一粒扣子一粒扣子扣好，她日常应该是常锻炼的，小腹平滑，胸型也好看，低下头时长发垂在一侧，她顺手拨到耳后，再套上裤子。

叶挽裹着被子瞧她，眼睛忍不住瞧见她裆里凸出的一块，苏迟见她目不转睛看着自己，忍不住凑过去捏了捏她的小脸：“一直瞧着我，是觉得我好看么？”

叶挽诚实的点了点头。

苏迟揉她脑袋，隔着被子拍了拍她屁股，抱怨道：“原来你只是图我好看。”

叶挽忍不住笑了，被伺候着穿好衣服，起床走路时腿心还是

酸酸的，走路的时候感觉明显。

苏迟看着她迈着小步走路的样子宽慰她道：“以后再多做几次就不会这样难受了。”

苏迟说的直白，小姑娘容易害羞，抿着嘴不说话，洗漱完坐在桌子边吃苏迟准备的早饭。

苏迟坐在她身边看她，眼眸透着爱怜，叶挽喜欢她的一切，也喜欢她瞧自己的眼神，仿佛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一般，做什么都是可爱的，她会无条件地纵容着宠溺着自己。

吃了午饭之后两人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回学校，苏迟拉着她，叶挽嘴角翘起，眼角弯弯，跟着她去学校。

考完后，苏迟也没有让她估分，只是在开车的路程提了一嘴：

“准备报哪里的学校？”

叶挽摇头，看上去很茫然。

苏迟没催她，淡淡道：“我先帮你看着，有喜欢的再跟我说。”

毕业典礼挺热闹，但叶挽没有太大的兴致，她不喜欢热闹，走完一个流程便在校门外等苏迟。

苏迟今天要交接一些工作，到的要晚一些。

她在外面没等到苏迟，等到了另外一个人。

对方个子不高，但生的壮实，一眼就看到了苏迟，走了过去，猛地一拍她的肩膀，粗声粗气道：“叶挽啊，你可让叔叔我好找，我打电话给你学校，你学校也没给我回消息。”

叶挽盯着她，眼神有点茫然。

叶志强上下打量着叶挽，目光赤裸裸的，毫不加掩饰道：“你这是捡着什么高枝了？穿得人模狗样的，看来是有钱了。”他把手掌摊开，啐了一口痰在地上，蛮横道，“你死了的老子还欠我两万块钱，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准备什么时候还啊？”

叶挽摇了摇头。

她没有钱。

叶志强死死盯着她，嘴角时不时有一丝狞笑，他突然笑出声，大声道：“哦，你是个哑巴！！哈哈哈哈哈，我忘了，小贱人，这身衣服不错，从哪里挣得钱。”他揪住叶挽的领口，一双手不老实的摸向她的身体，叶挽挣扎着想甩开他的手，叶志强没摸到钱，悻悻然道：“你跟你妈一个德性，身上的衣服是被哪个人操了后赏的啊？！”

他说话时酒气冲天，一股肮脏的臭味钻进叶挽的鼻子里，Omega 力气向来小，叶挽挣扎不过，牙关渐渐收紧，握着拳头又松开，拼命将他推开。

“你这个万人骑的婊子！”叶志强一脚踹在她的肚子上，“敢跟我动手？！我告诉你，你爸欠的钱，你不还也得还，你不还我现在就将你卖掉！！隔壁村口老张还是个老光棍，我跟他谈好了，他愿意出两万块娶你。”他嫌弃地看着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叶挽，“你瞧瞧你，瘦成这个样子，能生几个孩子！”

“小挽!!!”

苏迟大老远看见了她，喊了一声，脸色一白，匆匆跑了过来。

叶挽捂着肚子慢慢直立起身体，按捺住涌上来的怒火，恨恨地盯着他。

她太年轻，情绪的起伏表现地很明显。

叶志强嗤笑道：“小骚货，你敢跟我动手吗？”

苏迟拉住她的胳膊，正想问她有没有受伤，耳边听见这么恶毒的话，怒气上头，冲上去就是一拳砸了过去。

叶志强被她一拳打懵，倒退了几步，愣愣地抹了一下鼻子里流出来的血，才反应过来，迅速而熟练地躺在地上，大声呻吟道：“来人啊！有人打人了！！”

苏迟看着他当着自己的面耍无赖，气极反笑，对着他踹了一脚，道：“叶挽放弃继承他爸的所有财产，她不欠任何一个人

的钱。如果你觉得这三伏天的地面很舒服，那就慢慢躺着吧。”

“小挽。”她拉着叶挽的手，“跟我回家。”

叶挽平静下来，淡漠地看着瘫在地上被烫的龇牙咧嘴的叶志强。

她突然发现了。

曾经痛苦的日子早就离她远去，遥远得仿佛变成了一个深沉的梦。

她的过往即将被埋葬在这儿。随着她被一所大学录取后，那些不好的、好的回忆，将与未来彻底割裂。

苏迟将她带回家，小心地撩起她的衣服，看见一片青紫，沉默着给她上了药。

叶挽上半身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眼眶渐渐湿润起来，浮了一层水雾。

她倒不是因为难过。

只是感慨。

苏迟坐在床边看着她，目光依旧温柔缱绻。

叶挽咬了下唇，喉口的哽咽感逼得她说话十分吃力，但突然之间，她就想拼命表达出一句话。

她那么渺小软弱，在受到侵害后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反击，而是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

她小心地摸索过去，看着苏迟的眸子，仿佛能获得某种勇气般，郑重地道：

“我喜欢你。”

她的声音轻轻软软的。

可能是好久没说话的缘故，听上去青涩稚嫩带着羞涩，但不会让人怀疑她诚意。

苏迟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淡淡道：“嗯，我也喜欢你。”

之后，叶挽便说不出其他话来。

她向来不是一个乐观的人，苏迟待她有多好她便有多怕会失去。

晚饭吃的是牛排，苏迟帮她切好的肉。

苏迟看上去有点窘迫和懊恼，内疚道：“有点委屈，以后我会再给你补一个丰盛的。”

叶挽听她说，喉口滚着字句要说，想了想还是不说为好。

她的失语在苏迟面前似乎越来越不明显了。

叶挽安静吃着，她看上去很认真，眉清目秀，干净得完全不像在那种环境下生下来的孩子，规规矩矩，学的又快。

吃完晚饭，洗漱完，又到了夜晚的空白期。

叶挽紧张的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她靠在苏迟的臂弯里，想起昨晚这个点苏迟差不多已经把她衣服都脱了，



就有点口干舌燥。

.....

“在发呆吗？”苏迟在她耳边低低道，“小挽，你的味道越来越浓了，心里在想什么呢？”

叶挽猛地坐直，慌忙摇头道：“我、我、我在看电视。”

“小挽是坏孩子。”苏迟吐出的气息吹过耳朵，叶挽的耳朵红得要滴出血来，“说谎骗老师。”

室内冷气很足，但叶挽无端觉得愈发燥热。

她将叶挽搂进怀里，鼻尖蹭到脖颈上滑腻的肌肤，苏迟嗅着叶挽愈发馥郁的清香，摸了摸她的发：“是不是想要了？”

Omega 刚被标记的那段时间，身体总是特别敏感，叶挽又不懂如何掩饰，心中想什么便会散发出什么气味来。

耳垂猛然一湿，叶挽身子都绷紧了，强吞下喉口的尖叫，抓住沙发扶手用力到指节泛白。

“敏感的小家伙。”苏迟取笑她，将她抱坐在自己的腿上，正对着自己。

硬起的腺体撑起薄薄的睡裤，磨蹭在叶挽的小腹上。

叶挽穿得少，这次洗完澡连胸衣都没有穿，苏迟双手摸到她衣服的下摆，做出一个向上拎起的手势，睡衣就尽数被推了上去，只剩下两个小小的乳房暴露在空气中。

苏迟捏她悄悄硬起来的乳尖，嗓音微微沙哑道：“我知道了……小挽一定是怪老师昨天没有多疼你几次，所以难受了一个晚上都不肯来找我。”她的坚硬的肉棒隔着布料厮磨着叶挽柔嫩的大腿内侧，“香气这么浓，告诉老师，内裤湿了没？”

叶挽被她逼得思绪都断线了，晚饭前她才说过话，昨晚也说过话，现在开口说话倒也不是特别难，只要交谈的对象是苏迟，她也是想开口的。

她低下头，诚实地说了句不知道。

苏迟却很满意，亲了她一口，含住她水嫩的嘴唇，寻觅到她的小舌碰了一下才退出去，拇指插进她的腰际，一双清雅眸子染着欲色，她一本正经的和叶挽对视，说出的话却特别羞人：“那让老师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湿。”

苏迟动作稍显粗鲁的将她的睡衣剥落丢到一边，叶挽赤裸着上半身跨坐在她腿上，双腿分的很开，腺体挑衅般止不住磨蹭着，叶挽无助地别过脸，又被半强迫的别正，面对面着苏迟。

“小挽是在害羞嘛？”苏迟问她，手指在她后脊背上游走，“看着我。”苏迟嘴角噙着一丝淡淡的笑，“告诉我，你想要么？”

身后的电视还在无休止地发出声音，客厅的灯光很亮，亮到叶挽可以将眼前的一幕看的一清二楚。

她可以看出自己是如何放浪的坐在自己的老师身上，也可以看到自己乱了发丝下掩映的淡红色乳尖，更能看到苏迟漂亮的容颜，诱惑般哄着自己说话。

她极小声地又说了要。

苏迟却贪心的想要更多答案：“小挽是要我重些还是轻些呢？”她的乳尖被苏迟捏住，苏迟像是在真心实意地提问，“我认识的 Alpha 朋友们告诉我 Omega 都喜欢被重重的干才会更舒服。”她将叶挽的裤子往下拉了拉，又觉得实在不方便，懊恼道，“这个姿势我现在都不好脱你裤子。”

苏迟突然灵机一动，伸手拿起茶几上的小刀抵在小腹下处中间，狡猾地眨了眨，魅惑般在叶挽耳边喘息道：“勾引老师的坏孩子，应该穿着开裆裤随时挨操才对。”

「 11 」

她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叶挽震惊地瞅着苏迟，热气冲上脑门，羞臊地恨不得当场遁走。

苏迟小心翼翼地割开了她的睡裤，露出里面的粉色棉质内裤。

叶挽湿的厉害，中间有一片深色的洇湿痕迹。

苏迟解开拉链。

坚硬的肉棒直挺挺跳了出来，抵在潮湿的腿心。

苏迟耐心的磨蹭着，含住叶挽的耳垂，叶挽红着脸钻进她怀里。苏迟的胸口很软，叶挽能感受到她柔软的乳房，小手隔着衣服小心罩在苏迟的乳尖，满满地握住。

她的内裤是被撕开的。

小刀一挑，隔开一道口子，内裤直接被从裆部的缝隙中拉出丢到一旁。

昨晚做的不算激烈，但毕竟是初次，叶挽的小穴还微微有些红肿，春水缓缓流出来，打湿了腺体的顶端。苏迟挤进去一个头，就抽出来，在她外阴研磨，握住肉棒拍打着她凸起的阴蒂，直到花核受不住，猛地收缩了一下，渴望更粗暴的蹂躏。

苏迟手臂一用力，让叶挽转身，背对着坐在自己怀里，双腿被大大拉开，顶端插进去一点点，又退出来，如此反复，反倒让叶挽觉得穴儿里面一阵空虚。

她不自觉地低头看着两人的交合处，那根粗长的肉棒看上去分外狰狞，叶挽这一瞧似乎是被吓到了，害怕般地靠在苏迟怀中，小小的乳尖被拉扯着，嘴缝中泄露出细细的呻吟。

也不知道昨晚是怎么吃下去的。她咬着唇，一想到昨晚，就面红耳赤，脸颊发烫。

苏迟拨开她的长发，咬着她纤细的脖子，上面的青青红红的痕迹还很明显，嘴唇碰上去有些疼，苏迟吻得温柔，叶挽好半天才喘过气来，可怜巴巴夹了夹腿，却又被苏迟拉开。

腿心有些冷，空调的冷风若有似无地飘过，叶挽战栗了一下，觉得自己这样半裸的状态实在是淫荡，花穴压着肉棒情不自禁地动了动。

“想要我干你嘛？”苏迟坏心眼地拨弄她的花核，“小挽一定很想，不然不会湿成这样。”

叶挽呜咽着，花瓣的凹陷处濡湿的厉害，带着哭腔哆哆嗦嗦说想要。

Omega 对 Alpha 的气味毫无抵抗力。

苏迟听她说话，才满意起来，腰身一挺，肉棒抵着花穴深深插了进去。

才插进去，叶挽还没适应过进入的胀痛，苏迟已经耸动着腰将腺体抽送着，两只手捏着她的乳尖，似乎也极其舒服，吻着她的脸颊，将她顶得两个乳房不止地上下摇晃。

腺体整根插入，又整根拔出，叶挽的思维一下子断了线，随着她的动作哭了出来，全身都紧绷着，快感一波一波冲昏了头脑，她能感受肉棒破开她体内时刚蹭到的一点，刺激的她花穴拼命收缩想抵御这种可怕的快感。

苏迟却不许她逃，炫耀自己体力般死死抵住她，穴道深处的撞击让叶挽丧失理智，哭着低低说不要、轻些。

她虽然这样说，下面却咬得紧，不断收缩。

她初尝滋味，如此刺激之下，泄身得太快，才被插了不多会儿，花穴就猛烈的收缩，苏迟倒吸了一口气，只觉得穴道内万千张小嘴在吮吸她的肉棒，春水猛地涌了出来，浇灌在她肉棒上，激起她更加用力的抽插。

叶挽还在高潮之中，穴道一阵阵收缩，苏迟却还在干她，她浑身都在发抖，一时间受不住求了饶。

苏迟在她耳边吸着气，似乎是在赞叹：“真紧。”

叶挽没见过老师这样无礼的时候，只是现在脑子里都是混沌的，苏迟的抽插速度越来越快，叶挽第一波高潮余韵还没过去，第二波又被推了上来，她被插得目光都涣散起来，激烈的快感冲上大脑，浑身都在颤抖，小腹都挺了起来。

苏迟猛地坐直，两人紧密地贴在一起，叶挽承受不住这样高强度的快感，全身都无力地瘫软下来。

“射给小挽好不好？”苏迟说着，“等小挽长大了，给老师生个孩子。”

射过一次的苏迟没有将腺体退出来，还是硬硬地留在了叶挽



的体内。她站起身，分开叶挽的腿一边插一边走进卧室。

叶挽觉得自己仿佛在云端飘着，到最后做的连哭都哭不动了，躺在床上，直到苏迟退出来，揉着她小腹揉出精水，才目光极倦地看向苏迟，把身体缩成小小一团钻进苏迟怀里。

苏迟见她乖巧，被自己折腾成这样也不怕，像孩子找奶般躲在自己的怀里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只是流着眼泪。

“做疼了么？”苏迟问她。

叶挽摇了摇头，她的语言功能在苏迟面前仿佛恢复了不少，但现在开口说话太累，她被擦拭着身体时也只是默默勾着苏迟的手指。

“生老师气了？”苏迟勾她的下巴。

叶挽打了个哈欠，小声说了句没有，嗅着苏迟的香气，眯起眼睛，紧皱的眉头舒展开，她喜欢做完这种事情之后的温存，于是主动凑过去亲亲苏迟的嘴唇，像偷吃糖的小孩，亲完又缩回去，只有红红的耳朵露在外面。

她在等苏迟抱着她。

苏迟也不会让她失望，清理干净后就将她搂着。

叶挽心安地闭上眼睛，她哼哼着，苏迟亲了亲她的额头，一遍遍摸她的后背。

耳边是苏迟低低的话。

“等分数出来，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城市换个大房子吧。”

叶挽听着她勾勒两人未来，眼睛倏地睁开，定定看着她。

“我爸妈一定会喜欢你的。”苏迟小声道，“不喜欢也得喜欢。”

苏迟嘀咕着：“他们一定会觉得我疯了，对这么小的你下手。”

“我这人……控制欲比较强。”苏迟笑了笑，“你不要受不了逃跑才好。”她刮了刮叶挽的鼻子，“不过小挽不喜欢出门，只喜欢待在老师身边是不是？”

苏迟显露出一点年轻人的得意来：“小挽眼里只有我。”

叶挽痴痴看着她，结结巴巴开了口：“只有你。”

她特别害羞，一说话就容易脸红：“我喜欢老师对我做这种事情。”她突然想起刚才苏迟眉眼中的担忧，一口气补充完。

苏迟听得眉眼都弯起来，拍了拍她小屁股：“又勾引我。”动作却很轻柔，“睡吧。累坏了，以后发情期做三天你受得了么？”她附耳道。

叶挽红着脸不说话，闭上眼睛开始装睡。

她入睡得极安逸。

心中默默道了一句“谢谢”。

谢谢命运待她的不薄。

纵欲过度的后果便是第二日醒来的腰酸背痛。

叶挽的生物钟还没调正常，定时早早地醒了，身边苏迟跟着她翻身的动静也一起醒来，自然地伸出手臂将她揽进自己怀里。

两人在床上耳鬓厮磨了好久，直到窗帘上透着明亮的阳光，苏迟才起身穿衣服准备午饭。

“我的裤子……”叶挽可怜巴巴地仰起脑袋，嗫嚅地开口了，看着睡裤中间的裂缝，“能不能帮我再拿条内裤。”

苏迟穿着整齐地站在床边，嘴角带着一丝坏笑：“就这一条了，其他的我都洗了晾在外面。”

她满意地听着叶挽对她说话，很好，又是一次进步。

叶挽坐在床上，小脸红通通的，束手无策的样子瞧着可爱，

她急得快要哭出来了：“那、那也不能不穿啊。”

她咬着嘴唇，泫然欲泣。

苏迟掀开被子，瞧着她白嫩的下身，抓了抓丘壑上稀疏的毛发，暧昧的鼻息呼在她的腿心，她修长的手指卡在裂缝之中，来来回回的摩擦着，一醒来就将欲望挑起。

叶挽呼吸一滞，目光又软了下来，发出不明的闷哼声，双腿主动分开，露出自己最隐秘的地方。

“有点肿了。”苏迟低下头，她的发尾扫过叶挽的脸颊，痒痒的。

“这里剃干净我就给你找一条新的好不好？”苏迟诱惑地道，敏锐地摸到了缝隙中的凸起，指腹摩擦着打转，将阴唇剥开，蜜液流了出来，打湿了她的手指。

下面还有酸疼，叶挽不确定她是否经受住苏迟的索取。

那东西放进体内挺动的时候酸胀得厉害……又快乐得要命。

苏迟想着自己果然是个禽兽，仗着叶挽喜欢她便为所欲为。

叶挽自然什么都听她的，睫毛微抖着坐在床边，然后被苏迟抱起来坐在椅子上，将双腿分开。

苏迟取来两根绳索将她的脚踝绑在椅子两侧。

这个姿势极为羞耻，却隐隐有些撩人。

“这样也会湿么？小挽？”苏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眸子一亮，似乎是在想什么坏主意。

叶挽也发现自己身体的反应。

温热的水擦拭着私处。

热毛巾覆盖上面进行热敷

叶挽别过脸，不敢看苏迟。

“小挽，我一直想将你绑在家里不出门才好。”苏迟摸着她的脸颊，“是不是吓到你了？”

叶挽摇头，过了一会儿点点头：“你可以一直这样绑着我。”她说的很小声，带着气音，不仔细听就会被忽略，但苏迟听见了。

“小挽还会做噩梦么？”苏迟问道，“在和我一起睡了之后？”

叶挽用力摇头。

苏迟将工具消完毒，然后才重新在叶挽面前蹲下。

叶挽看着她。

老师真实的样子和她想的不一样。

但她依旧喜欢。

这副身体……从骨子里就是喜欢被掌控的。

“这是什么？”苏迟目光灼热的盯着缝隙里面悄然挺立的花蒂，明知故问。

她挑逗着叶挽的性器。女孩的敏感点在这俩天的相处之中早就被摸透。

叶挽吸着气，双腿都在颤抖，私处的花瓣一开一张。

“真敏感。”苏迟笑了笑，对着她私处开始修剪上面的毛发。

上面本来也没有多少，女孩的发育有些迟缓，虽然分衍出了Omega的性别，但显然连胸部都是平平的，大概是营养不良惹得祸。

叶挽很知足。

自从和苏迟住一起后，她每一顿饭都能吃的饱也能吃的好。

之前和爸爸住一起的时候每个月领的保障金全被爸爸拿去赌钱了。

家里没有吃的她就去村口挖野菜，隔壁的大婶儿偶尔也会给她塞点菜叶子，到时候随便一煮就好了，反正爸爸也不挑，他只想喝酒，边喝酒边讲他的宏伟赚钱计划，唠唠叨叨说着



会让现在看不起他的人好看。

妈妈在的时候日子还要更好一点。妈妈会偷偷在她的饭底下埋一两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肉，然后她会偷偷吃掉。

肉片很小，小到一口可以就着米饭全部吞掉。

她和苏迟住一起后还有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虽然那个房间又被闲置了。

但之前家里只有一张床，妈妈会睡在中间搂着她。偶尔她会装作做梦，悄悄看爸爸和妈妈做爱。

她一度认为做这种事情一定是很难受。

妈妈很痛苦，她好像知道自己醒着，却在耳边叮嘱自己不要看，不要让爸爸发现。

后来，她被爸爸的手摸来摸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真恶心。

妈妈走的那天只带走了一张照片。

那是村里一个大姐姐拿着相机帮他们拍的，不要钱。

照片当场就洗了出来，甩几下会显露出人影，很新奇。

妈妈将上面的爸爸给剪了下来丢在桌上。

她偷偷被剪下来的爸爸藏起来，再带到学校偷偷丢掉。

爸爸如果知道妈妈这么恨她肯定会更发疯的。

她乖顺地看着苏迟对着她使坏，却不知怎么想笑，于是扯了扯嘴唇。

手指揉动着花瓣，苏迟饶有兴趣地看着花核在自己手里充血肿胀。

在这儿，冷暖温度总是合适。

剃刀边缘贴在丘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顺着毛发的纹路的方向，一点点刮干净。

叶挽被高温灼烧着，浑身泛着情欲的淡红，她突然觉得不对劲。

苏迟的动作太熟练。

熟练到她觉得苏迟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

花蒂被用力掐住，如同扼住了她的喉咙，连呼吸都屏住了。

花瓣抽搐了一下，分泌出小股潮湿的液体。

她的穴口还有点外翻。

苏迟用命令的口气道：“看着。”

她低下头。

看着自己是如何一点点吞没苏迟修长的食指的。

指根卡在外面，湿热的穴道能清晰感受地包裹住食指。

手指在体内缓慢而规律的律动着，一进一出都会带出透明的液体，光洁的花瓣看上去粉粉嫩嫩的，娇羞地刷着自己的存在感，试图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这样……也会有感觉么？”苏迟带着思索的语气叙述道，仿佛明白了什么。

叶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一早上又被这样光明正大的索取，让她骨头都酥软了。

中指也一点点挤了进去。

花瓣紧紧收缩咬着手指。

“小挽，放松点。”苏迟哑着声音道，“你夹得我动不了了。”

等叶挽颤巍巍放松下来，两根手指就开始了迅速的抽插，在她腿心快速的进出，发出清晰响亮的水声，苏迟似乎不想再磨蹭下去，直接刚过体内明显凸起的点按压下去。

“呜、嗯...”叶挽死死抓住扶手，在苏迟精准快速的撞击中一下冲上了巅峰。

「13」

高潮后的余韵格外持久，叶挽身体止不住的战栗，直到苏迟单手松开她脚上的束缚将她抱进怀里，她才缓了过来一点，下面还含着苏迟的手指一阵阵收缩，仿佛有东西下面突突地跳，跳的她心都乱了，整个人目光涣散又迷茫。

她靠在苏迟的肩头，自然地缩在她的怀里，蜷缩起身体。

苏迟将湿滑的手指抽出来，伸进叶挽的口腔。

有点腥味，叶挽被自己的气味呛得喘不过气来，咳了几下眼睛有点发红，小心的看了苏迟一眼，又有点舍不得她离开自己，勾勾她的手指，眼巴巴凑过去亲了一口苏迟的脸颊。

“这么乖？”苏迟擦干净手，摸了摸脑袋，叶挽很温顺，她

几乎不知道反抗，任由自己欺负。

叶挽用力地点着头，把脸侧过去，似乎也要亲亲。

苏迟在她脸颊上啄吻了一口，叶挽便咧着嘴笑得露出小白牙，又甜蜜又害羞的搂住苏迟的脖子。

苏迟想了一下刚才的情结，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问题问出来：

“小挽喜欢捆绑么？”

叶挽脸烧得厉害，咬着下唇呐呐地点头。

“坏孩子。”苏迟轻笑了一下，拍了拍她屁股，“不怕么？”

叶挽睁着眼睛小心翼翼瞅着她，然后摇了摇头。

虽然她已经可以在苏迟面前连贯地说句子，但她还是习惯用手势和动作表达意思。

“来，老师再亲亲。”苏迟挠挠她的下巴，把她勾过来有一下没一下啄着嘴唇。

叶挽勾着苏迟不愿意松手，她太听话，听话到苏迟甚至觉得不需要任何调教就能让她很好的配合自己。

“趴我腿上。”苏迟拉了一下她。

叶挽横趴在她腿上，揪住苏迟的裤腿，自然地把屁股翘了起来。

“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苏迟忍不住想笑，将她捞上来，捏了捏她的鼻子。

叶挽点了点头，笔划着指了指床头的那把戒尺，之前她考的不好苏迟会用它来打手心。

打完后火辣辣地疼，苏迟会替她揉一会儿，然后轻声安慰她。

她不是很怕挨打。

更重的她也挨过。

爸爸动手的时候曾经把她的胳膊划出一道很长的口子，血都止不住，隔壁邻居报警后她才被送去缝了十几针。

“真不怕？”苏迟伸手去够那根戒尺。

叶挽毛茸茸的拱进苏迟的脖子，吸了吸她身上的气味，又忍不住亲了一下苏迟，她亲的用力，靠近肩膀那边出现了一个红红的印子。

她的头发很长，披在一侧，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没有扎起来，乱发糊在脸上，却是带着笑，苏迟发现这几天叶挽笑得格外多，虽然笑得很腼腆，但嘴角一直扬着，但在她的记忆中被标记应该是很难受的体验才对。

前女友跟她形容过，仿佛整个人都坠入了冰窟，一种抑制不住的恐惧会从心底涌起来，一生似乎都活在身边那个人的阴影下面，命运由不得自己掌控。

苏迟后来选择了放她自由，送她去医院洗掉标记。

有些 Omega 确实不喜欢被标记，她理解也尊重，如果天性想拥抱自由，何必屈居于另一人之下。

叶挽倒是和她遇见的那些 Omega 不一样，她似乎完全顺从，



被标记后对自己格外地依赖，她洗个澡出来都能撞见叶挽坐在浴室门口的椅子上抱着膝盖等着自己。

苏迟试图给她更多的抚慰来增加安全感，甚至不敢抽身太久，叶挽太黏人了，但又很安静，只要自己出现她的空间之中，她便会沉默着保持安静，安安心心坐在那里，可能会是在网上追着剧，也有可能是在看小说，苏迟坐在她身边填表格，偶尔摸摸她，她就会主动把脑袋低下蹭苏迟的手心，像一只小奶猫。

“受不了的话自己喊停，但不准伸手挡。”苏迟揪了揪她的脸，总算有了点肉，在半年前这边瘦削得凹陷下去。

叶挽点了点头，慢慢抓住苏迟的裤管，趴在腿上。

“啪”一下。

臀峰颤抖了一下，紧接着就红了起来。

苏迟立马注意到叶挽的腿部肌肉都紧绷了起来。

“放松点。”苏迟又笑，帮她揉了揉，尺子轻轻卡在臀缝间，

“夹得这么紧么？”

说来也神奇，苏迟一摸她，叶挽就放松了下来，软软的臀肉有点好捏。

苏迟没刁难她，也不让叶挽报数，只是按照自己的频率一下一下打在臀肉上，看着颜色由浅至深，很快就红通通一片。

灼热灼热的，烧得特别厉害。

越到后面越难熬。

虽然还是和开始差不多的力度，但已经开始疼了。

叶挽的呼吸明显粗重起来，身体有着抑制不住地颤抖。

“别乱动。”苏迟固定住她的腰，“不然我会弄伤你的。”

苏迟的本意就是当成情趣项目，何况自从她和前任分手后便很少再扮演这种角色，偶尔会有看对眼的女人找她约一下，也都只是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且自从收养小挽后，她这项平日里的放松项目便彻底终止了。

叶挽很乖巧，苏迟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和她培养默契，也不需要训练服从性，只要一个眼神，叶挽就能明白苏迟的意思。

女孩的呜咽声已经断断续续传来了。

但叶挽没有喊停。

按照游戏规则，苏迟也继续保持原本的速度打下去。

整个臀部火辣辣地疼，像针扎了一般，叶挽有些熬不住，想扭一下避开，却被苏迟牢牢地固定住。

她有些想哭了。

倒不是因为难过。

只是想宣泄。

她抽泣着紧紧抱住苏迟的小腿，呜咽着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苏迟停手的时候她都没有反应过来，哭得鼻涕都要流出来了，苏迟将她捞进怀里，用湿纸巾擦了擦她小脸，又亲了亲她的嘴唇，她还在抽泣着用手背乱抹流出来的眼泪。

“打疼了？”苏迟微凉的指尖抵在她的臀峰，上面已经肿起半指节的高度，确实会很疼。

叶挽想了想又摇头，她就是莫名想哭，想要苏迟抱抱，也想她多亲亲自己，于是靠在她怀里，像找奶吃的小猫，一抽一抽的哽咽着。

「 14 」

接下来的几天，苏迟倒没有多折腾叶挽，到了晚上的时候搂在怀里老老实实睡觉。叶挽热乎乎的，浑身又软的厉害，Omega 的体质大概都是如此好揉捏，蜷缩在她身边的很安静的睡觉，呼吸声轻绵，一副很踏实的样子。

外面天气太热，叶挽不爱出门，俩人便窝在家里看看电视，

叶挽一个人玩着电脑，苏迟在上面装了好几个游戏，两人经常联机打游戏玩到很晚，苏迟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叶挽也会自娱自乐，敲着键盘写一些文章小说。

“家里没什么吃的了。”苏迟拉开冰箱检查了一下，走到玄关处换上运动鞋，“我出去买点东西。”她指尖勾着钥匙串，扬了扬眉毛，道：“你留在家还是跟我一起去？”

叶挽犹豫了一下，蹭到门口换上自己的鞋子，握住苏迟的食指，跟在她身后。

“那一起去。”苏迟拨开她眼前的发丝在额头亲了一口，“想要什么自己拿。”

她一边说着一边挤出防晒霜往叶挽脸上抹，接着是脖子，然后再是手。

苏迟的手清清凉凉的，身上的香气一如既往地好闻。

超市离得不是很远，没有开车的必要，两人走了小半段路叶挽就开始流汗了。

夏日的阳光实在灼热，哪怕苏迟撑着伞牵着她也能感受到头顶上的温度。她眯着眼睛，顶着刺眼的光看着周围的路，一路快步走到超市才松了口气，空调的冷意吹散闷热，苏迟收起伞，极具目的性地奔向货架。

这种天气，苏迟可没有太多的心思逗留在外面。更何况，今天下午四点要出成绩，她和叶挽虽然都没有提，但心中都在关注着。

毕竟十二年的努力，好歹也要看一下最后的成果。

结账的时候苏迟顺便又去买了两杯果汁，冰凉凉握在手心。苏迟瞧着叶挽有点紧张，半开玩笑对她道：“考砸了老师养你。”

叶挽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苏迟去查的成绩输入考证号的时候输错了好几次，又经历了几次验证码错误和网络繁忙才勉强挤进去。

她扫了一眼成绩。

还不错，正常发挥。

选修甚至是双 A，选专业有一定的优势。

她朝椅子上一靠，又愁苦起来，像叶挽这种情况大概只适合在家办公，根本不可能让她出去社交。

她倒是可以一直养着叶挽，但她又不知道叶挽到底怎么想的，将成绩给叶挽看来后揉了揉脑袋，头疼地揉着太阳穴考虑着。

“要不报考 A 城的学校吧，这个分数应该可以上。”苏迟分析道，“今年的卷子难度不大，分数线应该要比往年要高一点，但你这个分数还有这个排名，是稳的。”她笑了笑，将叶挽抱到自己腿上，咬了一下叶挽的耳垂，看着小家伙紧张地抓住桌角，“主要是……我在那边有一个大房子，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小玩意，而且，老师还是要重新找工作啊，不然怎么养我们的小挽？”

苏迟是一个行动派，向来是想到就开始做的，她认真跟叶挽道：“不过那间房子我好久没住了，需要重新装修打扫……还有，我爸妈的企业也在那边，他们催我接手一些事情。”

叶挽心中想的却是别的事情。

苏迟的家境优渥到出乎她的意料，让她有些惶恐，不知道自己身上哪一点吸引到了苏迟，会让她接受自己。

骨子里的自卑和怯懦让叶挽有点忐忑，但她发现她早离不开苏迟了。

到了晚间苏迟做好晚饭收拾干净后在阳台打了个电话，回来时看向叶挽的目光有点担心。

叶挽茫然地看着她，不明白苏迟为什么突然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

“小挽，我明天去一趟 A 城，办几天事情，处理完了就回来，等房子装修好了，我们再一起搬到那边住。”苏迟弯下腰，解释道，征求意见的口吻，叶挽愣了一下，又回过神来，她其实没有拒绝的余地。

苏迟要忙别的事情，而自己是个拖累，待在她身边还要让她分心照顾自己。



“小挽留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苏迟想了想，“今天去超市东西都买齐了，你不想自己做饭把这些速食热一热就好。”

她看上去实在不放心，但家里出了点事情，又不得不去，小挽留暂时还不方便在她爸妈面前露面。

她爸妈肯定会把她当成拐卖小孩的衣冠禽兽大骂一通的。

虽然 Omega 一向结婚早，也会早早的寻找伴侣，有 Alpha 的信息素的注入，可以帮他们疏解生理上的不适。

叶挽点了一下头，脑子里浑浑噩噩，还在不停地回放着苏迟刚刚说的话。

她要走了。

叶挽有点难过。

虽然只是离开几天。

她也相信她。

但她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积压在胸口，堵得她喘不过气来。

等到了晚上，叶挽早早爬上床没有再玩也没有去看电视。

明天苏迟早起要早点睡。

她争分夺秒地珍惜着和苏迟相处的时间。

两人正式在一起也不过就十多天。

怎么就又要分开呢？

叶挽在黑暗睁着眼睛，缩在苏迟的怀里，想着晚饭苏迟说要出去几天，怎么一眨眼就到了睡觉的时间？她不敢睡得太熟，万一苏迟醒来的时候她没醒怎么办？

她撑着眼皮努力在黑暗瞅着苏迟的面庞，逐渐适应黑暗后，朦胧漂亮的五官呈现在她眼前，卷翘的睫毛，鼻子有些挺，她心跳又快起来了，神使鬼差地贴着身子蹭过去。

苏迟要走了。

怎么办……

苏迟还没走，她已经开始想她了。

叶挽脑子里不断地在想这一行字，小手挪到苏迟的下身，偷偷摸摸摸到了内裤的一块凸起。

苏迟被她的动静弄醒，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苏迟的面部线条太柔和，眸子里盛着柔情，让叶挽忍不住对上她的眼神，定定看着她。

苏迟坐起身子，将她搂进怀里，面对面坐在床上，亲了亲她的眼皮，把床头的灯微微调了一点，昏黄的一点光，叶挽的眼睛有点红肿，苏迟摸到她眼角的潮湿，一只手宽慰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另一只手却不老实地直接覆盖在她的内裤上。

温暖的触感，最敏感娇嫩的地方被掌心热热的包裹着，叶挽倒吸了一口气，忍不住揪了一下苏迟的睡衣。

“偷偷碰我，是不是这几天没疼你，想要了？”苏迟惊讶地

挑起眉毛，五指并拢隔着内裤缓缓摩挲着，直到可以摸到一点的微凸，“水都流出来了，想吃老师的东西是不是？”

叶挽羞臊地低下头，她的小手被苏迟牵引着摸向了苏迟腿心那一处凸起。

硬硬的，好像比刚才触碰的时候大了许多。

苏迟贴近她的耳朵，用怂恿小朋友做坏事的口吻诱惑道：

“老师这里涨得好难受，小挽能帮帮我么？”

「 15 」

叶挽耳朵一下子蹿红，呐呐地瞅着苏迟咬着唇。

苏迟的手放在她的私处撩拨着，她小声吸着气扑到苏迟的怀里紧紧贴着，苏迟将她衣服脱掉，低头舔舐她软嫩的奶头，

轻轻咬了一口，叶挽抓着她的手，忍不住地喘息，仰着头眼睛亮亮地看着她。

少女的乳房被揉动着，眼睛却忍不住看向苏迟的腿心。苏迟一边揉着她的胸一边亲吻在她的嘴角，低低道：“小挽瞧着我这边，刚才还偷偷摸，是不是又想要了。”她哄道，“来，帮我脱掉。”

叶挽傻傻地看着她，帮她把内裤脱掉，那东西粗长得要命，叶挽第一次全貌地看它，只觉得能进到自己的体内真的不可思议。

她柔软的小手触碰肉棒，它似乎变硬了些，叶挽吓了一跳，低下头仔细瞅着这东西。

苏迟见她看的认真，一副懵懂的样子，又多了几分感觉，拉着她的小手触碰到自己的性器上。苏迟额头抵着叶挽的额头，带着暧昧的喘息着。

叶挽小心翼翼握着它，傻傻地小声道：“它怎么变大了？”

“变大了才能填满你啊。”苏迟舒服的眯上眼睛，软绵绵的掌

心蹭着棒身，她抱着叶挽坐在自己身边，看着小家伙低下头开始打量手里的东西，“呵，对，就是这样……嗯……”

耳边是老师低沉的喘息，叶挽认真地抚摸着手里东西，咬了咬唇，她有点想要了。

“小挽如果能让老师舒服的话，我就把它放进来好不好？”苏迟轻轻咬了一下叶挽的唇瓣，细细地亲吻她，柔软湿滑的舌头交缠在了一起，奇怪的触感让浑身都流窜起了电流，她被亲的晕头转向，等回头再看手里的东西的时候，它已经挺立起来。

顶端处带着粉嫩的颜色，青筋环绕在棍状物的表面，让它看上去有点狰狞恐怖，上面的小孔渗出了一点点的液体，苏迟单手拉开床头柜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粒药干咽了下去，然后拍了拍叶挽：“这样小挽就不会担心怀上小宝宝了。”

叶挽羞得脸颊泛红，浑身都燥热着，她低下头，试探般凑过去亲了亲那东西，耳边就立刻听见了苏迟的喘息声，她仿佛受到了某种鼓励，鼓起勇气张嘴轻轻含住了它。

柔软的口腔瞬间包裹住性器，湿热的软肉蹭过敏感的顶端。

叶挽小心的避开自己的牙齿，尽可能地吞得更深些。

小家伙实在是太认真，一心要把这件事做好，长长的棒子顶到喉口让她有些难受却愣是忍住了，她笨拙的用舌头舔舐着，耳边是苏迟断断续续的喘息声，沉重清晰。

叶挽将棒身上下都舔舐过去，直到它彻底变硬壮大，分泌的液体有点腥，她皱着眉全吞了下去。

她实在太可爱，苏迟不忍让她等得太久，一把扯掉她的内裤，手指摸向穴口，湿哒哒的，两片樱唇微张，在她食指入侵的瞬间又合上，紧紧咬住。

“这么想我进来吗？”苏迟挑起眉，将她抱起来，分开了她的腿，光洁的私处一根毛发都没有，肿起的阴蒂悄悄顶破探出来，穴口翕动着，叶挽红着脸，眼睛有点发红。

她啜嚅着嘴唇，看着苏迟，想到她要走，心中舍不得，不敢嘴硬，喃喃道：“要老师……”她伸手要搂老师，脸颊蹭在苏迟的胸口，不断呢喃重复：“要……”

她有点想哭了。

眼角渗出了泪水。

又被她用手指蹭掉，吸吸鼻子，紧紧抱着苏迟。

“乖，把腿再分开些。”苏迟帮她擦掉眼泪，“自己坐上去。”

叶挽分开腿，那个姿势分为淫靡，她的花穴还有晶莹的液体滴落，她皱着眉抵在老师性器上，却蹭了半天都进不去，急得哼出来的呻吟都带了哭腔。

“呜……”她还是忍不住哭了，抽抽搭搭用手背拼命擦眼泪，哽咽着坐在那边。

“不哭，乖。”苏迟见小家伙都急哭了，立马心疼了，将她软软的身子搂着，一边亲她一边将性器抵在她的穴口，“我帮你。”

肉棒蹭着穴口，那里湿湿滑滑的，叶挽揉了揉眼睛，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有点疼。



但她不敢说。

苏迟明显是感受到她的僵硬，又低下头哄她，手指拨弄着花蒂，再一点点伸进花径抽插了几次，叶挽扭着腰下意识地开始迎合苏迟的手指抽插。

“不哭了，是我坏，我不该欺负小挽。”苏迟检讨自己，肉棒顶端挤进去一个头，很快内壁的软肉便争先开始吞吐起来，无数张小嘴咬着棒身，苏迟按着叶挽的腰，一边吻她一边扩张，内壁的褶皱刚蹭过顶端，她一点点挺进了深处。

湿漉漉的甬道很诚实，Omega对Alpha的性挑逗向来没有什么反抗能力。

“进去了哦。”

叶挽闭上眼睛，感受到肉棒在自己的穴道一跳一跳的。

没等她反应过来，苏迟已经开始挺动腰肢开始抽送。

一下一下，她被顶的忍不住想后退去。

酸胀饱满的感觉让身体有着久违的满足感。

她诚实的绷紧了腰，小腹微微挺起，肉棒摩擦过体内一处凸起的点，就能带起她战栗般的快感。每次都进入都会比之前更深一些。

“啊……呜嗯……”

小家伙口中抑制不住的呻吟，泪眼朦胧的看着老师，快感舒服得叫她浑身都在发抖。

苏迟拔出肉棒，将她整理成跪趴的姿势，被进入过的穴口呈现在苏迟视线中，有一个圆圆的小洞，淫液不断流出来，小家伙白嫩挺翘的屁股摸上去很舒服。

她用力拍了一下，就听见身下人的悲鸣，臀肉迅速泛红起来，她将肉棒重新塞了进去，这个姿势的进的更深，甚至可以感受到吮吸着肉棒的子宫口。

叶挽浑身都瘫软下来，快感像一波接着一波，将她的理智吞噬殆尽。

苏迟摸到她的小腹，轻轻按压下去，叶挽的身体仿佛受到了什么激烈的刺激疯狂扭动着。

“摸到了。”

“老师顶到了这里。”苏迟在她的小腹上画圈，不停的撞击着，下身抽送的速度越来越快，耳边的肉体碰撞声分外刺耳。

叶挽发出的呻吟越来越明显，小穴明显在收紧，然后浑身一阵剧烈的痉挛，死死咬着肉棒攀登到了高潮。

苏迟却没有停下，继续用胀的肉棒快速抽插。

“呜……轻一点、慢、慢一些。”

“轻一点可满足不了小挽。”

苏迟置若罔闻，更用力的抽送着。

“会做坏的……呜……慢……不要……”

“不会坏的，”

“会的……会坏掉的……”

叶挽委屈道，又被推上了更高峰，液体从两人结合处不断流出，从她腿间滴落在了床上。

“老师要射了，你不许乱动。”

说完，苏迟一个用力，肉棒顶进最深处，浓稠的精液射进子宫，烫的小家伙腿一下伸直，脚趾都蜷缩起来乱蹬，哭得更惨了，抓着老师的手不停的抽泣。

“你不要……你不要欺负我。”叶挽抽噎道，“太多了……”

苏迟接着她将她禁锢在自己怀里，看她有点难受，用小手胡乱抓着自己的后背，直到射精结束才垂下手，时不时缩在怀里发出一两声抽泣。

“不舒服么？”苏迟亲亲她的额头，肉棒埋在她体内停留了一会儿才拿了出来，揉了揉她的小腹，精液一下从腿间涌了出来，混杂着她自己的体验将床单彻底打湿。

“你不要欺负我。”叶挽重复道，苏迟抱着她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将床单换掉，才将她重新抱回去。

“我就想欺负你。”苏迟捏她皱起的眉头，道，“明明是小挽先勾引我的。”

叶挽语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一想到明天苏迟不在她身边，更难过了，手指摸了摸苏迟半软的肉棒，默不作声，将它努力塞进了自己的花穴里。

“睡觉。”她小声宣布道，然后心虚地钻进了老师温暖的怀抱里，盖上被子。

她明明难过的要命，却没有多提，甚至都不闹着要老师不走，只是缠着苏迟多要了些亲吻和拥抱。

苏迟温柔地笑了笑，将她搂得更紧了些。

叶挽睡的昏昏沉沉，做了好多好多梦，但苏迟醒来的时候，她一下子惊醒，全都忘了。

她的耳朵还靠在苏迟的胸口，贴的紧可以听见沉稳的心跳声。

她分开腿，性器从体内滑出，叶挽有些难受地夹了一下腿，揉着眼睛扑进苏迟怀里，然后抬起头亲吻。

柔软的嘴唇贴上来，她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带着青柠酸甜的气息，苏迟边吻边揉着她的胸，她就会发出细细喘息，娇嫩的乳尖微微发硬。

再继续下去就走不成了。

苏迟及时停止，分开她，将她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吻了一下她额头，叶挽茫然地看着苏迟的眸子，隐隐噙着泪，苏迟知道她难过，摸着她的小脸许诺道：“我一到那里就跟你视频。”

然后低头在她脖颈后的腺体上轻轻咬了一口。

叶挽身体颤了一下，对着她用力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床上看她穿衣服。

苏迟抓过一件衬衫扣好依靠，衣服下摆塞进长裤里面，她的腿又细又长，脸上还带着温暖的笑容。

等她去洗漱的时候，叶挽才稍微回过一点神，抓着被子坐在床上，空调的冷风吹的凉嗖嗖的，撩起了她胳膊上一连串的鸡皮疙瘩。

她的腿心有点疼，昨晚的一幕还在她的脑海里。

又激情又甜蜜。

“我走了，小挽。”苏迟站在门口，唇角翘起，笑得温柔克制。

叶挽掀开被子光着身子穿着拖鞋啪嗒啪嗒跑到她身边，用力搂住她。

她身上还有深深浅浅的吻痕，屁股还有点红肿，就这样子跑出来真的想让人狠狠欺负她。

“黏人的孩子。”苏迟揉她脑袋和煦地抱怨道，“快回床上睡一会儿，听话，别着凉了。”

叶挽仰着头最后亲了一下苏迟，才爬回床上，裹着被子坐在那里盯着苏迟，看着她把门打开，再轻轻关上。

“嘎吱”一声，门就关上了。

叶挽心口空落落的，她缩在被子里，枕着枕头，却睡不着。

手伸出被子将苏迟的睡衣拿到身边，抱在怀里嗅了嗅才闭上眼睛，熟悉的气息，能给人安心的感觉。

苏迟才离开，她就开始拼命想她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手机接收到一条消息：“我到了。”附带一张自拍，苏迟戴着帽子，阳光灿烂。

“冰箱里面还有吃的，热一下就行了。”



叶挽抱着手机，回复道：“嗯。”

她发了一会儿呆，才穿着睡衣打开冰箱热午饭，接着开始洗漱。

苏迟不在，她要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

她的身体属于苏迟。

按时吃饭，吃完饭洗完碗筷，回房间开电脑玩一会儿游戏，又看了几集剧，写了一会儿文章，就到晚上了。

日子总要继续的。

她盼着时间快快过，最好转眼苏迟就回来了，然后抱着她亲吻她，还对她做那种事情。

她喜欢被老师这样对待。

被彻底占有。

这样会让她觉得踏实。

她不可能再被抛弃第二次了。

到了晚上，视频电话准时打来。

叶挽几乎是瞬间点开了接通。

苏迟明艳艳的笑脸出现在屏幕，看背景她待在一间空房。

“有没有按时吃晚饭？”苏迟问她，小家伙这么早就坐在了床上，有点反常。

叶挽水润的眼睛瞅着她点头。

“很乖。”苏迟表扬道，然后转过身子，将镜头对准身后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墙壁刚刷好的样子。

“我现在的地方就是以后我们的卧室，你看大不大？以后我们中这儿摆一张大大的床，你在上面打滚都不会掉下去。”

叶挽笑了一下，糯糯的，带着一点懵懂。

苏迟走出这间房，一间房一间房指给她看：“我想了一下，房子太大你住的也不习惯，这栋楼的房子都是一层一层卖的，有直达电梯，我们住在十一楼，前面就有一条河，夜景很好看。”她走到窗口展示着。

“还有这间！”苏迟打开来，“这间房是游戏室。”她对着屏幕眨眼，一双狭长俊丽的眼睛仿佛能勾走人的心神，她笑得又甜又狡黠。

“你会喜欢的。”她轻声道，“我会在这儿铺上柔软的地毯，那边放个浴缸。”她指了指天花板，“上面还会加个吊环，还有那些道具，尽量都准备齐全。”

苏迟对着手机摄像头认真道：“小挽怕不怕？”

叶挽静静听她说，嘴角扬着，苏迟勾勒未来的时候特别迷人，她一字一字往外蹦：“喜欢。”

“好啦。”苏迟走出房间，“我等会儿回我爸妈家，到时候再给你回消息，你早点睡。”

叶挽盯着她，道：“好。”

放下手机，心一下子又空起来了。

她把苏迟的睡衣给自己的毛绒熊套上，然后将它放在床边。

盯着它看了好久。

苏迟不在身边，她只能假装营造出她在自己的身边的感觉。

叶挽将握着毛绒熊的手，将脑袋埋进去嗅苏迟的气息。

她闻了好久，像个变态一样。

叶挽回想了好久好久。

想到她们在一起之后，苏迟对她的种种好，又想起了暗恋时期的苦涩。

也会想起她们之间的亲密行为。

手机振动了一下，叶挽立马去拿，按亮屏幕。

“我到了，你记得早点睡觉。”

叶挽回复了一个“好”。

“不许睡太晚哦。”苏迟叮嘱道，“不然我回来揍哭你。”

叶挽才不怕苏迟打她呢。

苏迟每次揍她屁股后都会仔细地给她上药，还给她全身都按摩，然后抱着她帮她揉揉，一边亲她一边撩拨她，揉着揉着手就会不老实地伸到她腿间，灵活的手指挑开她的肉缝，直截了当地插进去，整根没入，指尖向上微勾，按压到内壁的一点。

每一次的收缩她都能感受到苏迟的存在。

虽然挨打的时候还挺疼的。

但之后就会很开心。

苏迟开心，她也跟着开心。

她想讨老师开心。

叶挽老老实实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努力催眠自己快快睡着。

那淡淡幽香萦绕在鼻尖。

叶挽突然想到了合适的植物来形容苏迟信息素的味道。

——薰衣草。

「17」

苏迟揉着眉心，洗完澡软着骨头靠在床上，手机振动了一下，她打开屏幕，掀着眼皮扫了一眼，叶挽发了一句——晚安。

苏迟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她能想象出叶挽小心翼翼的样子，可能晚上还会睡不好。

这孩子，没自己陪在身边，是不是又要做噩梦了？

之前有一次起夜，走到客厅的时候撞见叶挽蹲在房门旁的墙角里，水润的眸子亮晶晶的，魂不守舍地抱着膝盖，长发倾泻下来，等苏迟打开灯，叶挽才恍惚着回过神，轻轻走到她身前，摸了摸她脑袋。

“做噩梦了？”

叶挽咬着唇摇头，眯着眼睛，像一只宠物般用发顶蹭过她的掌心。

苏迟自然地牵起她的手，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道：“天还冷，不要这样，会着凉。”

叶挽被她带到床上，苏迟帮她掖好被角，握着她的手，勾着唇角，语气中还有点睡意朦胧的沙哑和慵懒，鸦羽般的睫毛微微抖了抖，温和道：“老师在这儿陪着你，你乖乖睡。”

叶挽那对黑色的眸子终于聚焦起来，对上苏迟的目光后，无端一颤，用力点着头，便抱着老师的手老老实实闭上眼睛。

过了好久，苏迟听她呼吸渐渐平缓下来，才慢慢地将自己发麻的手轻轻抽出来。小家伙在梦中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呢喃，不过并没有醒，怀中空空的，便用力抱住了被子，将脑袋埋了进去。

真是黏人。

苏迟出了一会儿神，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回复短信。

小家伙好不容易准备睡了，还是不要再弄醒她。

分别应该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

起码对叶挽来说。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全都是苏迟，想她温润的眉眼，嘴角的浅笑……

睡吧。

睡一觉。



睡的再沉一点。

最好明天晚上再起床，就能让时间快点过去。

叶挽突然想起柜子里还有几瓶酒，于是披起衣服走到客厅，打开取出一个杯子，拎着一瓶酒，笨手笨脚地开了瓶，将里面液体倒入高脚杯。

她不知道要倒多少，于是一口气倒满，然后憋着气一饮而尽。

怪味。

真难喝。

但是确实能助眠。

她没过多久，酒劲上来，昏昏沉沉爬上床盖好被子睡了过去。

深沉的梦境，撕碎破碎的场景快速从脑海中滑过。

叶挽从噩梦中醒来，冷汗淋漓。

醉酒后头痛欲裂，她深深喘了口气，听着自己擂鼓般的心跳，手下意识摸向手机按亮屏幕，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一点多。

她打开微信，苏迟接连的几条消息蹦出来。

——早啊，今天阳光真好。

——早饭吃了么？我记得还有蛋糕。

——起得晚的话直接吃午饭吧，记得喝牛奶，长长高。

接下来是未接的视频电话

叶挽吃力的揉着太阳穴，回复道：“我醒了。”

苏迟秒回了一个磨牙嚙嚙的表情，道：“我差点就要立马开车回来了。”

——我想你了。

叶挽咬着唇发过去，有点紧张地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她无法割舍这种感受，尤其是在一起后夜夜都有苏迟的拥抱入睡后，这样短暂的分别也能给她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让她唯恐眼前的幸福不过是一场大梦。

她需要真实的感受。

不是流于文字，也不是局限于视频和语音，而是真真切切的触感，温暖灼热的体温和呼吸，还有耳边低语的情话。

苏迟看着她的回复，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有些发怔，冷白皮的漂亮的手握着水笔转了一圈一圈，终于长叹一口气，收拢思绪，把这边的细节抓紧敲定完。

小家伙等不急自己，她只能尽快尽快回去陪她。

她看了一眼房子的装修计划，唇角牵起一个愉悦的弧度。

这会是一个精心打造的囚笼。

专属于一个人，量身打造。

叶挽回完消息，见苏迟一时没有立马给她回复，穿着睡衣起身将窗帘拉开。

灿烂的阳光照进来。

果然是个好天。

光线带着暖意照在她身上，在眼前的玻璃拉门上折射出流光溢彩。叶挽盯着上面的影子，一个满脸颓然的少女，眼神黯然，她瞅了半晌，指尖点在玻璃上描摹了一下自己的脸廓，呆呆地出神。

口袋里的手机发出震动声。

叶挽木木地取出来接通。

“想我了？”

苏迟压低嗓音问道，温润的声线总含有不经意的缱绻。

叶挽晒着太阳，眼睛有些酸痛的眯起来，她指尖抠着玻璃，感受着毛骨悚然地嘎吱声，小小声“嗯”了一下，然后不再

说话。

“我也想你。”

苏迟从不吝啬情话，她漫不经心地哄她道：“我早点回来好不好？”

叶挽听着她的声音，用力咬了一下唇，压抑下喉间细微的哭腔，声音有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她皱着眉调节了半天情绪，才乖乖回答道：“好。”

苏迟轻而易举地听出了她的不对，哪怕叶挽其实掩饰的很好。苏迟端正坐了起来，语气有点严肃：

“我尽快回来，好么？你不要急，晚上睡不着的话，我们开着视频，等你睡了我再睡。”她说到一半，突然止住，感受到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跟叶挽说话，顿了顿，软下声音安慰道：

“老师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礼物好不好？”

再不说“好”苏迟肯定要担心了。

叶挽拼命眨眼，将手机放远手指堵住收音孔，抽出纸巾吸了

吸鼻子，开口对着影子说了几个字，觉得声音正常后，才重新放到耳朵边，用惯常在床上才有的软糯的声音道：“好。”

她害羞道：“谢谢老师。”

苏迟听着她的声音，唇角忍不住往上翘，压都压不住，眉眼都舒展开，她一闪而过叶挽在自己怀里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着求饶的话的样子，真想赶紧回去好好抱抱小家伙，然后狠狠疼爱一番。

她这边安慰完了叶挽，挂完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我们明天晚上会面改成今天晚上吧。”苏迟看完文件，拉到最底下，刷刷签上自己的名字，匆匆披上外套，边打开门边说道，“我想早点回去。”

「 18 」

苏迟回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

寂静的街道只有零星的车辆呼啸而过。

她在楼下伫立了一会儿，抬头看见房子里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叶挽大概已经睡熟了。

她的心情无端有些好，扬了扬嘴角，将钥匙插进锁孔，轻轻转动甚至都不敢太用力地开锁，生怕打破这样的意外之喜。

苏迟闪进门里，放下行李。

先闻到了一股酒味。

酒杯和一瓶只剩下一小半瓶的伏特加放在桌子上。

苏迟眸子暗了暗，眉头蹙起，看起来有些阴郁。

她一个箭步打开卧室的门，没想到叶挽已经坐在了床上，抱着被子，两只晶亮的墨瞳盯着她。

苏迟“啪”地打开了灯。

“为什么背着我偷偷喝这么多酒？”苏迟问她，“我不在家你就这么不懂事嘛？！”

提前回家时的窃喜和兴奋被暂时抛到脑后。

叶挽的睫毛猛地颤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闪躲着苏迟质询的目光，手肘撑起上半身，另一手握拳，脑袋不由地垂下，散落的黑发垂在了一侧，默不作声。

她本来就不太爱说话，只是因为苏迟才破了例，但也不会解释，更不会为自己辩解，说一句“我只是太想你”。

苏迟见她沉默，坐在床边，捏起她的下巴让她抬头看自己：“你到底喝了多少？”

叶挽嗅着她身上的味道，鼻子倏地发酸，想扑进她的怀里，却又恼怒自己的不省心，害她担心。

苏迟盯着她，见她眼圈瞬间红了，一时又不忍逼她，只能生硬安慰道：“下回不许了。”

苏迟虽然心里着急，但显然分得清轻重缓急，凡事不能做的



太过。

叶挽听她语气一点点温柔下来，呼吸一抖，一时停滞住，苦涩味道从喉咙口泛起，她想拼命咽下去却咽得满眼泪水。

她爬到床头柜上，拿起上面的藤条递给苏迟，一边用手背蹭掉泪水，一边脱掉睡裤趴好，

然后小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小手攥紧床单，一声不吭。

苏迟拿着藤条神色复杂，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升腾起来，一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她喉咙滚了滚，站起身，拿着藤条甩了下去。

一下、两下、三下……

叶挽一声不吭，她也一声不吭。

臀峰肿胀起来，透着暗红色，交错的伤痕叠在上面。

她将藤条随手一丢，坐在床边，突然很想来根烟。

她已经戒烟好久了。

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叶挽已经提起裤子一瘸一拐去找药膏了。

“我来。”苏迟出声道，拉过她的小手。

叶挽手心很凉，脸上是乱七八糟的泪痕。

苏迟心口蓦地柔软了下来，凝视着她的眉眼，伸手抱住了她。

呼吸到苏迟的味道，感受到温暖的怀抱，叶挽咬着唇紧紧抱着苏迟腰，泪水浸透胸口薄薄的布料，她无声地抽泣着，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黑色长发下耳朵红透。

苏迟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到了嘴边却只剩一句沙哑的“乖”。

她指尖勾了点药膏涂抹在伤处。

叶挽很安静，耳边只有空调的风声和她微颤的呼吸声。

“对不起。”她又说了一遍，带着极为压抑的细微哭腔。

“我没有真的要怪你。”苏迟指腹擦过她的下眼睑，吻干她的泪珠，哑着嗓子道：“一下子喝这么多……为什么呢？”

叶挽局促地捏着衣角，仰着脑袋眼巴巴看着苏迟，嘴唇已经被她咬的微微出血，苏迟低头在她的红唇轻轻啄了一下，眸中盈着柔情和无奈。

“算了。”苏迟低低道，“不想说就不说。”她的吻顺着睫毛到脸颊最后到嘴唇，蜻蜓点水般，温柔细致。

叶挽缩在她的怀里，贪婪的呼吸着，不断调整姿势好让自己窝地更舒服些。

“是不是很想我？”苏迟颀长的手指卷起她的一缕长发，又点在了她的喉口。

叶挽用力点了点头，用力擦掉眼泪，露出一个可怜兮兮的笑容，靠在她胸口，柔软的唇瓣在苏迟的脸上乱亲，亲着亲着又傻笑起来，兀自笑着地拱到苏迟松软的脖子窝，睫毛上还

挂着泪珠。

“疼不疼？”苏迟一不小心触碰到她的伤处，叶挽身子僵了僵，呼吸急促了些。

叶挽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比划着道：“没事。”

她已经整整三天没说过一个字了，今晚又开始说话，吐字有些困难，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蹦完又腻在苏迟怀里不愿意离开。

苏迟想起身去拿给她的礼物，她都不情不愿，小手汗津津地拽着苏迟的手不愿意松开。

“这个是最新款的游戏机，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玩。”苏迟拆开放在床上，“新出的平板，我也给你买了。”苏迟捏着她红通通的耳垂，又亲了她一口，看叶挽舒服地眯起眼睛，丝毫不记打的样子，又拆开一件衣服，“还有，新买的衣服，你穿来给我看看？”

叶挽看着身前的新衣服，耳朵烫的好像不再属于自己。

太太太羞耻了。

爪子、头饰，还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尾巴。

“猫咪套装！”苏迟希冀地瞅着她，“快换上。”她将尾巴挑拣出来，“这个暂时不用戴。”

叶挽迟疑着将这些换上，苏迟的目光太灼热，盯得她浑身发热。

她换完就想找老师抱抱，抬起脑袋寻找，脖子口的铃铛就晃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

苏迟的手抚摸过她光滑的脊背，挑起眉毛，见她黏人，额头抵住她的额头，喉咙收紧，浑身也跟着有些热。

她低下头，目光带着火，指腹擦过叶挽肿起的红唇，撩人炙热的鼻息扑洒在手指上，叶挽抬着小脑袋，仿佛受不了这样的注视，慢慢地闭上眼睛。

苏迟低头含住了她的嘴唇。

像果冻一般，有一丝微凉，有淡淡的血腥味，舌尖轻轻撬开齿缝，濡湿后轻轻相触，然后迅速交缠起来。

叶挽的呼吸一下子被夺走，将主动权交给了苏迟，不禁换上苏迟的腰，被她更深地掠夺。

内裤被轻轻上提，本来就只有一根绳子的粗细，打湿后挤进了蜜缝之中，向上勒紧，深深陷了进去。

粗糙的布料摩擦着娇嫩的地方，一种说不上来是疼痛还是快感的刺激升腾起来，让叶挽脑袋都晕乎乎的，一时忘了思考。

「 19 」

苏迟环住叶挽的腰，摸着她脑袋上的头饰，两只猫耳朵支棱在那儿，觉得实在是可爱，捏着她红彤彤的脸颊，手指勾着被拉成一条线的内裤，低低问道：“想不想要？”

叶挽睁着眼睛瞅苏迟，又摸了摸苏迟的脸，好像怕她是别人假扮似的，咧着嘴要笑，私处却被刺激着，忍不住发出一声

低吟。

她喘息的声音很好听，像一只小猫儿一样哀哀地叫着，又粘人得厉害，片刻也离不了苏迟的怀抱。

她凑过去索要了一个亲吻，才软着声音诚实道：“要。”

只回答完一个字，她的腿心就一阵濡湿，水忍不住分泌出来，腰胯不禁用力追逐着手指的动作。

鼻尖萦绕着清新细雅的香气，她面色愈发红润了，缩着脖子老老实实搂住老师，手却有些不老实，罩住了苏迟左侧的胸。

苏迟的胸比她还要大一些，软绵得很。

苏迟低吸了一口气，竟也有些喘，拍了拍她的屁股，眼眸温柔道：“学会欺负老师了？”

叶挽皱着眉头挪了挪屁股，小声喊了“疼”。

她难得撒娇讨饶，这让苏迟平白多了几分爱怜，伸手揽着她，又帮她揉了一会儿，然后再解开自己的裤子。

天色已经很晚了，苏迟原本以为叶挽已经睡着了，哪知道她现在竟然有点亢奋，稍微一碰就湿得要命，清甜的气息涌了出来，颇为主动地分开了腿。

“羞不羞？”苏迟敲她的小脑瓜，捏着她的下巴，舌尖卷起她的舌尖，柔软娇嫩，苏迟肆意大胆地品尝叶挽的味道，叶挽乖乖仰起头，任由她吻着，手搂的愈发紧了些，苏迟轻轻按住她，吻过她的脖颈，然后是锁骨，最后咬在了她的乳尖上。

那尖儿柔软得如同棉花般，又滑腻得很，苏迟含住，不想折腾她太晚，扯掉她内裤，将腺体压在她的凹陷处。

叶挽喘着气，主动套弄那粗长的东西，却被苏迟按住，然后轻轻顶了一下穴口。

进去的太快难免会受伤，这几日又不是发情期。

白嫩的乳肉泛着红，上面都是深浅不一的吻痕。

穴口禁不住去蹭这硬硬的东西，叶挽这才好像疏解了一些，



吸着气，水淅淅沥沥流出来好多，她觉得害羞，又缩着脖子跟个鸵鸟似的不吭气，将脑袋靠在苏迟肩头，闭着眼感受到肉棒一点点顶了进来。

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

她自己都不太知道这条细细的通道的存在

被撑开的时候有些胀痛，她难捱地抱住苏迟，在苏迟耳边轻言细语喊着“老师”。

叶挽的叫声太媚，苏迟抚过她的脊骨，忍不住进去得快了一些。听她倒吸气的声音，并不喊疼，干脆直接顶到了深处，湿热紧致的小穴完完全全将性器包裹住，夹得她苏迟甚至有点疼。

“放松些。”苏迟提醒她道。

叶挽顺着她的身子往下滑，咬住苏迟的乳头像含着吸奶的孩子，发出断续的闷哼声。

炙热的性器一下一下送进又抽出，带出花液，戴上猫爪手套

的手没有可供抓附的着力点，只能想办法更加搂的紧些以排遣这种灭顶失魂的快感。

叶挽被干的一颠一颠的，一只手被苏迟握在手中，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纤细的手腕靠上冰冷的金属，“啪”一下被靠住，然后拉扯到床头的栏杆上，绕出去再铐住了一只手。

她不得不趴在床上，双手放在脑袋上面，拉动着手铐，小屁股却翘了起来方便苏迟进入。

“老师。”她小声喊了一句，带着点哭腔。

“怎么了？”苏迟俯下身，咬了一下她的耳朵。

她吸了吸鼻子，有点想哭，又觉得丢人，腿心被快速得操干着，却背对着看不见苏迟，无端有些心慌，不知所措地拉动着手铐。

“老师。”她固执地叫，听见苏迟“嗯”了一下，才又沉默了一会儿。但没多久，又会喊一下，听到回应才放下心来。

叶挽颤抖着，长发倾泻在一侧，凌乱地露出一侧和脸一样红

得滴血的耳朵，她无意识地夹动着那根肉棒，浑身战栗着，苏迟一下子抵到她身体深处，看着她臀峰还是血红的，指甲刮过敏感的肌肤，问她道：“要到了么？”

叶挽没办法分辨她说的到底是什么，只是条件反射般喊着苏迟，手腕硌在手铐边缘，极力忍耐着，小穴内又酸又麻，脖颈向后仰起，发抖得整张床都在跟着一起晃动，脊背跟着苏迟的动作上下起伏着，两团小小的软肉垂着止不住地晃动。

“老师……”她一边低吟，一边将脑袋埋进枕头里，爽的哭出来，小穴急剧收缩，将肉棒绞紧得进出都困难。

直到苏迟射入时，她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软绵绵地趴在床上，双目失神，手腕都被勒出两道红印子。等苏迟将手铐解开，摘掉她身上的装饰，然后将她重新搂进怀里时，她才好似知道怕一般，抓住苏迟的胳膊不松手。

“搂的这么紧，我怎么帮你清理？”苏迟好笑道，劝她松手。

叶挽执拗地摇头，咬着唇就是不肯，

苏迟无法，任由她拉着，勉强将床单换掉，叶挽才舒舒服服

地靠近她怀里，仰起脑袋，鼻息都绵软起来，小心地啄着苏迟的下巴，然后问道：“今晚可不可以抱着我睡呀？”

“嗯。”苏迟应了她。

虽然这样睡的话她第二天的手臂就会麻得失去知觉。

叶挽露出甜滋滋的笑容，侧躺着蜷缩进她怀里。

身上虽然还疼着，心里面却甜蜜得厉害，满是爱意，下巴有一下没一下磕着苏迟的肩，待苏迟将灯都关了，还能听她轻轻的笑声。

“想什么了，这么开心？”苏迟问她。

——想你了。

叶挽闭上眼睛，嘴角还是得意地扬着，但嘴巴又闭紧了，她才不回答苏迟这个无聊的问题。

她就是开心。

“那以后给你戴尾巴好不好？”苏迟摸索到她的手腕，揉了揉。

“唔……”叶挽猛地瞪大了眼睛。

她看见那个尾巴了，上面有一个塞子的东西。

她这段时间电脑玩得多，知识突飞猛进，已经大致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不愿意也没关系。”苏迟见她犹豫，补充道。

反正还有别的花样。

叶挽支支吾吾，戳着苏迟的腰间的软肉，见她居然不痒，又重新将手臂搭上去，然后将嘴巴凑到苏迟的耳朵，少女的灼热呼吸喷洒在耳侧，软糯的声音更是撩人心弦：

“好。”

天刚亮的时候，苏迟是被叶挽的哭声惊醒的。

苏迟立马惊醒了，摸到满手潮湿，捧起叶挽的脑袋问她怎么了。

叶挽抽抽噎噎，结结巴巴像是做错事般道歉：“对不起。”

“是不是身上疼睡的不安稳？”苏迟拍拍她后背，亲了亲她额头。

叶挽闷声哼道：“做噩梦。”她有点不好意思，“梦见你不要我了。”她说的很慢，带着很重的哭腔。

苏迟帮她拭去眼泪，不厌其烦重复道：“我不会不要你。”

她哭得小声，极为压抑，一抽一抽的，苏迟的心一下子软了，对她又没辙，只能耐心哄着：“不哭不哭，哭成小花猫了。我不该凶你的。”

苏迟披件衣服又帮她屁股重新上药，想了想，又道：“但你再这样乱喝酒，我还是要凶你。你多大点酒量，这种酒一喝喝一瓶。”

叶挽被她哄乐了，红着眼睛扭头看她，嘴巴翘起来：“那你揍。”

苏迟叹了口气：“梦醒了就开始气我了？”

叶挽直勾勾看着她，情不自禁笑起来，认真道：“老师。”

“嗯。”苏迟重新爬回温暖的被窝，舒服地喟叹出声。

“我昨天写小说的时候没来得及保存电脑闪退了，文档全没了。”

苏迟同情道：“真倒霉。”

“我昨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磕到椅子腿了，腿上青了好大一块，你看到了么？”

“以后小心点。”苏迟揉她脸。

她脸上还是挂着干净的笑容，眼睛里的色彩都是暖的：“但你回来了。”

仅这一件事，带来的喜悦就足以让其他的倒霉事都变得不值一提了。

.....

苏迟回来后的几天，日子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俩人晚上不做的时候，叶挽一般会睡得很早，早早地钻进被子里，搂着苏迟的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睫毛一抖一抖的，呼吸平缓，苏迟坐在床上看几集连续剧才会关灯睡觉。

那时候叶挽已经睡的比较熟了，发出几声含糊不清的呢喃，然后睁着惺忪的眼睛换个更舒服的姿势抱着老师。

“出门走走吧，透透气。”苏迟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晚上也不是很热。”

家的不远处有个小广场，差不多太阳下山的时候会有几群人在那边玩滑板或者跳舞。

苏迟给她买了章鱼小丸子，上面洒了很多木鱼须，然后挤上颜色漂亮的番茄酱，叶挽用竹签戳一个吃一个，苏迟递给她



矿泉水，陪在她身边慢慢走着，眉眼带着柔和的笑意，余晖落在她身上，侧面的线条流畅漂亮，带着一点点朦胧的轮廓。

钢筋丛林间，尘土喧嚣而上，夕阳西沉之后，黑色的夜幕之下，城市灯光亮如白昼，叶挽恍惚了一下，荏苒不过大半年，却像是已经过了半生的时光，她的生活已经天翻地覆。

她们走进一家烧烤店，人不多，大概是家新店，时间又不算太晚。

“想吃什么自己点。”苏迟将菜单推给她，她单手撑着脸，唇角扬起一个浅浅的弧度，“但不准点白酒，要不喝豆奶吧，解辣。”

叶挽朝她咧嘴笑了笑，服务员过来询问她要什么辣度的时候，叶挽手指一下子戳破餐盘的薄膜，闪躲着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对陌生人自如说话。

“微辣。”苏迟替她回答了，握住她忍不住冒出冷汗的手。

烧烤独有的炭火味道弥漫开来，这家店上菜上的很快，没多久就上的差不多。

叶挽低头咬着肉串，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只仓鼠一样。她的样子专注又认真，很快桌上就被消灭了大半。

苏迟还在慢吞吞洒料，等回过神来，基本不剩什么了。

“还要加菜么？”苏迟问她。

叶挽愣了愣，比划着摇摇头。

苏迟追问道：“饿的话可以再加，你真的不饿么？”

叶挽：“……”

她沉默了许久，摸了摸肚子，意识到自己吃的好像有点多，酝酿着终于憋出一句话，努力地跟苏迟强调：“我吃饱了。”看见苏迟眼梢挑起，一脸不相信，她重复道：“很饱。”

“那等会儿再去逛逛？我给你买几件衣服。”

叶挽皱着眉头，疑惑地看着她，艰难吐字道：“买过了。”

“不然干嘛呢？”苏迟看了一眼时间，“八点都不到。”她声音倏地压低，变得低沉暧昧，一双漂亮的眼睛眨了眨，“不然……干你么？”

热气一下子涌上脑门，连耳朵根都烧得滚烫滚烫的，叶挽整张脸都红了起来，烧熟一般。她心虚的看了一眼周围，恨不得就地挖个地道遁走。

“回家。”她嘟哝道。

苏迟依了她，结完账，将一身烧烤味散掉，还是歪到了商场，买了几件衣服。

苏迟正在和售货员交流的时候，叶挽的目光却挪向了其他地方，直直地盯着身前的衣架。

“小挽？”苏迟走过去，“有喜欢的么？”

叶挽指了指。

情侣装。

她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眼神带着期待。

她在外面说话特别困难，完全不像在家，跟陌生人更是无法交流。

“还要这个。”苏迟指了指，示意服务员捎上这两件。

叶挽听到后眼睛一下子亮了，乐滋滋地跑过去，眼巴巴看着售货员将衣服包起来，然后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

照例是买两杯奶茶再回去的，由于天热，喝的是冰的，凉凉的，不是很甜，清爽干冽。

回家路上，叶挽的脸有点泛红，苏迟嗅了嗅鼻子，好像感应到了什么，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一回家就是洗澡。

洗完澡出来的叶挽浑身冒着热气，裹着浴巾坐在床上，苏迟替她吹头发时，小家伙就控制不住地凑上去吻她，对着嘴唇胡乱啄着。

“慢点儿。”苏迟笑着揉她脑袋，低头轻轻在她脖子后面的腺体上咬了一口来安抚叶挽的躁动。

信息素的味道太明显，苏迟大致推算了日子，的确该到小挽的发情期了。

叶挽和她度过的第一个正式的发情期。

她将跳蛋、按摩棒还有其他玩意的清洁了一遍，放在床上。

在不是发情期的日子，苏迟怕刺激太过导致阈值太高，甚至都不会使用什么道具。

但现在……

苏迟慢慢勾起叶挽的下巴，盯着她水润的眸子，慢慢吻了下去。

“难受。”

叶挽嘟哝着，拱了过来，嘴唇都在不自觉地发颤，浑身热得像团火，小腹胀的厉害。腿心分泌的液体太多，她可以明显得感受到内裤都湿透了。

她嗅到了老师身上的 Alpha 的香气，薰衣草香。

苏迟：“我在。”

她的鼻尖轻轻蹭过叶挽的脸侧，侧着头，咬住棉花糖一样软和甜美的嘴唇，炙热的鼻息交缠在一起，湿润舌头伸进来的时候，叶挽紧绷的身体倏地放松下来，干渴的口腔得到滋润，舌尖轻轻碰在一起，双唇紧贴，苏迟耐心地引领着叶挽的呼吸，吻得她舌头都有发麻。

衣服被一点点剥掉，叶挽瑟缩着依靠在她的胸口。

她雪白的肌肤透着红，娇嫩柔滑，两只发育不是太好的乳房如今也是鼓胀胀的，拱起两座小山丘，苏迟捏上去的时候，叶挽短促地呻吟了一下，乳尖粉嫩娇软，刚蹭过掌心，五指用力抱住，留下了浅浅的指印。

苏迟低下头，鼻尖蹭过她变硬的乳尖，然后张嘴咬住了这一点嫣红。叶挽死死揪住床单，躺在床上，看着头顶的灯光，光线都是离散的，迷乱一片。

叶挽闷哼出声，小声说了不要，腿却被分开，苏迟低下头，呼吸扑打在敏感的花瓣上，然后指尖蹭过一侧，滑进缝隙之中，上下磨蹭。

她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情不自禁地去迎合，软软的舌头舔舐过她缝隙的时候，叶挽浑身震颤了一下，恍惚的好像飘在了云端。

牙齿轻轻咬住花瓣，然后灵活的舌头抵上她充血的花蒂，紧接着就被温暖的口腔包裹起来。

叶挽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腿根的肌肉都收紧了，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不断呻吟又不断迎合。

苏迟直起身，看向她光洁的私处，上面的毛发被剃的干净，苏迟手指放在微开的穴口时，那儿极为留恋地咬住她的手指。

她戳到那嫩肉，浅浅地插进去一个指节又迅速抽离。

叶挽不满地扭动腰肢，似乎是想更多。

“老师。”叶挽小声道，“把手指放进来好不好？”她快要哭出来了，苏迟的手指总在穴口撩拨，却迟迟没有完整地进来过，汁液淌出来好多，都打湿了苏迟的掌心。

手指越近越深，最后整根没入，苏迟朝上一按，叶挽就哼出了声音。

“水好多。”苏迟又加进去一根手指推了进来，细细感受她紧致的穴道，然后抽出，汁液顺着手指滴落下来，两指分开拉出细密的银丝，带着一股子淫靡的气味。

“小挽这儿也好看。”苏迟评价道，目光灼热地扫过她的腿心，拿起一颗跳蛋放在穴口，然后双指将它顶了进去。

冰冷的液体很快被体温捂热，静静潜伏在穴道内，直到苏迟打开了开关，猛烈的震动让叶挽从床上弹跳起来，小腹用力挺起又重重落在了床上，体内传来了闷闷的嗡嗡声，苏迟握住她的手，顺着声音的来源按住了她的小腹。



震感太强烈，似乎浑身的肌肉都跟着一起抖动起来，她像猫儿一样叫着，又被苏迟拎起来坐在腿上，水都打湿了苏迟的裤子，她一边叫着一边用花瓣隔着粗糙的衣料磨蹭苏迟的性器，直到臀部被狠狠打了一巴掌才消停下来，可怜兮兮地说着“要”。

她求人起来媚的很，却一副被欺负狠了样子，苏迟听着她的声音，便只想好好把她压在身下好好干着，干的她没有一点力气才行。

“要我做什么？”苏迟诱导她，拉着她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腿间，裤子被顶起一个鼓鼓的帐篷，硬的都有些发疼了。

叶挽的身体软的跟个没骨头一样，轻飘飘窝在她怀里，小手触碰到苏迟的腺体，将它撻得挺立起来，敏感顶端的小孔上流出液体，叶挽跪在她腿间，趴下来亲吻她的性器，为她口交。

她笨拙的吮吸和撻动，完全依靠本能，下体里的跳蛋还在嗡嗡地响，苏迟喘着气，整个腺体被温暖的口腔包裹，里面和她的小穴一样湿热，让她忍不住顶到了叶挽的喉口。

叶挽被呛了一下，干咳着，眼睛红红的，小声求着她：“进来好不好？”

她吸了吸鼻子，又要哭。

苏迟受不住她这样，求起人来委屈得要命，让人不得不退让，恨不得百依百顺才好。

叶挽爬到她身边，将湿漉漉的花瓣蹭在肉棒上，大腿夹住肉棒，来回蹭动着。

苏迟抓住她微微晃动的奶儿，眯起眼睛打了一下她的屁股，手指抠挖着她的穴道，扯出跳蛋的那根线，一点点将它拉出来，声音低沉道：“从哪儿学的媚人的法子？”

跳蛋被扯出的瞬间可以听见明显的“啵”一声，沾满她体液的跳蛋被关掉，然后按在了她的花蒂上，对着侧面来回摩擦。

敏感的大腿内侧被磨蹭得发麻，肉棒来回在腿间进出，蹭过花瓣，水流了好多。

苏迟固定好她的身子，将性器抵在她的花瓣上，发情期间，她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前戏润滑，就顺利地挤进去一个头。

慢慢顶入的时候连过往的胀痛感都消退了不少，叶挽大口吸着气，整个小穴都是酥麻的，层层叠叠的媚肉包裹着肉棒，电流地快感从尾椎传遍全身，她仰着脖颈细声细气地哼出声。

穴道不断地分泌着液体迎接又粗又硬的肉棒，苏迟只是浅浅地插着她，叶挽的身体就不自觉地反弓拉满了弦。

苏迟应该也是舒服的，不然不会在她的耳边说着淫靡的情话：

“宝贝，你里面好热好紧，咬的我都动不了了。”

小穴里被慢慢挺进这样一个东西，苏迟的性器甚至还在胀大，将她的穴道撑得很满很开，将里面层叠的褶皱全部抚平开，苏迟的动作很温柔，但叶挽想要更多，想要她重重地插进来。

她浑身都在发烫，体温一下子升得很高，双手伸到苏迟腋下伸过去，用力搂住，私处贴在一起，严丝合缝，只有苏迟在干她的时候，才能看见肉棒在她腿间快速的进出，结合处汁液飞溅。

小穴又紧又湿，贪婪的吞噬着肉棒。

叶挽的脚趾都被刺激得蜷缩起来，穴道仿佛被彻底肉开，畅快地吞噬着肉棒。

她第一次发情期有人陪伴，肉棒准确地研磨在敏感点上，叶挽彻底忘记了害羞，小穴不断收缩着，发丝沾着汗水黏在额头上，苏迟掐住她的阴蒂不断揉动，不断地抽送着肉棒。

她很快就抵达了高潮，痉挛着身体，被整理成跪趴的姿势，高高撅起屁股跪在床上，苏迟固定住她的腰，揉着她的胸，肉棒射出的汁液抵在花心射进她的身体深处。

发情的射入仿佛更能带来快感，叶挽身体一阵哆嗦，感受到精液完全注入她的子宫里，苏迟邪恶地像个恶魔，在她耳边呢喃低语道：“小挽快点长大，长大后给我生一个孩子好不好？”

叶挽在极度的快感中失神，苏迟仿佛不知道疲倦一般，肉棒依旧硬硬的，Omega 的信息素味道可以刺激 Alpha，让她们变得更加兴奋坚挺。苏迟按住她的腰继续抽送着，插了上百下，完全顶到了身体的最深处。

往日做爱时都没有碰到过的地方。

苏迟的腺体很长，叶挽知道，之前每次做爱，都有少许还留在外面。

这一次突然插得那么深，导致撑着床单的双手都不断颤抖着。

发情期的 Omega 很敏感也很容易丧失理智，被欲望冲昏头脑。

她像一只发情的母马趴在床上，苏迟高频率的进出导致她的腿间一片狼藉，整根肉棒像是被无数张小嘴舔舐吮吸，少女的娇躯柔若无骨，捏在手里软软的，轻轻一掐就可以留下很深的印子。

苏迟的喘息声很沉重，虽然她平日里显得很温柔斯文，但做爱的时候总是很凶，按住叶挽的小腹发了狠般撞击，娇小身体仿佛要被她撞得支离破碎一样，滚烫的液体灌满了她的子

宫，苏迟足足射了三次才放过她，将肉棒抽出的瞬间，各种混合的液体失去了肉棒的堵塞，顺着大腿内侧滴下，不断地滴落，穴肉甚至还外翻着，有点肿，叶挽被她抱起来放进浴缸，两人在浴室里泡了一会儿，苏迟的手指划过她的穴口，里面的液体像是流不尽一般，一直地流。

叶挽浑身都散架了般，脑子昏沉沉的，任由苏迟帮她清理，清理着清理着她又忍不住喘气起来，苏迟的肉棒似乎一直能硬着一般，直直地插进去，花洒从头浇到脚底，叶挽在热水中艰难呼吸着，双手攀附在冰冷的白瓷砖上，胸紧贴着墙壁，被压得有些变形，热水淋过眼睛、鼻子、嘴巴，在下巴滴落，她小嘴微张，眼神涣散，发出媚人的呻吟。

俩人做到了很晚。

这种极度的快感仿佛能让人死过去一般，叶挽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小穴含着苏迟的肉棒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还是做爱，事发突然，家里的营养剂没有多少了，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吃这种像咳嗽糖浆一样味道的营养剂，但发情期喝一瓶可以顶一天的热量。

苏迟喊了外卖，手指还在不停地在叶挽的小穴内进出，带出很多的汁水。

“你再这样流下去会脱水的。”苏迟习惯性地拍她的屁股，  
“你这个小骚货。”

叶挽含着泪瞅着她，快感当中渗出的生理性的泪水是无法控制住的，她第一次不吃抑制剂度过发情期，小穴一旦离开肉棒就瘙痒的厉害，苏迟的每一次的抽离她都会空虚的要命，直到肉棒再次重重捣入，她才会重新舒服起来，舒服到连话都说不完整，只能发出不连贯的呻吟声。

外面的门铃响着，苏迟将跳蛋塞进她的体内，披上衣服去取营养剂。

叶挽完全失控，咬着自己的手，却还是挡不了嘴边的呻吟，压抑着的叫床声一直传到门口，外卖员几乎是立马反应过来里面是什么情况，匆匆将营养剂递进来就转身离开了。

苏迟喂给她温水和营养剂，她们整天都在做爱，苏迟甚至将窗帘拉开，外面是阳台，叶挽赤裸着身体，背对着苏迟，双

手按在透明玻璃上，外面就有一条路，时不时有车辆行驶过来，还有骑电瓶车的路人，楼层又不高，只要抬头仔细看一下就能看到有一对人在阳台上性交。

叶挽恐惧地收缩着穴道，将肉棒夹得很紧，这种暴露地刺激感让她直接泄了身子，穴道抽搐着，汁液从腿间滴落在地上，耳边都是肉体撞击的啪啪声。

花心被研磨摩擦，肉棒刮过敏感的穴肉，叶挽软着身体几乎站不住，阳台上很暖，甚至说是很热，空调的冷风没有吹到这儿，外面还有热烈的太阳光，照在叶挽的细腻肌肤上，透着温暖的光，叶挽可以闻到自己散发出来的淫靡的味道伴着一股淡淡的汗味，纯粹的肉体之间的狂欢。

肉棒像打桩一样一下一下地顶进来，叶挽满脸的潮红，在欲海之中沉沉浮浮，被快感淹没到丧失理智，甚至忘了自己还暴露在外，直到苏迟双手抱起她腿弯，将她抱起来，打开的双腿将红肿的小穴彻底暴露在窗口，叶挽甚至可以通过玻璃的隐约的倒影可见自己失神的模样。

恐惧和紧张一下子摄住了她的注意力，她半是哭泣半是呻吟地想并拢着双腿，却一下子抽搐着抵达了高潮。



粗大的肉棒顶到身体深处尽情释放，小穴拼命夹着肉棒再次攀上了高潮，她的眼角挂着泪水，手指用力抠进苏迟手臂的皮肤里，抓的苏迟双臂都破皮流血了。

等苏迟重新将她带回凉爽的室内时，叶挽才好似回过了神，喃喃地脱力般倒在她怀里。

“老师。”她声音轻软，“我又困了。”

她的眼皮不停地打架，但小穴还夹着肉棒不放。

苏迟吻在她的额角，将她搂紧，单手抚摸她光裸的脊背，声音温柔：“那再睡一会儿。”

「 23 」

叶挽模模糊糊醒来的时候，胸口的绵软正被用力揉捏着。细腻滑畅的肌肤如凝脂一般，只是上面多了好多深浅不一的指痕和吻痕，如同群星密布，她打了个哈欠，还没来得及说话，柔嫩的小手摸到苏迟的性器，它已经硬的发疼，高高挺立着。

她清醒过来，欲望迅速涌上头，被抱起来身后垫上一个柔软的垫子，耳边是苏迟低低的喘息，带着压抑，动作却出奇的放纵，胸部胀大了些，嫣红的乳头被肆无忌惮地玩弄着，拉长拨弄。

叶挽的手指按在那根肉棒上面，它分外的坚挺粗长，苏迟的喘息更加粗重，硬的仿佛要射出来一般，抵在她已经潮湿的穴口。

“你流了好多水。”苏迟低低道，“乖，想不想要？”

叶挽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花瓣磨蹭着肉棒顶端，不知餍足地试图吞入。

“手。”苏迟却直起身子，克制住了欲望，腿间的性器还在昂扬着，却故意吊着叶挽。

发情期最后一天，欲望来的特别旺盛，叶挽的汁液已经将底下的床单彻底打湿。

“是不是很想被我干？”苏迟从抽屉里取出一捆绳子，捆在

她的手腕上，然后绕了几圈，打了一个漂亮的结。

苏迟修长的手指轻轻撩开她的蚌肉，眼梢微挑：“知道该怎么求我么？”

叶挽啜嚅着，抬起头，眼角挂着泪珠，楚楚可怜道：“老师，给我。”

她的下身空虚地快要发狂，极需被填满。

汁液顺着从大腿根淌下，花瓣翕动着，叶挽跪趴在床上，浑圆挺翘的雪臀诱惑的苏迟想当场狠狠插入，然后拍打出鲜艳红色。

苏迟捏着她的乳尖，叶挽只觉得胸前一凉，随即痛感传来，金属夹子夹在了上面，很快又被换做另一边，中间有一条细细的银链，从胸口垂了下来，将乳头拉长。

一个环扣从胸口中间扣上，然后拉到她的腿间。

冰冷的金属触感贴上她滚烫的肌肤，让她清醒了一些，感官上却愈发地刺激。

“还有一个夹子。”苏迟喃喃道，握着贴在叶挽的大腿内侧，叶挽身体一颤，强忍着恐惧将腿打开。

苏迟低笑道：“身体果然很敏感呢。”金属贴上阴蒂，蠢蠢欲动地撩拨着，叶挽的穴口收缩了一下，吐出汁液，淫靡地银丝贴在夹子顶部，苏迟按下夹开，上面拉出闪亮的银丝。

“夹哪好呢？”苏迟故作苦恼道，手下的动作却没有停过，“这就忍不住要高潮了？”苏迟惊讶道，盯着叶挽打开的腿间，花瓣抽搐了一下，分泌出更多的液体。

“以后高潮了要跟我汇报，懂么？”苏迟手指挑起她的下巴。

叶挽呆呆看着她，此刻的老师似乎平时比起来更加不同，侵略性十足，若有所思的眼神好像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不过叶挽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她总是被动的。

苏迟下达命令，她会下意识遵守。

她点了点头：“好。”

“听话。”苏迟满意地点了点头，轻轻咬住她红得滴血的耳垂，奖赏般给她一个潮湿的吻，凑过去一边一边用张开的夹子蹭动着阴蒂，跃跃欲试。

“夹上去我就给你好不好？”亲吻间隙，苏迟捧着叶挽的脸颊，对她道。

叶挽呐呐地应了一下，紧张般地点点头，害怕般地更加热烈地回应苏迟的亲吻，她的舌尖被苏迟轻轻咬了一口，舌头很快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肿胀的阴蒂很快被夹住，叶挽发出一声闷哼，呼吸却被掠夺，只有双臂忍不住收紧了一下，身体一颤。

亲吻完毕后，苏迟将她翻转过来，跪趴在床上。

后入的姿势干的会更深些，肉棒仿佛可以顶进子宫口，感受到那儿的吸力，

银链垂了下来，乳头和阴蒂传来的疼痛中混杂着快感，让疼痛都变得模糊起来。

肉棒顶在穴口，干脆地满满撑开花瓣，插到了最深处。

叶挽忍不住呻吟出声，求饶道：“慢一点。”

娇嫩的花壁被硬挺的腺体狠狠刮过，叶挽忍不住仰起头吸气，却拉扯到银链，夹得她一哆嗦，花穴一下子将肉棒夹紧了。

“你的小穴咬得真紧。”苏迟俯身贴在她耳边说道，“差点把我夹射了。”

叶挽心智都已经接近涣散，想起精液热热地灌进子宫的快感，半是痛苦半是享受地喘息道：“射进来、喜欢……”

“小骚货。”苏迟惩罚般拉扯了一下阴蒂，“就这么喜欢被干么？”然后耸动着腰肢，一下一下顶到她的花心深处，将她的小穴塞满，肉棒被花壁的褶皱刺激着，她也忍不住喘着气，操干地更加用力。

“只要老师……只要老师干。”她喘息道，语无伦次地倾吐心

声。她的身体在撞击中瑟瑟发抖，银链摇晃着，阴蒂原本一点的疼痛早就变成了快感，在粗暴地拉扯着变得愈发胀大。

“干坏也没关系？”苏迟问她，肉棒带出的液体飞溅，撞击声响亮得有些可怕，小穴酥麻得厉害，叶挽被这种单纯彻底快感所吞噬，尖叫着蜜穴一阵剧烈收缩。

“要、要高潮了。”她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口中汇报着，“老师射进来。”

肉棒被吮吸着，苏迟享受着穴道不断收缩的快感，用力一顶，射了进去。

花壁被精液一冲刷，更加剧烈的颤抖，死死咬住肉棒，发情期对射入的渴望让她在一波又一波精液的涌入中，花穴都被灌满，却又被肉棒堵住流不出来，只能翘起屁股，感受着小腹的饱涨感。

苏迟感受着她开始平息，肉棒却依旧堵在她的穴道内，结还没有完全退去，手指坏心眼地压在她的小腹。

“不要！”叶挽慌乱地想要闪躲，却被按住。

小腹被用力揉动着，隔着也能感受到肉棒的存在，液体涨满穴道内，想要流出却被流不出来。

她被刺激得流出来眼泪，哭叫着求饶，灭顶的快感让她接近崩溃，直到苏迟突然将肉棒抽出。

积压在体内的体液突然失去了堵塞，一下子涌了出来，失禁般的快感让她感受到穴口不断有液体喷涌而出，像尿了般从双腿间流下。

原本极需释放的花穴抽搐着，身体还停留在残余的快感中，她恍惚得几乎分不清楚腿间流出来的是精液还是尿液。

「 24 」

新家需要装修的地方并不多，只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动，花上不到三个月时间，差不多也改造好了，苏迟又放置了一会儿通通风，等临近开学的时候才开始准备搬家。



东西并不是很多，苏迟没让叶挽特意收拾什么，直到临近出发的时候，叶挽站在房门口，看着这个小家里面熟悉的陈设，突然有点舍不得。

“走了。”苏迟拉着她的手，掌心温暖。

“嗯。”叶挽轻轻应了一声，目光游离了一下。

她的额头一暖，柔软细腻的触感，附带着炙热的气息。

她抬起头，可以看见苏迟好看的下颚线条，她呼吸滞了一会儿，手按在冰冷的门把手上，喉咙干涩道：“走吧。”

门后穿过潮湿的风，空荡荡的房间里寥落寂静，外面飘着细细的小雨，偶尔有几丝飘进来，打在脸上，凉凉的、痒痒的。

叶挽用袖子擦了擦，最后看了一眼，便把门锁上了。

“舍不得了？”苏迟揽过她的肩膀，顺手揉了揉她的脑袋，露出一个干净温柔的笑容。

“有点。”叶挽垂着眼，看上去安静柔软，手被苏迟牵着，在楼梯口苏迟撑开伞，和她并肩朝车子停着的地方走去。

潮闷的气息铺面而来，风卷过几根碎发，贴在脸上，苏迟侧身帮她系安全带的时候，瞥见她现在的样子，像捏了捏她的鼻梁骨，在她嘴唇上啄了一下，才道：“开心点。”

叶挽瞅着她漆黑的眼眸，里面倒映着自己的影子，不知怎么的，又有点开心，于是很轻的笑了起来，勾着嘴角，小声道：“好。”

.....

车子开进城区的时候，都市的热闹立刻就显露出来了。与之前待的小县城不一样，这儿车水马龙，开一会儿就要停一次，叶挽有点晕车，苍白着一张小脸，看向窗外。

外面飘着雨，不能开窗，好在备有晕车药，苏迟趁着等红灯的时候翻出来给她吃了。

“再坚持一会儿。”苏迟瞥了她一眼，轻轻道，“很快就到了。”

“没事的。”叶挽的声音很轻，带着几分天生的柔软，连眼神都是绵软的。

苏迟一开始就是被她这样子吸引的，仿佛能自然而然地激发起她的保护欲，又在床上的时候忍不住欺负她，看着流着眼泪抱着自己的样子。

“到了。”苏迟停下车，却瞧见她歪着脑袋已经睡着了，不禁勾了一下唇角，新家她爸妈帮忙雇了三个佣人，她停好车，便将叶挽横抱起来，上了二楼，一路抱进卧室。

陷进软和的被子里，叶挽的身子下意识就蜷缩起来，她睡的时候也总是这样，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生怕占地方一样，呼吸声很轻，甚至都不会乱动，大部分时候会睡得很浅，稍微有风吹草动就会醒。

这次晕车药的副作用有点大，苏迟将她抱到床上她都没有醒。脸跟张白纸一样，只是嘴唇咬得红艳，眉心微皱着，表情隐忍克制。长发一部分散落在身前，发尾打着卷儿翘起来，

苏迟帮她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去准备晚饭。

苏迟做完晚饭的时候叶挽已经醒了，正在换睡衣，少女的身材窈窕有致，在得到充分营养补充后开始发育得很好，不再瘦的跟个竹竿一样，风一吹就会倒。

“老师。”叶挽眼睛余光发现她倚着门看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小声喊了苏迟，然后走了过去。

她性子太软，和苏迟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并不能全然放开，只是习惯性地眷恋着，表达和做事都谨小慎微的，生怕会惹苏迟不高兴。

“来。晚饭已经好了，新请的阿姨做饭很好吃，还会做甜点。”苏迟手背贴在她的额头上，“现在还难受么？”

“不难受了。”叶挽老老实实回答道，“谢谢老师。”

叶挽下来的时候，才发现新家比她想象的大上许多，光是客厅就跟她在县城的小家差不多大，璀璨的灯光华丽精致，她握着楼梯扶手慢慢走下楼，坐在餐桌边，有点不知所措。

晚餐已经放在桌子上了，她紧张的只敢夹自己饭碗前面的菜，直到苏迟在她身边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帮她夹菜，她才结

结巴巴又说了声“谢谢”。

好在苏迟考虑到有外人在旁边会让叶挽紧张，已经让她们提前离开了。

“会慢慢习惯的。”苏迟对她道。

叶挽的筷子尖挑着米饭，看着粒粒分明晶莹剔透的米粒，点着头，沉默了半晌，才涨红了脸道：“老师原来这么有钱么？”

苏迟失笑，含糊道：“还好吧。”

叶挽吃着吃着忍不住掉下眼泪来，苏迟心中一慌，不知道哪里出了错，让她伤心。

叶挽吸着鼻子，带着浓重的鼻音道：“那老师以后是不是要娶其他人？”她抽噎着，嘴唇都在发抖，眼睛红红的，带泪的睫毛轻轻一眨就滚下泪来。

如果苏迟、苏迟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或许还能放心一些。

可她家世都这样的好，叶挽思来想去，自己一无所有，又如何配得上呢？

“谁说我要娶其他人了？”苏迟佯怒道。

叶挽说话断断续续，含着委屈，呼吸都是颤抖的，道：“网上都说是要门当户对的……你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同意的。”

苏迟失笑，屈指手指敲在叶挽的脑门上，“你一天到晚都在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叶挽泪眼朦胧地看着她，恍惚了一下。

“好了，不哭了，我只会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苏迟叶挽搂进怀里，“不哭不哭，老师喜欢你。”

叶挽揉揉眼睛，厚着脸皮，鼓起勇气追问道：“那、那我我可以嫁给老师么？”

“这么急么？”苏迟揪了揪她腮帮子，“那你快点长大，等大学毕业，毕业了老师就娶你。”

叶挽头点得飞快，立马笑得连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以后不准胡思乱想吓自己，顺带还要吓我，暂时先欠着，我明天再跟你算账。”苏迟一把将她抱起来，感叹道，“哎，又重了些。”

“你是不是又要揍我呀？”叶挽戳戳她肩膀，在苏迟耳边小声问道，说话的热气全呵了在苏迟耳朵上。

“你说呢？”苏迟反问道。

叶挽局促地盯着她，眸子含着一层水光，显得有些亮，她委委屈屈地咬了一下嘴唇，小心翼翼道：“那可不可以轻一点？”

小家伙已经无师自通学会讨饶了。

苏迟本来也没生气，见她乖觉，故作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才点头道：“那你乖点，不许再瞎想了。”

“嗯嗯。”叶挽用力点头，“我会一直听老师的话，然后早点毕业等老师娶我。”

苏迟刚许诺完，她就心心念念一直想着这件事。

“现在呢，先去泡个舒服的热水澡，今天你早点休息，等醒了之后，再来看一下我给你准备的另一间新房间。”

「 25 」

新床睡起来很舒服，但叶挽有点认床，到了很晚还在被子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像个闹腾的小老鼠。

苏迟几次被她吵醒，胳膊肘圈起她，将她搂紧些，叶挽才安静下来一点，蜷缩起身体小小声喊苏迟道：“老师。”

“嗯。”苏迟带着慵懒的鼻音哼了一声，掀起眼皮，起身稍微调亮了床头的灯，将叶挽扯到自己身边，不轻不重拍了拍她屁股，“怎么还不睡？”

“这床好大。”叶挽嘟哝道，小脸贴在苏迟柔软的胸口，“我没睡过这么大的床。”



她闭上眼睛，又想起了过往的一些事。

她曾经居住过的那间窄小的房间，阴湿潮冷，每到夏天睡在上面，都会觉得黏黏的。冬天的时候特别冷，一觉醒来脚都是冰的，冻得发热是常有的事，因为被子里的棉絮已经从裂口里面跑得差不多了，盖在身上聊胜于无，她就把能找到的衣服都找出来然后通通盖在身上，好在后来上学，学校免了很多费用，她住校后生活反倒比在家好了很多，食堂里的汤和饭都是免费的，她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妈妈在的时候还会洗一下，后来走掉之后，她就自己洗，可她力气太小，爸爸又很不耐烦她待在房子里，她尽量往外躲一点就可以被少找点麻烦。

叶挽认真想了想，又补充道：“也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

苏迟失笑：“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了。”

“也没有特别不开心，习惯了也没什么。”叶挽喃喃道，“我现在感觉我像是在做梦，他们都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你呢？你需要我做什么呢？你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她说的很真挚，似乎是认认真真地考虑有关回报的事情，苏迟被她逗乐，凑过去咬住她水润的嘴唇，看着叶挽害羞地别过脸去，才思索着道：“一直陪着我……就够了。”

叶挽狐疑地瞅着她，撇嘴道：“我才不信呢。”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闷，又把被子拉起来盖住脸，“好啦，我睡了，你今天应该也很累。”

她的手臂搭在苏迟的腰上，没过多久就沉沉睡了过去。

……

第二天的早中午饭吃的很清淡，叶挽对食物的评价永远都只有两个字——

好吃。

她一点都不挑食，苏迟做什么她就吃什么，盛多少吃多少，绝不含糊。

苏迟很喜欢叶挽身上的那股认真劲儿，只是有时候做事情都

像是在完成任务，有板有眼地按照规划来。

而平日里叶挽又乖得让她怜惜，有时候跟她玩游戏的时候一碰就哭，却又咬着唇不敢反抗，细声细气地喊着老师，疼狠了也不吭声，只会在事后要苏迟的一个抱抱，然后很快又会重新开心起来。

一个人满心眼里只有自己的感觉确实还挺幸福的。

“到了新家，是不是应该戴上尾巴庆祝一下啊？”苏迟捏着她的下巴，兴致上来，想起买给叶挽的猫咪服饰，诱哄道，“小挽会清洁自己的身体么？新房间要洗干净才能进去。”

叶挽支支吾吾，绞着手指想了一会儿，才摇摇头：“不会。”她拉拉苏迟的衣角，仰起头软软道，“老师能教我么？”

苏迟一把抱起她，将她带进卫生间，然后把门关上，从架子上取出一根细软管和一袋液体，然后示意叶挽把衣服脱了。

苏迟进入状态时神情总是显得有些严重，唇线拉平，稍稍一挑眉看向叶挽，叶挽就开始主动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

“老师。”她呼吸都是颤抖的，连带解开衣扣的手也在发抖，她有点畏惧，于是又喊了一遍“老师”，仿佛这样能带给她勇气一般。

“乖。”苏迟揉了揉她脑袋。叶挽只能跟她一个人说话，这导致苏迟甚至都不会下达噤声的指令。

“老师。”叶挽吸吸鼻子，按照苏迟的指使跪在了柔软的浴巾上面，她的臀部挺翘，全身的色泽如雪似玉，只是乳房偏小了点，跪趴在地上的时候可以看到漂亮的琵琶骨。

“怕了？”苏迟问她，手指划过她的腿缝，摸到了一点湿润，“忍一会儿，完成了老师等会儿给你奖励。”她轻声鼓励道，拍拍叶挽的屁股，示意再抬高些。

这样的动作太过羞耻。叶挽的脸烧得厉害，心虚地低下头埋进自己的胳膊里面。

细管伸进后庭的时候，叶挽忍不住闷哼了一声，身形微微摇晃了下，然后又维持好姿势。

温热的液体挤进来的感觉十分奇怪，肠道的饱胀感十分很难

受，越到后面叶挽有点扛不住，小声地啜泣着却又不躲，维持着姿势带着哭腔对苏迟道：“老师、老师，难受……呜。”她忍不住呜咽起来，“难受。”她重复道。

胀的特别难受。

“再坚持一会儿。”苏迟看了看进入的剂量，蹙眉道，“听话。”

“有、有有听话的……”叶挽哽咽道，“难受。”

苏迟停了下来，随即一个小巧的东西便塞了进来，叶挽深吸一口气，连话都说不出来，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后庭。

苏迟心疼她，撩起叶挽耳侧的头，亲了亲她脸颊：“真的受不了跟老师说，我们不弄了。”

叶挽猛地摇头，过了好半晌才憋出一句：“没有……小挽可以的。”她吸吸鼻子，很自觉地拒绝了苏迟的提议。

苏迟看着时间，等足了五分钟，才将塞子取出，让她上了厕所。

等第二次灌肠的时候，叶挽的脸上都是泪水，甚至都没有抱怨难受，只在当中问了一句：“老师会奖励我的是不是？”

“嗯。”苏迟承诺道。

叶挽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闭紧了嘴巴，直到第三次结束的时候，苏迟检查了一下，排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清水，才总算彻底结束了。

“老师给干净的小猫咪戴尾巴。”苏迟指尖勾了点润滑油，涂在一翕一动的菊穴口，这儿已经被清理的干干净净了，尾巴上的肛塞一点点挤进去的时候，叶挽皱了皱眉，那儿塞了东西的感觉真的很奇怪，但倒也不像一开始灌肠那么难受。

「 26 」

叶挽的脖子一凉，细细的皮革制项圈围在她纤细的脖颈上，正中还有一个小铃铛，稍微动一下就能发出愉快的铃响。

“老师。”她有点无措地盯着苏迟，糯糯地喊了一声，跪在地上，红着脸不知道将手放在哪才好。

苏迟欣赏着她的身体，将搭扣扣在她脖子上的项圈上，然后拉着牵引绳带她往调教室走。

“等、等等！”叶挽脱口道，“老师，外面还有人呢。”她犹豫地歪了歪小脑袋。

佣人正在楼下打扫卫生，她这样出去会被看到的。

苏迟笑着看她，嘴角慢慢地勾起，捏了捏她胸口的一点嫣红，安慰她道：“他们都在楼下，不会上来的。只要你不发出声音，就没人看得到你。进去之后，再乖乖等我一会儿。”

叶挽盯着她，心中有些怕，但苏迟一扯牵引绳，她就乖乖跟着爬了过来，苏迟将牵引绳放到她嘴里，让她咬住。戴上尾巴后，她每往前挪动一点，身后的尾巴就会晃一下，连带着体内的肛塞也一并微微震动。

这种异物感实在有些奇怪，肛塞堵在后庭摩擦着柔软的内壁，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快感，但却有一种异常的满足感。

她小心翼翼地往前爬，苏迟给她戴了护膝，膝盖倒也不是很疼，但叶挽不敢有太大的幅度，生怕铃铛会发出太响的声音会惊扰到楼下的佣人。

叶挽提心吊胆地跟着苏迟一路来到调教室，等门关上，她才下意识地松了口气，手心微微冒着冷汗，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房间里的陈设，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她被戴上了眼罩。

这间房间的遮光能力很好，厚厚的窗帘拉上一点光照都渗透不进来，苏迟又给她戴上了眼罩。叶挽有点惶恐，踉踉跄跄顺着牵引绳往前爬，想要找到老师。

“老师。”她细声细气喊着，戴着猫爪垫的双手胡乱摸索着，  
“老师……”她摸空了，喉间忍不住流露出细微的哭腔。

她摸了半天找不到苏迟，头还被不知名的东西磕了一下，叶挽不敢扯掉眼罩，抱着膝盖开始呜咽。

“老师。”她一边呜咽一边喊苏迟，吸了吸鼻子，泪水打湿眼罩从底下渗出来。



她哭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等来苏迟，委屈巴巴地趴在原地。直到突然被一双手捏住下巴，她才振奋起来，迫不及待朝身前的人的怀里钻。

“为什么要哭？”苏迟问她。

叶挽咬着唇不说话，双手搂住苏迟的腰，小脸紧紧贴着。

“说话。”苏迟一巴掌甩在她屁股上，听起来有点生气。

叶挽哼唧了一下，白皙挺翘的臀部很快出现红色的指印，她的双臂收紧了些，不愿意松开苏迟。

“小挽不听老师话？”苏迟问她，屁股又是一阵火辣辣地疼。

叶挽用力抱住她，忍住疼痛，忍不住哭出声来，道：“听话的……小挽有听话的……”她抽抽噎噎，“你不要生气……”

“刚刚我叫你等我一会儿，你没听进去么？”苏迟语气严厉道。

叶挽看不到苏迟的表情，但听声音就很害怕了，委委屈屈地道歉：“对不起……”

苏迟叹了口气：“我不会丢下你的，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爱人，你要信任我，对不对？”

“嗯……”叶挽哼道，有点崩溃地拉着苏迟的衣角，“是小挽不相信老师……对不起。”她一边哭一边道歉，主动伸手摸向苏迟的腰间的皮带，手抖着将它解了下来，“昨天的、还有今天的……”她跪趴在地上，用力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小挽不怕不求饶的。”

她实在可怜，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哪怕和苏迟在一起之后，也常常会突然地怀疑苏迟可能会不要自己。

“腿抖成这样还说不怕？”苏迟点了点她臀峰。

“老师……”叶挽哼着道，“老师快点揍完，然后……然后我们再做别的好不好？”

说她笨她在感情方面确实笨的厉害，说她聪明又的确聪明，能很快领会苏迟的意图讨苏迟的开心。

“等会儿？小挽想要做什么？”苏迟故意问道，手中的皮带却冷不丁抽到臀峰上，叶挽的身体抽搐了一下，连带尾巴都摇晃了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

尖锐的刺痛打在身后，叶挽闭紧嘴巴维持好姿势，一句求饶都没说，只是偶尔发出一两声的哽咽来。

苏迟没有计数的习惯，她了解自己下手的轻重程度，看着肿得很高的臀峰，摸起来里面有硬块后。

叶挽的屁股红得厉害，额头上都有着虚汗。苏迟的抽打刚停下，她就条件反射地往苏迟怀里钻。

“老师。”她小声念叨着，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生气是不是？”

“嗯。”

苏迟本来也没生气，更多的还是无奈。她坏心眼地用修剪好的指甲刮过臀峰：“小挽刚刚说还想要干嘛？”

叶挽咬着唇安心地缩在她的怀里，蹭着苏迟的下巴道：“老师说这里有很多道具……我还没见过呢？”

她指了指眼罩。

苏迟用手捂住她的眼睛，然后轻轻将眼罩取下，手再慢慢挪开让她适应光亮。

“老师！”叶挽摘掉眼罩后第一件事不是看房间里有什么，而是扑向苏迟，用力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

她穿着猫咪的套装，一只猫耳朵折了角耷拉下来，看起来异常的可爱。

“今天小挽是什么？”

“是老师的猫！”叶挽回答的很快。

“小猫怎么叫的？”苏迟一边问她一边朝她身下探去。

叶挽啜嚅着，难堪地夹住腿，苏迟的指头撩过她腿间的缝隙，

潮湿得厉害，两指分开，拉出了几道淫靡的银丝。

“小猫儿怎么流了这么多水？”苏迟惊讶道，“屁股挨揍也能流水么？”

“不要这么说……”

苏迟挑眉：“那怎么说？小挽今天其实是只小骚猫么？”

她用词好邪恶。叶挽的脸都烧起来了，苏迟的手指又摸进了她的腿间，不出意料地又流了很多水。

“小挽是不是想要？”

叶挽轻轻“嗯”了一声。

“想要什么呀？”苏迟明知故问道。

“要老师。”

“你不是要到了么？老师就在这儿。”

叶挽急得快要哭出来，蹭了蹭苏迟腿间的性器，小声道：“要这个。”

她的信息素味道已经浓郁到无法遮掩。

“这个是什么？”

叶挽低下头哼道，声音比蚊呐还小：“老师的肉棒。”

“要老师做什么呢？”

叶挽揪住苏迟的衣领，下体泛滥的水早就打湿了苏迟的裤子，留下了深色的痕迹。

“要老师的肉棒插进来……”她求道，隔着裤子用湿漉漉的花瓣去蹭苏迟的性器来获取微小的快感，“插进小挽的小骚穴里。”

苏迟不紧不慢你弄着她湿漉漉的花瓣，看着它兴奋得愈发胀大泛红。

“这儿又毛糙起来了。”苏迟抚摸着她下面刚刚长出来的毛发，取来热毛巾敷在上面，嘴里还是毫不留情取笑道，“真不知道羞，一碰就流那么多水。”

锋利的刀片将刚长出来的毛发又剃得干干净净，叶挽仰躺在柔软上的毯子，穿着奇怪的衣服，裆处却是毫无遮挡，大敞着面对着苏迟，目光闪闪躲躲，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

叶挽强忍着欲望，等苏迟帮她清理干净，才跪趴着爬过去，摇了摇她的衣角，央求道：“老师快给我好不好？”

苏迟扫了她一眼，叶挽便知道她这次是不肯轻易满足自己了，乖乖跪好，一声不吭，哽了一下，眼睛迅速泛红。

苏迟牵着她项圈上的绳子，俯身将地上的链条拾起，将她固定好的拘束好，双腿分开跪趴着，叶挽动弹不得，想到私处还被老师直勾勾注视着，穴口又分泌出汨汨蜜液。

臀肉时不时被又拍子拍了几下来保持颜色，叶挽呜呜咽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尾巴垂下的时候会蹭到花瓣，带来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快感。

然后，肛塞就被轻轻抽了出来，苏迟的指尖抵在还没来得及闭合的菊穴处，一阵清凉传来，菊穴处被涂抹上一层光滑的液体，随即就被推入一个丸状的东西。

叶挽呜咽了一下，臀缝被分开，她紧张得过头，又不禁收紧了些，然后被甩了一巴掌在臀缝上。

“放松些。”

叶挽抽噎，放松不下来。

苏迟帮她揉了揉红肿的臀肉好久，她才慢慢松弛下来，苏迟指尖猛地用力，将珠子再推进去了两颗。

叶挽身体发颤，只觉得后面肿胀得厉害，哭着求饶道：“不要了……进不去了、再进去会坏掉的……”

苏迟看她今天被自己折腾得不轻，小脸上满是泪痕，忽生了



些怜惜，又解开她四肢的舒服，将她抱到床边，让叶挽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肩头，亲吻着她敏感的耳垂，安慰道：“不会有事的，很快就舒服了。”

叶挽蹭干眼泪，哽咽着点了点头，勉强又被顶入了两颗，再进却是不能了。

念她是初次，不习惯那处的快感，苏迟干脆不再继续，手指摸索到前处窄小的穴口，寻觅着水源将手指一推到底。

叶挽渴求了这么久，总算得到了一点甜头，发出喟叹，将苏迟搂的更紧些，随着苏迟手指的抽插哼唧着喘息起来。

她喘的好听，细细的，呼吸带着不易察觉的克制和颤抖，苏迟喜欢听她这样喘，听起来心里都会跟着酥酥麻麻的，忍不住变本加厉得欺负她。

指腹蹭过穴壁上的褶皱，叶挽收缩着穴道夹紧那根手指，菊穴处还拖出一根细绳垂下来，臀肉被打得高高肿起，看起来楚楚可怜。

牙齿轻轻在叶挽脖颈后处腺体上磨蹭着，却迟迟不将信息素

注射进去，舌尖舔舐了一下，又很快抽开，在感受到穴道有收缩预兆的时候又猛地慢下来，停在她的体内一动也不动。

叶挽揪住她背后的衣服哭闹起来，一边哭一边推开她：“不做了……”她往后缩着身体，挣扎着

要从苏迟的身体上跳下来，“我不要和你做了。”

“怎么还不讲理了？”苏迟无奈地将她拉回来。

叶挽气恼地闭上嘴巴，别过脸，不想理她。

老师真的讨厌，就知道欺负自己。

她腮帮子鼓鼓的，像炸了毛的小猫，苏迟揉揉她脑袋，下身微微挺动了一下，硬长的肉棒隔着裤子顶了起来，抵在她的花瓣上，在叶挽耳边，用可怜的语气道：“可是它已经想进来了。”

叶挽犹豫了一会儿，确定苏迟不是在骗她后，小手褪下苏迟的裤子，摸着老师裆里鼓囊囊的性器，内裤一扯下，肉棒跳了出来，长得惊人，直挺挺地向上翘着，上面青筋环绕，顶端的小眼里渗出液体，看上去也像是忍耐了好久。

叶挽上下撻动着棒身，小嘴亲了上去，伸出粉嫩的舌头细腻地舔舐着，然后含住腺体口交。

她的技术比之前要好上不少，仔细避开牙齿，用柔软的舌头舔舐敏感的龟头，然后尽可能多的包入柔软的口腔，努力含弄吮吸。

苏迟的呼吸开始急促，柔弱的少女跪在她的腿间为她口交，每一次都会给她感官和视觉上的双重刺激。她按照叶挽的头顶，小幅度地耸动胯部，语气带着舒适的呻吟道：“不错……你做的很不错。”

小嘴被撑得满满的，苏迟插着这张嘴，就像插着叶挽的小穴一样，温暖紧致，这让她更加敏感，将性器挺进喉咙深处，直接了当地将喷发着。

精液涌进嘴里，叶挽来不及咽下，有一部分从嘴角流出来，叶挽干咳几下，舔着嘴角的浊白的液体，样子看起来更加的淫靡。

苏迟将她轻松地提起来，分开腿对着镜子，射完一次的肉棒

依旧傲然挺立，叶挽瞥见镜中的自己发丝散乱，身上有深一道浅一道红痕，阴户被剔得光溜溜的，可以看见粉红的肉缝，一颗小小的肉芽从中深处，那个庞大的肉棒接近她的小臂粗，危险地抵在她的穴口，然后一点点深入。

她倒吸一口气，无法想象自己的身体居然可以接纳这么粗长的东西。

穴口滴着透明的液体，打湿了肉棒顶端，叶挽一个激灵，肉棒撑开穴肉，一点点深入进去，随即她就看见苏迟的手指摸向她的肉芽开始快速揉动。

肉棒粗暴地刮蹭过内壁，推着穴肉一点点深入，然后顶到了微微打开的宫口，叶挽忽略了后庭异样的饱涨，一下子沉浸在前穴被填满的快感之中，两人结合处都是她流出来的水，肉棒甚至没有被小穴完全吞进去，还有一些露在外面，正在试探着挤进去。

叶挽死死勾住苏迟的脖子，带着哭腔喊了一句“老师轻点”，脖颈向后仰去，充实的饱胀感让她紧紧是包着老师的肉棒就达到了一次小小的高潮。

苏迟侧过头亲吻她的脸颊，花径里的嫩肉不住地收缩着，湿热紧致得让苏迟屏住了气，按住她的腰，就对着镜子上下插了十几下。

叶挽发丝散乱，隐约看见那根缠着青筋的巨物在自己腿间快速的进出，身体仿佛被顶穿了一般，下身胀痛中生出快感来，腰腹向上微拱，顶端便刮过她的内壁，激得小穴分泌出更多水来。

异物入侵的感觉渐渐消退了，Omega 的身体实在便利，长长的肉棒就这样在她穴道里肆无忌惮地刮蹭着，叶挽抓住苏迟的胳膊，喉咙里发出呜咽道：“好胀。”

“小挽的穴儿太紧了，被干了这么多次，还是这么紧。”苏迟玩弄着她娇嫩的乳尖，在她耳边低低道，乳尖嫣红，在她手指的抚摸下挺立，又去摸她腿间的小核，弹弄着激起她更多的快感。

叶挽只觉得小腹酸胀的厉害，淅淅沥沥的汁液从两人结合处流出来，苏迟挺着肉棒干脆地一下一下戳进叶挽的身体深处，叶挽的小穴太过销魂，吮吸着她的棒身，让苏迟忍不住按住她用力地耸动腰腹，将肉棒尽可能地挤进去些。

“太深了……”叶挽禁不住求饶，快感冲击她的脑子里浑噩一片，小穴死死绞住肉棒，痉挛着很快再一次高潮起来。

高潮中的小穴带给肉棒的快感更美妙，舒服得苏迟哼出声，仿佛要把她插坏一般，飞快捣入又抽出，发出响亮的下体撞击声，她的手指捏着阴核又在快速地揉动，在叶挽断断续续地求饶声中，并没有放慢速度，只是道：“干深点小挽的小穴也可以松些，以后进来也就更容易……”

浑身的感官只剩下肉棒顶着腿心的感受，快感似潮水一般涌上，叶挽意识全然模糊了，穴道夹着巨物，腿被拉到很大，被狠狠地撞击着，身体被破开，每一寸媚肉都在贪婪地吞噬着肉棒，泥泞的小穴抽搐着忍不住再一次高潮。

叶挽呻吟着抱住老师的腰腹，花心湿热滚烫，精液射进来的时候尤为绵长，她在这样的液体冲击中混乱了头脑，敏感的穴道被液体冲刷着，进入子宫，没等叶挽收过神，穴道的壁

肉再次被摩擦着，那根灼热坚硬的性器再次在她窄小的穴道里来回进出，叶挽甚至都知道苏迟最后在她的穴内射了多少次。

等苏迟将肉棒拔出的时候，小腹已经微微鼓起，胀得厉害，她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小穴就被一个塞子堵住，冰冷的物体不同于发热的肉棒，进入她的穴道，将原本要流出的精水和汁液堵住。

随即她就被翻过身子，后穴的拉珠被一颗一颗拉出，肉棒抵在穴口，开始试探性地进入。

叶挽突然意识到苏迟要做什么，无力地说了一声不要，屁股却高高撅起，被摆弄成方便操干的姿势。

“老师……”她有点怕，流着泪揪住床单，菊穴被顶进去一点点，肉棒又往回撤了一些，就着肉棒上的淫水，肉棒一点点插进来，直到大半都进入了其中。

叶挽第一次经受这样的性交方式，也分不清是快感还是难受，模模糊糊地感受着胀痛感，随即适应了肉棒的抽插，后穴被填满，分泌出肠液润滑，前穴的塞子也开始兀自地震动，震

得她浑身发麻。

直到苏迟将肉棒抽出来，肉棒贴着她的肉棒摩擦着阴蒂，她才回过神来，浑身无力地抽搐了几下，阴蒂抽搐了几下，又一次达到高潮。

精液射在她的肉缝上，顺着缝隙流淌下来，叶挽瘫软在床上，四肢被手铐铐住，戴上口球。天花板上垂下一根绳子，上面系着震动棒，苏迟调整了一下位置，将震动棒贴紧阴蒂，又在后穴里塞好跳蛋，把三处的开关打开，在一片嗡嗡声中亲吻了叶挽的额头道：“我去准备夜宵，你乖乖在这边等我。”

叶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小穴酥麻一片，浑身泛着红色，呜呜咽咽地眼睁睁看着苏迟走出门去。

天花板上的镜子上她的身体有着斑斑驳驳的痕迹，白浊的体液在她腿间接近凝结，看上去狼藉一片。

小穴收缩一次都能感受到体内的震动。

她被一次又一次机械地推上高潮。



高潮来得又快又急，没等到她还没脱离上一波快感下一波快感就接踵而至。

叶挽的身体反弓起来，又重重落在床上。

快感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她呼吸从急促到放缓，连带下体的震动都开始麻木。

她没有特别爱这种机械。

苏迟的性器插进来才会带给她真正的快感。

她疲倦地闭着眼睛，身体时不时抽搐一下，汁液从塞子的缝隙渗出，粉嫩的私处偶尔被空调的冷风吹过，大腿内侧就会冒出一连串鸡皮疙瘩。

等苏迟端着煮好的瘦肉粥回房间的时候，叶挽几乎失去了意识，等苏迟帮她清理了身子，她才极为疲倦地抬起头，靠在苏迟肩膀上，小穴里流出一摊子水，她难堪地低下头，张了

张嘴，喝了一口粥。

“小挽今天表现得很棒。”苏迟喂她。

叶挽勉强笑了笑，贴了贴苏迟的身体，小声道：“今晚要抱着睡。”

“嗯。”苏迟捏了捏她鼻子，看着她哭肿的眼皮，知道这次将她折腾得不清，喂完饭漱了口就关了灯，将她搂到怀里，亲吻着额头。

“刚刚很难受。”叶挽在她怀里吸着她身上好闻的馨香，闷闷道，“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间房子里。”

“我该早点回来找你的。”

“但你说过你会回来的，所以我就想等你。”叶挽轻轻道，“当时我好累，累得差不多睡着了……你在我里面塞了这么多东西……”

叶挽小声抱怨道，声音越来越轻，小脑袋埋在苏迟的肩膀。苏迟搂住她，手臂有些发麻，调整了一下姿势将她搂得更紧

些，又腾出一只手帮她揉了揉肿起的臀部。

叶挽这回哼都没有哼，看样子真的体力透支彻底，不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

「 29 」

苏迟是被叶挽挠醒的。

“不困么？”苏迟握住她作怪的手腕，将她的耳发别在耳后，阳光挣扎着从窗帘的缝隙中挤进来，照在床上，让叶挽的五官镀上一层朦胧的光。女孩美得不自知。

“有点。”叶挽小声道，“但我想看看你睡着是什么样子的。”她揉了揉眼睛，眼皮还有红肿着，显然是昨晚哭的太狠导致的。

苏迟心疼她，想着昨晚将她折腾太过，又将她搂到怀里，黏糊糊地亲她的额头，然后是鼻尖和嘴唇。

叶挽咧着嘴笑嘻嘻地躲她的吻，道了声“痒”，然后一把搂住苏迟，柔软的小手摸着老师的脸，低下头亲在苏迟的眼皮上。

她的嘴唇凉凉软软的，小心翼翼亲上来的时候苏迟心都快化了，捏着她娇嫩的乳尖，清晨的欲望来得格外快，她的性器已经挺立起来，抵在叶挽的小腹上。

叶挽正哼着不成调的歌，苏迟故意挺了挺腰，性器蹭过她的小腹，道：“想什么这么高兴啊？”

叶挽明显感受到了苏迟的炙热坚挺，脸一下红透了，支吾了一下，求饶道：“不要。还肿着。”

苏迟的手指摸到她的腿间，叶挽难耐地夹着她的手掌动了动，敏感的身体一碰就有反应，很快就有淅淅沥沥的水顺着指缝流下。

穴口的确肿起来了。

苏迟掀开身上的被子，从床头柜里取出药膏。

叶挽突然又羞涩起来，用胳膊挡在胸口。她的身上星星点点青紫一片，全是昨晚激烈活动当中苏迟在她身上弄出来的痕迹。

“老师。”叶挽闭上眼睛，腿被分开，粉嫩的花瓣被磨破了一些，好在不是很严重，苏迟帮她涂了药，又转过她的身，帮她高肿的臀部上药。

经过一夜，上面伤痕的颜色已经沉淀下来，分布均匀漂亮。

苏迟碰了碰，叶挽皱着眉喊了疼，怯怯地小声道：“今天可不可以暂时不打了。”

苏迟嗯了一声，帮她菊穴涂药。

叶挽将脑袋埋进枕头里，哼唧着克制住身体的轻颤，药膏清清凉凉的，让灼热的地方舒服了好多。

叶挽嘟哝了一声，恢复了点力气，就翻身压在苏迟身上凑过去要亲亲。

又被苏迟认真吻过了身体上下。

“我是不是很棒？”叶挽眉笑眼开，眼睛都弯成月牙，“昨晚都没有昏过去。”她嘟哝道，“你早点回来就好了。”

“嗯。”苏迟下巴压在她的头顶，手指撷取到她腿间的花核不紧不慢地揉动着，“小挽很棒。”

叶挽被她夸奖，喘着气，小手握住苏迟的肉棒，认真地撻动着。

她的掌心温热柔软，抚摸过龟头，轻轻将肉棒抚摸过去，苏迟就有了想射出的冲动。

苏迟凑过去，鼻尖细嗅着少女发间的幽香，年轻的身体肌肤柔滑得更块嫩豆腐似的，轻轻一摸就颤巍巍地发抖起来。

“老师不要弄我。”叶挽红着脸抱怨道。

苏迟看着她一脸害羞，没骨头一样软在自己怀里，真的天生尤物，散着一头长发，媚眼如丝，像个勾人魂魄的小妖精，叫人把命折进去都愿意。

叶挽的身上遍布着她昨晚的吻痕，仿佛是宣誓主权般，吮吸得特别重，直到今早颜色都未曾消退。

原本娇羞的小脸愈发羞涩，她无力地推了推苏迟，细声道：“才上过药的。”

“老师不进来。”苏迟在她耳边道，“小挽的穴儿太窄了，稍微激烈点，就咬的特别紧，夹得老师好疼。”

叶挽听着她在自己耳边说荤话，啜嚅道：“我也不想这样的……”她有点委屈，楚楚可怜用湿润的眸子瞅着苏迟。

“所以要放点东西扩张扩张。”苏迟一本正经道，然后将一个微型跳蛋放在她的穴口，一点点推进去。

叶挽被她刺激得向后仰去，又被苏迟紧紧搂进怀里。

她又想起昨晚老师的肉棒，一点点推入自己体内的感受。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会很难受。

她一直有些怕，身子好像都要被撕裂成两半。

但一旦进去后，慢慢深入的感觉很奇妙。被撑开的小穴每翕动一下都能感受到肉棒的存在。

她乖巧地分开腿，搂住苏迟的腰，脑袋埋进老师柔软的胸口，动了动喉咙，喃喃道：“小挽乖……”她害怕似的发抖，“小挽听话……老师就会继续喜欢我的。”

她真的招人疼，屁股上面还留着指印，乖乖地趴下撅起来，颤着手分开自己的花瓣，露出粉嫩的穴肉。

苏迟叹了口气，抚摸过她的脊背道：“小挽别怕，老师一直很喜欢你。”

“嗯。”叶挽怕苏迟不信般赶紧跪坐在床上，认真地点头，“我知道老师不会不要我的……”她怕苏迟误会她不信任，“我想老师更喜欢我一点……”叶挽靠着枕头垫子，笑得腼腆害羞，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

苏迟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她在试图驯化一个早就驯化的少女。



Alpha 信息素的气息浓郁，叶挽摸着苏迟的性器。

老师的腺体真的很大还很长，之前经常怕弄伤自己才没有全部放进来。

她有点难过的瘪瘪嘴，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不能让老师彻底满足。

“别乱摸了。”苏迟警告式地拍拍她屁股，叶挽难受地往后缩了缩，“再做你会下不了床的。”

叶挽讨好地用大腿内侧夹住苏迟的肉棒，小声道：“小挽可以帮老师解决的。”

湿漉漉的花瓣蹭过肉棒，大腿内侧的肌肤弹性很好，柔软又结实。

苏迟忍不住揍她的小屁股：“从哪里学会的这招？”

叶挽红着脸诚实道：“网上。”

“小骚货。”苏迟轻骂了一声，手掌拍打了她的花瓣，然后将肉棒放在花瓣下面，肉棒被小穴流出来的汁液蹭的滑溜溜的，在叶挽的腿间快速的进出。

叶挽夹紧了硬长的肉棒，努力想做好这件事。

体内的微型跳蛋比起苏迟的尺寸要小上太多，叶挽很快就适应了体内有这样一个小东西。

肉棒抵在穴口处，没有放进去，射精的时候膨胀的结卡在腿根处，叶挽闷哼了一下，觉得穴口湿湿的，好像流进去不少，跟被内射了一样。

“舔干净。”苏迟躺下，看着叶挽爬到她身上，伸出粉粉的小舌头，将龟头上残余的精液全舔干净了，才捏着她缝隙里的玉珠快速揉动到了高潮。

开学后，叶挽变得越来越忙。苏迟帮她申请了走读，一周有几天的课比较晚，苏迟便会开车接送她。如果下课比较早的话，叶挽会自己走回来，毕竟苏迟也要工作，不可能24h都陪着她。

叶挽心不在焉地咬着笔，单手在桌底下划着手机屏幕看小说。

这种好几个专业一起上的大课，是开小差的好机会。甚至有不少人直接翘了课，教室里好多座位都空了出来，老师也没有点名，拿着扩音在讲台上用毫无波澜的语气念着书上的内容。

外面夜色降临，叶挽靠着窗口，一脸昏昏欲睡。

她的书还翻在扉页，用笔袋压着，动都没有动。直到手中的手机震了震，在上面弹出来一条消息。

“上课专心点。”

叶挽咬了咬唇，双手打字回复道：“我很专心的，是你发消息打扰了我。”

在大环境的熏陶之下，她已经无师自通学会了撒一点小谎，面不改色心不跳。

她的后背被戳了一下。

叶挽惊得差点当场跳起来，握着手机朝后望去，苏迟就坐在她身后，嘴角牵出笑容，单手撑着脑袋神情慵懒地看着她。

她赶紧正过脑袋，低头给苏迟发消息：“你这个时候不去公司上班么？”

苏迟换了工作，听说是在帮忙打理家里公司的业务，有时候忙得脚不着地，有时候又闲得发慌。

苏迟：“项目刚刚结束。想早点来接你。”

叶挽深吸一口气，热度蹿上脸庞，她伸出手指碰了碰脸颊，觉得有些发烫。

“要我坐过来么？”

“不用，这个角度看你学习挺好的。”

叶挽揉了揉耳朵，如芒刺背，苏迟前不久还在讲台上教过她，现在又来盯着她上课，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

她一时也不敢玩的太过，无聊地靠在椅子上，盯着讲台上老头子闪亮亮的镜片出神。

直到下课的时候，苏迟才起身走到她身边帮她收拾书包。

“同学你好。”有一个女孩鼓起勇气跑到苏迟身边，周围有好几道目光投在苏迟身上，她们下意识忽视了叶挽，叶挽太不引人注目了，“可以要个联系方式么？”

叶挽愣了愣，抬起头盯着苏迟。

苏迟随手揉了揉叶挽的脑袋，很用力地将她揉进自己的怀里，温柔地朝女同学笑了笑：

“我对象。”

女同学：“……”

周围人：“……”

苏迟：“手。”

叶挽将手伸出来，然后被牢牢地握在掌心。她笑得眉眼弯起，嘴角挂着甜滋滋的笑意。

她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冷风撩起长发，发梢翘起微卷的弧度，苏迟带着她踩着路灯下斑驳的树叶影子，追逐着光点。

深邃的夜空布满繁星点点，幽远渺茫的蓝黑色，像一幅瑰丽的画卷。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冷风逐渐变得有些大，苏迟在下车时候取出一件大衣将叶挽笼罩住。这件衣服对于叶挽来说尺码有些大，整个缩在里面，脸上却有些兴奋，拉着苏迟的手蹦蹦跳跳。

她真的很容易满足。

“什么电影？”叶挽仰起头问她，嘴里塞着刚刚路口买的关

东煮，含含糊糊地鼓着腮帮子问道，像一只小仓鼠。

“动画片。”

叶挽嗯了一下，竹签子戳了戳沉到杯子底的丸子，咬了一口，袅袅的烟氲氲了眼前的视线，她一脸幸福，似乎没有烦恼一样。

电影还挺好看，叶挽从头笑到尾，冷不丁被结尾突然的转折给刀了一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着，气得肝疼。

她本来还很欢快的抱着大大的爆米花桶，一时间抖掉了好几粒，又摸索着塞进嘴里，越塞越满，然后泄愤一样用力嚼嚼嚼。

她的反应实在有趣。

苏迟像是在带小朋友一样给她顺毛，听着她小声的抱怨剧情的不合理，嘟哝着嘴坐上副驾驶抱着双臂暗自生闷气。

车窗前面放着一张小小的照片，苏迟搂着她对着镜头笑，温馨甜蜜。

叶挽盯着照片，心里有些复杂。

幸福来得太虚幻，仿佛是她自己给自己编织的梦境。

一个温馨的家，一个温柔的恋人。

她的运气可真好。

苏迟没给她太多想这些有的没的时间。

车开进车库的后，叶挽先下车走出来，走到花园旁边，抬起头，觉得鼻尖有点微凉。

她安安静静地站在路口处，抬起头，看见晶莹剔透的点点荧光落下，落在她的脸上，睫毛上，嘴唇上……

冰冰凉凉的，很快就化了，只留下了潮湿的痕迹。

“怎么不赶紧回屋？”苏迟搂住她的后背，想牵她进屋。

苏迟穿的清凉，似乎不怕冷一样。极为休闲的卫衣，带着帽



子，一时间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

她生的好看，能把卫衣这种毫无设计感的衣服都穿的漂亮精致，完美地勾勒出身体的曲线，两条的腿笔直修长，单手插在衣兜里，顺势将叶挽揽进怀里，温暖的体温让人忍不住心生眷恋。

叶挽指了指天空，挣扎着不愿进屋。

苏迟抬起头，这才发现，小小的雪花洋洋洒洒落了下来。

这儿地处偏南，很少下雪，只会湿冷得厉害，丝丝缕缕沁入肌理。

苏迟侧头，吻落在了叶挽的嘴唇。

她嘴里还有爆米花的奶油味，甜甜的奶香好像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叶挽愣了愣，亮晶晶的眸子震颤了一下，随即又慢慢闭上，任由苏迟咬住了她的下唇，加深了这个吻。

她闻着苏迟身上的气息，就会心跳加速，身体仿佛已经记住了苏迟，闻到味道就能迅速做出反应。

雪越下越大，飘洒地在路灯灯光下打着转飘落。

苏迟将她一把抱起，向房内走去。

她撩人的鼻息呼在叶挽的额头，叶挽心猿意马地抓住她的发梢，手指缠绕了几圈，难耐地动了动身体。

“明天是周末，宝贝。”苏迟忍着笑，将她抱到调教室的床上，当着还在打扫卫生的佣人的面。

苏迟放下兜帽，长发垂在身侧，色泽流畅得如同上好的丝绸。

暧昧的气息在两人对视的瞬间一下子点燃。

叶挽咽了咽口水。

坐在床上，伸出手指抵在苏迟的喉口，慢慢勾起她的下巴。

前几天小雪，气温骤降，叶挽去学校的半途中又淋了雨，下课回家午睡起床的时候头重脚轻的，小脸红彤彤的，苏迟摸了摸她额头，有点发烧。

于是她下午也不去上班了，带着叶挽急匆匆去医院，连续挂了两天的水。

帮叶挽看诊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眉眼精致，眼角下有一粒漂亮的泪痣，说话声音温润清和，苏迟像个家长似的站在叶挽身后，见医生拿着听诊器例行公事贴在叶挽胸口仔细听了一下，不知怎么的，莫名有点不爽，移开目光挪向别处，吃了飞醋。

“差不多没事了。年轻人头疼脑热的，不挂水其实也可以痊愈。”女医生摘下听诊器，“就是心跳有点快，刚刚走路的走得急么？”她一边录入病例，一边朝着苏迟挑了一下眉毛，微微笑道，“你是她恋人么？她一直像这样不太爱说话吗？”

苏迟生硬地应了一声，脑子里一直回响着医生随口说的那句“心跳得有些快”，然后垂眸看向叶挽，眼眸深邃。

叶挽起身，就被苏迟带离医院。

苏迟侧过去帮她系安全带的时候，微微侧偏了下头，瀑布一样顺畅的长发撩过叶挽的脸颊，叶挽伸手挠了挠，小脑袋歪着盯着苏迟的眼睛：“老师有点不开心？”

她总是很敏感。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苏迟的情绪不对劲。

苏迟欲言又止。

觉得她突然吃起这种莫名其妙的醋实在有些无理取闹。但刚刚叶挽盯着医生的眼神，又的确确实让她有点不太开心。

叶挽仔细地回忆了一遍，没察觉到哪里出了什么问题，看向车窗外，路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叶子都掉的差不多了，雨水混杂着雪像顽固的污渍残留在地面上，上面有数道车胎碾压过的车辙。

苏迟目视前方看着路，努力控制住语气，好让自己听上去不那么幼稚，装作无意地随口问道：“刚刚给你看病的女医生很好看么？你一直盯着她看。”

叶挽老老实实地对苏迟道：“我想老师如果穿上这身打扮也会很好看。”

苏迟翘了一下嘴唇，顺手揉了一下叶挽的脑袋：“没想到你居然还是个制服控。”

“我只是觉得老师穿成这样也会很好看的。”叶挽不服气地辩驳道。

“比起刚刚那个医生呢？”

“比刚刚那个苏迟还要好看五倍、不对、十倍。”叶挽笑嘻嘻道，她开心道，“老师在我心中是最好看的！”

苏迟的虚荣心和攀比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顿时心情舒畅了许多。

.....

叶挽洗完澡穿着睡衣出来的时候心中还有些忐忑。晚饭的时候，苏迟难得有些兴致，让叶挽今晚弄干净自己然后去调教室。

自从她上学后，俩人就很少做了。每天都忙得要命，苏迟经常深夜还坐在电脑前面加班加点，两个人排排坐一个写论文一个处理下属提交上来的报表。

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需求旺盛的时候。叶挽很喜欢和苏迟做爱的感觉，基本上没有拒绝过。

弄干净自己，意味着里里外外都要清理干净。

她笨拙地给自己灌了肠，但腿间的杂毛却剃不干净，有些痒痒的，干脆不再管，等着苏迟到时候帮她弄好。

打开调教室大门。

里面没有开灯，黑漆漆的一片。

叶挽啪一下把灯打开。

调教室内的陈设变了很多。屋子中央多了一台样子奇怪的椅子。

苏迟站在椅子旁边，椅子旁边拉出一盏可以调节高度的照明灯，明亮的光线打在她的身上，让整个身体的轮廓都变得柔和起来。

叶挽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她。

由于戴着淡蓝色的口罩，苏迟的样貌被大半遮挡住。露出半截的挺拔鼻梁骨上，一双眼睛锐利清然，好像有光点被揉碎进她的眸子里，长长的睫毛之下，眸光深邃地仿佛能看穿一个人。她身上穿着叶挽白天心心念念的白大褂，格外修身，双手随意地插进衣服口袋里，愈发显得她的身形颀长挺拔。

叶挽屏住了呼吸，蓦地觉得口干舌燥，耳朵都烧得通红。

“过来。”苏迟朝她招手，声音难得带上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

叶挽乖乖坐在了那张奇怪的椅子上。

苏迟将她的双手绑在了椅子两侧，两条腿被两条带子分别捆住，呈“M”状打开。

叶挽的脸唰地变红。

苏迟的语气却依旧没有任何波澜起伏，她仿佛像个真正的医生一样，弯下腰，勾了勾叶挽身上的睡裤。

裤子被苏迟脱掉的时候，叶挽就有点腿软，她对老师身上的信息素味道一向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力。淡淡的幽香，充斥在她的嗅觉里。

敏感的花瓣感受到一阵清凉，好像有若有若无的微风拂过。

检查椅旁边放着一堆冰冷的金属器械，大部分叶挽都不认得，只觉得样子奇怪。

她敞开腿，苏迟戴上医用手套，从旁边认真地取了一把镊子。对着她一览无遗的私处，冰冷的镊子贴在她热得发烫的私处上，夹了夹她上面凌乱的毛发，语气严肃道：

“怎么不弄干净？”



叶挽水润的眼睛瞅着她。金属独有的冷意触碰到那个地带的时候，非但没有消减升腾的燥热，反而她的体温直接将镊子给捂热了。

她小声道：“帮我。”

“帮你做什么？”苏迟一本正经道，两条秀美蹙起，眼神里带着捉狭的意味。

叶挽的脸愈发泛红，她不安地动了动身体，看着自己立起的小腿，糯糯道：“帮我将毛毛剃干净……”

苏迟取来温水，打出泡沫后将她上面的毛发刮得干干净净。

花瓣不自觉地在这个期间中收缩了好几下，阴蒂肿起来，顶破包皮，暴露在苏迟的视线之下。

她瞅到苏迟裆里明显鼓囊囊的一块，比起各种道具，她还是更喜欢苏迟的那个东西，插进来的时候热热的，可以抵到她的子宫口。

苏迟凑过去，目光专注地盯着她的私处，伸手用一下镊子夹住了她的花核，然后慢慢地拉扯了一下，另一只调整了一下照射灯，将灯光更为精准地照在她的花瓣上。Omega 情动的信息根本无法隐藏，花瓣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小穴淫靡地吐出花蜜，整个花瓣都开始湿润起来。

「 32 」

“老师。”叶挽怯怯地盯了苏迟一眼，看着镊子尖端泛着的液体光泽，耳朵烧得发烫。

苏迟很进入角色，取来棉花，浸着酒精，细细擦拭过阴蒂，然后将缝隙悉数触碰过去，才继续器械慢慢分开花瓣。

她随手从托盘上取来两个夹子，将阴唇分开，露出幽深的穴口，粉嫩的穴口一翕一动，也没有太多的前戏，手指长驱直入，一插到底，伸到了穴道深处，然后微微上挑，认真地摸索起敏感的花壁。

乳胶手套的触感实在奇特，叶挽咬着唇忍不住收缩了一下，下意识地咬着进入体内的那根手指不放。

“放松。”苏迟吩咐道。

叶挽蹙眉，苏迟仿佛对她的身体了若指掌，准确地按在她体内的敏感点，激得她一阵剧烈地战栗。

“真紧。”苏迟揉着她的小豆豆，“我平时没疼够你么？”

叶挽支吾着侧过头，感受在自己体内作祟的手指，若有似无地蹭过她的敏感点，又不给她一个痛快，苏迟很快就将手指抽了出来，带着淫靡的液体蹭在她的嘴唇，然后将手套摘下丢到一边，换了一副新的，拿起润滑油，在她的菊口细细涂抹起来。

细长的圆柱状物体抵在她那边，苏迟难得表扬了她一句：“清理的很干净。”然后小心翼翼推进去了一点。

上一次她将性器送进她的身后的时候，叶挽像只小奶猫一样叫得可怜，苏迟压根不敢把整根都挺入，只是浅浅地插着。

好不容易将按摩棒彻底塞进去，叶挽和苏迟额头都有了汗，叶挽绑在检查椅上不安地乱动着，被苏迟按住，

将她湿意泛滥的下半身置之不顾，又去抚摸她身上的其他地方。

叶挽肌肤软滑，苏迟随手揉捏过去就能留下红色的痕迹。女孩太容易情动，当苏迟罩住她乳房的时候，便细细喘息起来，眼眸水润，禁不住地开始扭动腰肢。

苏迟拿起鞭子不轻不重打在她的双乳上，乳房颤抖了一下，留下几道印子，乳尖愈发挺立，滑腻的乳肉从指缝中突出，揉弄了好一会儿，却迟迟不碰她最渴求的地方。

叶挽脑袋凑过来索要亲吻，小嘴主动凑过来，然后苏迟就摘下口罩，对着嘴唇用力咬了一口。

她特别乖地蹭着苏迟的脸颊，手腕被勒的深深陷了下去，也不喊疼，张开嘴迎接湿滑的舌头窜进来。

苏迟吻得极重，舌头纠缠住叶挽的小舌头，吮吸住，又扫过她的牙齿，舌尖轻卷蹭过舌面。

叶挽怕一般战栗着，被她紧拥着，耳边听见苏迟沉重的呼吸，敏感的耳垂传来湿热的触感，她身体不由得一颤抖，喉咙里呜咽了一下，低低求着道：“老师，想要。”

她被调教了许久，知道这个时候要主动求才能有所回应，于是强忍着害羞告诉苏迟。

“还没检查完身体呢。”苏迟说完，咬在了她粉嫩的乳头上，舌头打着卷吮吸着，仿佛可以吸奶水一般。

“那老师快点检查完好不好？”叶挽朦胧着眼睛乞求道。

“老师还在生气。”苏迟一本正经告诉她，“今天在医院，小挽一直盯着那个女医生看。”

叶挽听她这样说，有些犯难，有点木讷地瞅着她：“对不起……”她咬着唇，回想了几秒，面带着羞意，带着细微的哭腔道，“要老师罚……”

手中的散鞭抽在她娇嫩的花瓣上，叶挽浑身震颤了一下：“老师……不要。”

她话还没说完，穴道一收缩，热流淌出，喘息着扭动着腰肢：

“老师，我好难受。”

苏迟松开她身上的束缚。叶挽爬到旁边的床上，自己拿了枕头垫在腹部，将屁股翘起来：“要老师罚我……”

声音魅得快要掐出水来，苏迟听着她的话，手中的散鞭重重地抽在她挺翘的臀部。叶挽一动不动的，她的忍耐力极好，身体又很容易留下痕迹，苏迟看着颜色差不多了，就将鞭子放到了一旁，抚弄着她臀上的伤痕，感受着上面不一般的炙热，直到叶挽闷哼出声，转过身来往苏迟怀里钻，苏迟将她揪出来，捧起她的小脸，盯着她过分发亮的眸子。

到底还是没忍住哭了，眼泪滚了下来，又见苏迟盯着她看，叶挽用小手胡乱擦着，嘟哝道：“没有想哭的。”鼻子一抽抽的，小脸红着，语气别扭。

“好好好，是眼泪自己要流下来的。”苏迟哄着她，帮她擦眼睛，叶挽一边哽咽着一边努力凑过去，扒拉着苏迟身上的白大褂，这件褂子已经被弄得到处褶皱。

“要。”叶挽抓住身下的床单，小腹微微抬起。苏迟喜欢看她沉浸在情欲当中失控的样子，潮红的小脸放浪地求她，和往日的害羞内敛形成鲜明的对比。

“太久没做，水流着这么多了。”苏迟看着床单上的水渍，“胸倒是大了一点。”

后庭胀的难受，但前面的瘙痒难耐感更让叶挽额头冒汗。

“很热吗？”苏迟将她抱到检查椅上按照原来的样子捆好，“需要要好好降温才是。”她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打开冰箱，夹上冰块放到了花瓣上，叶挽一哆嗦，想要夹腿却又不能，硬生生忍着一阵彻骨的凉意，将私处都好像冻麻木一样，苏迟解下裤子，掏出自己粗长的性器，拍打在她柔嫩的私处。

“老师……”叶挽哭出声道，“难受……”她左扭右扭，开始挣扎起来，“要老师干我。”

冰块化了一点，和她的春水混杂在一起，滴滴答答顺着臀峰流下，苏迟不紧不慢拨弄着冰块，冰块外部已经被灼热的体温弄得温热，她伸出手指一点点将冰块推进了她的小穴里。

小穴在她手指深入的瞬间便咬了上来，仿佛要吸附住一样，花壁上的褶皱涌上来，包围着她的手指，又将冰块吸了进去。

苏迟抽出手指，取来一根干净的木签子，大约两厘米宽，消过毒后插进她的穴道里，然后直起身，嘴角带着笑：“要等冰先化才能吃正餐哦。”

「 33 」

冰冷坚硬，与火热的穴道相挤压，异物感格外的清晰，化掉的水混杂着她的体液顺着臀峰一路往下流淌。

叶挽难受地动了动手腕，手腕被绑住，后穴的饱胀感让她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将冰块吞得更里些。

苏迟站在一旁静静盯着她，目光仿佛有实质威力一般，扫过她的淫靡不堪的私处，伸出手指按在她的阴蒂上，轻轻刚蹭了一下，叶挽浑身的骨头都酥了，电流般的快感瞬间一路从小腹蔓延到大脑。



她的胸型比起之前要大了些，乳房滑嫩，掐出水一样，苏迟抚上去的时候便觉得柔软可爱，像棉花在她手中变形，乳尖更是娇嫩，被苏迟双指用力夹住，就发出了低沉的鼻息。

敏感的身子骨，天生尤物，长期调教下来，苏迟总忍不住想狠狠欺负她，听她哭着求自己，然后眼眸迷惘地抵达一遍又一遍高潮。

“化了……”叶挽低低委屈道，可怜巴巴地看着苏迟，“老师……难受……”

她软声求着。

苏迟取出签子，上面裹满了叶挽的体液，她随手丢到一边，解开叶挽身上的衣服：“帮我也脱了。”

叶挽不敢怠慢，颤着手去解苏迟的衣扣，露出苏迟线条流畅的身材，平坦的小腹下面，炙热坚挺的肉棒抬起头，叶挽自觉地跪在了地上，舌尖轻轻舔了舔龟头上的小孔，然后柔软的舌头舔舐上棒身，湿热温暖的口腔一下子包裹住了苏迟的肉棒。

她的小脸涨得通红，虽然她的口交技能比之前长进了不少，但苏迟的尺寸还是让她舔弄的时候分外困难。

Alpha 强烈的信息素气息包括着她，她耳后的腺体灼烧地难受，只能更加用心地抚摸过棒身，直到苏迟仰头吸着气，手按住她的脑袋耸动了一下腰腹，将肉棒顶到了她的喉咙深处，然后才抽了出来。

叶挽干咳了几下，跌跌撞撞跟着苏迟拉着她到床边。

苏迟躺在床上，看着她乳房上的指印还未消散，心中火燎火燎的，性器昂然挺立着，她拍了拍叶挽白里透红、红中发青的挺翘的屁股：“想要的话就自己来。”

叶挽声音低不可闻，委屈地吸了吸鼻子，柔软的掌心扶着苏迟的肉棒，眼角泛红，又有点想哭了。

“不许哭。”苏迟故意拍在她的伤口上。

“没哭……”叶挽的脸垮下来，小声眼泪说着就流下来，“没哭……你不要欺负我……我、我知道你一定是生气我盯着别人看……我以后不会再看了……老师……”

她一边说着，动作却异常诚实，手扶着肉棒，濡湿的腿心打湿了肉棒，微微凹陷处挤进去分外困难。她流出的汁液浸染得苏迟大腿内侧都一片潮湿。

苏迟伸手搂住她，牙轻轻咬在她脖子后的腺体上。

熟悉的战栗席卷而来，叶挽的动作凝滞住了，微微低下头，方便苏迟咬上去。

“我不欺负你了。”苏迟咬下去后，咬着她的耳朵小声道。

“嗯……”叶挽哽咽了一下，上气不接下气，“我们继续做好不好……”

她双腿分开抵在苏迟的肉棒上，穴口对准了好久却迟迟挤不进去，好几次都滑到一边，急得满头大汗。

她心里又急又委屈，觉得自己连这件事都做不好，懊丧地用手背擦着眼睛，低着头话都说不出来。

“来。”苏迟拉过她，扶起自己的性器，对准她半干的花穴，

手指耐心地揉着她的花核，然后一点点挺了进去。

叶挽搂着苏迟的脖子不争气地呜咽着，像受了委屈的小猫儿，小穴一张一合迫不及待地咬住了苏迟的性器。

折腾得有些久，穴道内有点干涩。

叶挽皱起眉头，脸色有点发白，怕似的躲到老师怀里，下意识地抬起头，自然地含住了苏迟的乳尖，像找奶的孩子一般，吮吸着。

苏迟的动作僵了僵，拍拍她后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有点无奈地笑了笑，插着她穴儿，浅浅的抽送着。

每一次抽送都比前一次要深上一点。

渐渐的，叶挽不由觉得深处有些空虚起来，主动挺起腰腹，迎合苏迟的抽插。她脸上的泪痕还未干，一边抽噎一边发出闷哼般的呻吟，看起来实在楚楚可怜。

那根肉棒一点点进入，干涩的穴道重新分泌温暖的体液，肉棒完整地温暖包裹，肉棒的棱角刮过层层叠叠的魅

肉，埋进了她的身体。

苏迟往上耸动着腰，突然加快了抽插的速度，双手抓住叶挽微微跳动的奶儿。

叶挽随着她的动作上下起伏着，后穴的按摩棒突然开始嗡嗡响，震动的快感突兀地传过来。

苏迟吸了一口气，肉棒被穴道吮吸着，隔着一层薄薄的阻碍，震动感传来，她舒服地眯起眼睛，用力挺到深处。

太撑了……

叶挽完全失去来思考的能力，觉得自己仿佛到了能容纳异物的极限，小穴麻痒的感觉随着反复的抽插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灭顶的快感。

小穴滑腻紧致，流出汨汨蜜液，绞紧着肉棒不断摩擦。

叶挽的呻吟细声细气，娇弱媚人。

“小挽就喜欢这边被我狠狠插着对不对？”苏迟咬着她耳后

的腺体道。

灵魂都好像被她撞击得破碎了般，叶挽的脚背都弓直了，收缩的宫口似乎想迫不及待想要纳入苏迟的精液，反复吮吸着龟头。

“要、要老师干我……”叶挽迷离着眼睛，脖颈和下颚拉出一条流畅漂亮的弧线，“要、要、要高潮了……”

“老师……”她娇吟着汇报着，抽搐的穴道死死咬住苏迟的肉棒，怕她离开一样绞得很紧。

“要老师射给你吗？”

“要、要老师射进来……”她舒服地意识都模糊了，精液热热地灌进她的子宫时，她哆嗦着身体，水流的到处都是，成结的地方卡在她的阴道里，膨胀得厉害，有一种失禁般的快感让她下体禁不住地分泌出越来越多的液体。

苏迟射完，拔出肉棒的瞬间，拿着一个木制的塞子塞进她的穴口，防止精液流出。

然后搂住她道：“睡觉。”

叶挽有些神志不清，蜷缩在老师的怀里，小腹酸胀得厉害，她怯怯地小声说：“会怀孕的……”

“那小挽就给我生一个小小挽。”

「 34 」

叶挽醒来的时候摸了摸床边，苏迟已经不见了。她打了个滚滚到苏迟睡的位置，又睡了一个小时的回笼觉，才打着哈欠起床。

身上显然在她睡梦中就被苏迟清理过，只有星星点点的痕迹记录着昨晚的放纵。

二楼走廊没有多少人，顺着走到尽头有木制旋梯，她踩着木梯一步步往上走，小心翼翼的放慢脚步，慢慢走到露天的阳台。

开得旺盛的植物将阳光分解得支离破碎，柔和的太阳光照在巨大的太阳伞顶端，闪着刺眼的光。

苏迟就坐在伞下，靠着舒服的靠椅，两条又长又细的腿叠在一起伸直，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边缘镀上了阳光细碎的光芒，看上去既斯文又温和。低着头，专注地翻阅桌子上的一本书。

昨天使坏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叶挽扶着门框，没有出声打扰她。

直到温暖的午间风吹过来，将她手上的书页吹散，她才有些许不耐地将书合上，正好抬起头看见叶挽在呆呆地瞅着她。唇角牵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朝叶挽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她过来。

叶挽喊了一句“老师”，手指不自然地卷起长发发丝。苏迟带着笑揉了揉她的脑袋：“睡够了么？”

叶挽用力点了点头。



“我让佣人现在准备午餐，先吃点甜点垫垫。”苏迟坐起，凑过去，轻啄了一下她的额头，目光总透着淡淡的爱怜。

她的话音才落，已经传来脚步声，佣人将热牛奶和蛋糕、三明治放在桌上，然后转身离开。

苏迟从不吝啬，虽然一年多之前，叶挽还在为能吃饱饭而苦苦挣扎，如今却衣食无忧，说是养尊处优都不为过。

当初许下的诺言，说好了会好好照顾她，认真地对待她，苏迟都一一做到了。甚至出乎意料地回应了她青涩懵懂的爱意。

夜短昼长的季节，过了温暖的午后室外就不再舒适，叶挽下楼吃了午饭，苏迟显然吃过了，只是像个老学究一样捧着报纸。

叶挽也不挑食，虽然她口味有偏重，但很容易满足，每一口食物都在提醒着曾经的经历。

她不想再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所以对现在格外地珍惜，生怕失去。

佣人们也差不多熟悉了叶挽的性子，知道她从不在人前说话，凡事都询问了苏迟照办就是。

这样的生活过久了，仿佛就是天生如此，她一点点学，时光匆匆，但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只是偶尔夜深梦回，才蓦地想起她那个死了的父亲和不要她的母亲，恍如隔世。

吃完饭，她又有些困了，眼皮子打着架看电视，女主跪在雨里哭得特别大声。

叶挽挪着屁股凑到苏迟身边，嗅她身上的香气，觉得很安心，嘴里嚼着薯片一副惬意的样子。

苏迟似有察觉，摘下眼镜放在桌上，伸手搂住她，叶挽才笑起来，靠在她怀里，浑身的骨头都酥软下来，任由苏迟摸过她的脊背，像给猫儿顺毛一样，懒洋洋地眯着眼。

苏迟知道她难捱，Omega 和 Alpha 独处的总是这样，不由自主地就被影响，在家里，她俩也没有喷什么抑制剂香水。

“昨天还没喂饱你吗？”苏迟捉狭地看着她，捏捏她泛红发

烫的耳垂，又摸上她挺翘的屁股，捏了捏，见她吃痛地皱起眉，手势轻柔下来，帮她揉了揉。

叶挽喜欢这样耳鬓厮磨的时刻，她在苏迟怀里打着盹，浑然不觉自己这段时间提升的体重足以将苏迟的四肢压麻。

苏迟将她捞起坐直，贴着她腰腹的肌肤向上摸索，驾轻就熟地摸到后面的扣子解开，掌心罩住她的胸口揉捏着。

“老师……”叶挽的身体一下子就软了，呼吸都不稳，红着眼睛搂住苏迟的脖子，难受地咬住下唇，“不要在这里……”

“没人。”苏迟抬了抬下巴，亲了亲她的嘴唇，“做疼了么？”

叶挽有点别扭地点头道：“有点疼……还有屁股……坐下来的时候特别疼。”她眸中时常镀着一层水润的光，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撒娇的语气。

乳尖被指甲轻轻刮过，叶挽战栗了一下，下意识地夹腿，脸烧得通红。

“你太敏感了。”苏迟饶有趣味味道，隔着她的睡裤骚动她腿间

的位置，食指刚蹭着。她找的很准，一下子掐住了叶挽的敏感地带，耳边便只剩下了叶挽微微的喘息。

“一碰就会湿成这样么？”苏迟摸到内裤里面，又把手掌抽出来，分开双指拉开银丝，“昨天应该和你做到天亮的……”

“喜欢老师才这样的……”叶挽闪躲着苏迟的目光，小声地辩解道，“老师摸我的时候、很舒服……”她喃喃道。

“那现在小挽要我怎么做呢？”苏迟耐心地隔着她的睡裤揉动她的私处，叶挽双腿夹在苏迟的腰上，苏迟每揉动一下，都能感受到腰腹上收紧的力量。

“就这样……”叶挽把脑袋埋进她的脖子窝，“在外面摸一会儿也很舒服……”

她有点结巴：“不要进去了……里面还有点痛的。”

“嗯。”苏迟应着她，手掌最终还是伸进她的内裤里，寻觅到她的小核揉动了一会儿，又不忘照顾其他地方，手指蹭到红肿的穴口，有点心疼地亲了亲她。

叶挽很快就到了一次小小的高潮，抱着苏迟沉默了好久，缓了半晌后，才仰起脑袋，眼睛晶晶亮：

“小挽是不是很乖……”

“很乖。”苏迟揉她。

“我会一直听老师话的……”叶挽小声道，擦了擦眼睛，“不会惹老师不开心的……”

她害怕失去。

特别特别怕。

“不要怕。”苏迟吻她，“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你保证。”

苏迟伸出小指，勾住她小指：“我们拉勾。”

叶挽倏地笑了。

“等放暑假，小挽来我这边实习好不好？”苏迟捏她鼻子。

“好。”叶挽点了头，又有些难为情道，“但我什么都不会……”

“没事，我会教你。”

苏迟想了想：“到时候再和我爸妈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 35 」

荏苒岁月，弹指挥间。

夏天的气温居高不下，烦闷的气息席卷整个城市。

叶挽刚放暑假，连续几天差不多中午才起。苏迟宠她宠得厉害，早上轻手轻脚起来去公司，直到叶挽自觉休息够了，收拾了一会儿想去找苏迟。

她早就答应要去帮苏迟工作的，结果上一个暑假出去旅行耽误了。

大楼内有不少员工进进出出。哪怕是周末，人照样很多。叶挽抵达前台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没问苏迟到底在哪一层。

前台习惯性地开始询问她要找哪一位。

叶挽张了张嘴，盯着前台标准的礼貌的笑容，一时间觉得呼吸困难，逃似的跑开了，拿出手机拨通苏迟手机，焦急地贴着墙根踱步，等了好一会儿才接通。

“小挽？”苏迟看见这个点的电话，有些意外，一时间中断了会议，走到会议室外面和叶挽联络。

叶挽深吸一口气，喃喃道：“老师，我到了。”她声音小的跟蚊子一样，苏迟一时没有听清楚，夹着电话又问了一遍：

“啊？你到了，到哪了？”

“到老师工作的地方了……”叶挽嗫嚅道，有进来的员工好奇地看向她，叶挽往后退了几步，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先坐一会儿，十分钟后就下来接你。”苏迟反应过来，接通前台的内线吩咐道：“刚刚是不是有个女孩子来过？”

得到前台肯定答复后，苏迟继续道：“你先带她去接待区，我这边一会儿结束了就下来。”

前台挂断电话立马走出来找到叶挽，微笑着带领她到接待区坐下，顺便为她上了咖啡。

叶挽小小的抿了一口，觉得太苦，不是很想喝，又怕浪费，于是喝的很快，快速咽下去，好像这样味蕾就察觉不到苦味了。

苏迟走出电梯，老远就瞧见她皱眉躲在角落里，快步走到叶挽面前，亲了亲她额头。叶挽害羞地往后缩着身子，嘟哝道：

“好多人呢。”

“亲一下我女朋友怎么了。”苏迟轻笑道，拉着她的手走进电梯，“你总算想起答应我的事了。”

“不是故意忘记的……”叶挽松了一口气，电梯里面没有其他人。



“一个人出门不害怕么？”

叶挽听着有些不乐意，觉得苏迟还把当她小孩子，立马提高声音反驳道：“才不怕呢！”

苏迟又笑，拉着她的手到自己的办公室，外间的秘书下意识抬起头问好，苏迟指了指叶挽，道：“我未婚妻。”

她说的随意而自然，一边听的叶挽心跳得却要从喉咙口出来了，脸红得不行，在秘书和助理探究的目光下紧张地用力捏住了苏迟的手。

“她有点怕生，不太爱说话。”苏迟心情颇好地跟她们介绍叶挽，然后在下属的一片恭维声中飘飘然进了办公室。

“来，吃糖。”苏迟随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把太妃糖给叶挽，“看你刚刚小脸皱得跟个什么似的。”

她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动手动脚，想捏一捏叶挽泛着红的脸颊和耳朵。

虽然在一起几年了，苏迟还是一如既往陪着叶挽，也不觉得她黏人。只是偶尔玩心起来，会忍不住逗逗她戏弄她最后又将她搞哭。

“是帮老师做事来的……”叶挽被摸了脸，有点难为情，“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苏迟理了理头发，翻了翻桌上的报表，递给叶挽：“将上面的数据统计汇总好再发给你。”

苏迟穿着正装的样子很禁欲，白色衬衫打底，外面是黑色的女士西装，手腕上的手表一看就价值不菲，她抬腕瞥了一眼时间，拿了一本文件细细看了起来。

叶挽老老实实在她旁边的工作桌上看着电脑，一点点统计数据，没什么含量的工作，就是很繁琐，她盯了一会儿眼睛就有些酸。

等她把结果发过去的时候，苏迟的嘴唇却抿了起来，一脸严肃地招手让她过来。

“这边小数点没点。”苏迟眼神严厉，“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么？”

叶挽走过去看了看，结结巴巴道歉。此时正好门被敲响，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探着脑袋走进来，战战兢兢地交了份资料给苏迟。

“苏总……这是我们部门最新一份的方案。”

苏迟翻了翻，将厚厚一沓纸对折撕开，直接扔进废纸篓里，冷冷道：“你还是准备早点辞职吧。给你主管的职务是让你来混日子的么？学生都比你们做的好。”

男人一个字都不敢反驳，听着苏迟训斥连忙点着头称是，保证下一次会做出满意的方案，然后才擦着脑门淋漓的汗离开。

叶挽头一次见这么凶的苏迟，跟她相处时完全不一样。

她沉默着目睹了这一幕，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犯了错，于是结结巴巴道歉。

耳朵根都通红，害怕得样子让苏迟故作的分生气一时间都烟消云散。

她拉开抽屉取出一把戒尺，挑起眉看叶挽。

叶挽将手递给她，盯着自己的掌心被拍了好几下，强忍着不往回缩，直到戒尺点上自己屁股的时候，才慌张起来，央求道：“老师不要……”

她紧张地抓住苏迟的手：“回家打好不好……”

叶挽今天穿的是裙子，撩起很容易，苏迟的手肆无忌惮地贴上她的臀，命令道：“去墙边撑着。”

叶挽眼睛一下子红了，又不敢违抗苏迟的命令，磨蹭着趴着，裙子被撩起来，屁股被不轻不重拍了几下，她咬着唇，敏感的身体似乎有了感觉。

老师每次打完她都会将性器用力插进她的小穴离里。久而久之，身体都记住了这种感觉。

她难耐地夹紧了双腿，又被苏迟的膝盖强硬地顶开，对着腿心一点点研墨着，酥麻的感觉让她翘起屁股，不由自主地开始迎合，夹着苏迟的腿不肯放松。

“湿的这么快。”苏迟在她背后低笑道。将她的安全裤和内裤一起脱下到脚踝处，裙边向上卷塞进腰里，小屁股刚刚被揍过，微微红肿着，很翘。双腿分开，露出两腿间粉嫩的小穴，手指探进去已经摸到了潮湿。

苏迟很轻易地将中指插进来她的穴道里。

一侧的落地玻璃都没拉上帘子，明亮的日光下，莫名会产生一种暴露的紧张感，耳边还能听见门口的谈话说。叶挽夹着这根手指，收缩间感受着它的存在，她咬着唇不敢发出太大声音，红成兔子的眼睛可怜巴巴回头看向苏迟：

“老师……我想要了。”

「 36 」

臀部传来温热的触感，手指有力地抓紧她柔软的臀肉之中揉捏着，叶挽喘息着，双腿不断哆嗦，站都站不稳。

“不要太大声哦。”苏迟低笑道，“我不确定外面听不听得见。”

“老师……轻点。”撅着屁股的叶挽撑着墙可怜兮兮道，穴道里作祟的手指肆意感受着她的紧致和潮湿，柔软无骨的身体像棉花一样，天生尤物。

指甲显然被精心打磨过，戳进来的时候，能够勾起奇妙的快感。

隐秘的穴口夹着手指一张一合，不断收缩，明显是想要的厉害。苏迟甚至不用去看叶挽的表情就能想象她泫然欲泣的模样是多么惹人疼爱了。

泛着可爱粉色的肉体，她伸手揉动那对微微摇晃的奶儿，就能听到一声压抑的呻吟。

苏迟将手指抽出来的时候，小穴还依依不舍，连整个臀部都微微摇晃起来，似乎是不满苏迟突然的抽离，花瓣翕动着，迫不及待想要吞入些什么。

苏迟甩了一巴掌在她臀峰上，上面的红色愈发加深，有明显

的指印，叶挽哽咽了一下，撑着墙壁维持好姿势，也不敢用手去挡，可怜兮兮的抽动着双肩，好像在哭。

苏迟又伸手帮她揉了一会儿，单手解开皮带，涨得发疼的肉棒向上翘着，对着她腿间窄窄的缝隙轻轻蹭动着。

火热的触感，棒身上怒张的青筋，叶挽不用看都能勾勒出苏迟性器的形状，前端抵在穴口，稍稍用力，顶进去了一些。

叶挽咬着唇，努力放松紧绷的身体，甚至主动将腿分的更开，方便苏迟的进入。

苏迟握着肉棒，对准她的穴口，紧紧是挤进半个头，就能感受到吮吸般绝妙的快感，她这次进入的很干脆，按住叶挽的腰，只听见啪一声，两人的私处紧紧相连，肉棒整根插了进去，被柔软潮湿的甬道完全接纳，向上硬硬地翘起，顶在了穴道里的敏感点。

叶挽脑子一片空白，身体瞬间被贯穿，被过分粗暴对待居然还能产生快感。瘙痒的穴道含着肉棒，腰都开始摇晃起来。

苏迟拍拍她屁股：“别乱动。”

小穴内壁的褶皱磨蹭过性器，让苏迟差点舒服地直接射出。但她还想把做爱的时间延续得更长一些。

上衣从下往上掀起，一直卷到胳膊窝那里，苏迟轻轻抽送了几下，伸手从茶几那里拆开一个包装袋。

冰冷坚硬的物体在叶挽光滑赤裸的脊背上划过。叶挽还没来得及思考这是什么的时候，只听见一声轻响，淡淡的香薰气升腾起来，她瞬间反应过来，压抑着喘息小声求饶。

打火机点燃蜡烛，红色的烛泪在危险的火光中颤巍巍滴落，滴到白皙漂亮的后背，流下鲜艳的痕迹。

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疼。

刺痒微烫。

体内的骤然加速，用力顶弄到叶挽的身体深处，叶挽压抑不住呻吟声，小穴包裹着肉棒，敏感的穴道被肉棒坚硬的棱端刮过，好像要抚平她体内每一处褶皱一般，粉嫩的穴肉被操干得翻进翻出。



烛泪顺着她身体的摇晃四散着流了下来，甚至流进了她的臀缝，肉棒却在粗暴地抽插，顶进她的子宫口，娇嫩的小穴被肉棒一下一下强硬地捣开挤入，汁液突然浇灌在肉棒上。叶挽哆嗦着身体高潮了。

“嗯？要高潮了怎么不说？”

带着鼻音的质问。叶挽怕得厉害，带着哭腔说了句对不起，小穴仍旧死死咬着肉棒不愿意松口。

挺翘的臀部又被重重的拍打，肉棒干的更加猛烈了。叶挽已经维持不了姿势，双臂被苏迟提起，前胸紧紧贴在墙上，就这样被站着狠狠操干，耳朵贴着墙壁，她似乎可以听见外间秘书的说话声，于是拼命闭紧嘴巴，小穴抽搐着，肉棒每一次顶入都可以干到宫口，苏迟好像要让她怀孕一样，掐住她兴奋勃起的阴蒂，发出快速响亮地啪啪声。

叶挽一边说着不要一边往后靠去，后背的痕迹格外明显，屁股微微摇晃着，怕苏迟当真抽离。眼眸湿润，目光都涣散开，她就这样对着墙站着被操到了高潮。

成结的地方膨胀起来，卡在她的阴道里，死死抵着她的敏感点，浑身战栗，她啜泣着，蜜液从结合处顺着大腿根流淌而下，媚肉收缩着似乎还在眷恋着这根粗长的肉棒。

Alpha 射精的时候格外漫长，叶挽无力地向后倒在苏迟的怀里，分开腿间的地面上正滴落着白浊的液体，小腿肚的肌肉接近痉挛。凌乱的发下有一双红肿的眼睛，还在小心翼翼拉苏迟的衣角：

“你不要生我气了。”

她呜咽了一下，讨好地侧头主动亲老师的嘴，性器在她体内刮着转动了一下，肉棒隐隐又有了抬头的趋势。

“不要做啦。”叶挽推她，“回家再做好不好？”

她流了不少汗，后背还有那么多凝固的烛泪，再做下去一定会出事的。

苏迟正准备回答，门被敲响了。

“苏总，我进来了。”

“等一下。”苏迟扬声道，丝毫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镇定的将叶挽脚腕的内裤脱掉叠好放进自己包里，再将卷起的裙子放下来，抚平上面的褶皱。

叶挽觉得腿心凉嗖嗖的，坐在沙发上，局促地并着双腿，腿心的感觉还没有消散，她一夹腿反而有一种余韵般的快感。

“苏总。”秘书将报告交到苏迟桌上。

房间里的气氛有点奇怪。叶挽的脸红的不正常。她有点担心地多问了一句：“叶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没事。”苏迟抬头道，看向门口，“你该出去了。”

叶挽松了一口气。

苏迟放下手里的文件，走到她身边，指了指另一边侧门：“休息室里配有淋浴间，我陪你去洗一下。”

叶挽没想到自己帮苏迟分担工作是这样一个分担法，脑子还是迷迷糊糊的。

直到大团的泡沫从手中挤出来，她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手指抠着墙壁看上去有点懊恼。

苏迟帮她按摩着头部，再用温水冲掉泡沫，在她耳边小声道：

“下班后，去见见我爸妈吧。”

「 37 」

“老师。”叶挽一紧张就忍不住咬手指，她怯怯地躲在苏迟身后，磨蹭着不敢出门。

“在的。”苏迟转过身子，捏了捏她红通通的脸，刚刚洗完澡，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香气，浑身都是软软的。

“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叶挽抓住苏迟的手，手心的汗都出来了，看样子紧张得不行。

“我喜欢他们也会喜欢。”苏迟安慰她，嘴角微翘着，手指拂

过叶挽圆润的肩头，“他们不喜欢我就带你私奔。”

“可我不知道说什么……”叶挽有点蔫，一双眼水润极了，睫毛微抖着瞧着苏迟。

苏迟喉口滚动了一下，指腹轻轻贴着温度烫得惊人的脸颊，轻轻摩挲了一下。“没事。小挽不想说就不说，开不了口也没事。”苏迟知道她的心理状态，除了在自己面前，在外几乎说不了话，也不知道毕业的时候答辩该怎么办。

估计还要开张证明才可以特事特办。

苏迟亲了亲她的脸，牵过她的手，歪了歪脑袋：“出去咯？”

叶挽踮着脚尖，凑过去回亲了下苏迟，才小小声地“嗯”了一声，然后攥着老师的手慢慢走着。

做的有些激烈，她下面还有一点隐隐的疼。

苏迟下班的时候还有很多职工没有走，纷纷把目光投了过来，叶挽缩了缩脑袋，努力让自己的存在感变小一点，然后一步一步跟着老师的步伐走出公司大楼，坐到副驾驶的位置，朝

着窗口望去，手指还绞在一起，有点无措。

苏迟暗叹了一口气，等到了吃饭的地方，又亲了亲她额头，鼓励她道：“有老师在。”

叶挽呼吸都屏住了，伸手环住老师的腰，紧紧抱着老师脑袋贴在苏迟的胸口，缓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和苏迟走进这家看上去很高档的餐厅。

两个和蔼的老人，对叶挽态度很亲切，也没有强迫叶挽说话，在苏迟解释了一句“小挽不太爱说话”后也没有露出不满的神情。

吃完后还送给叶挽一条漂亮的手链，然后认真嘱咐苏迟要好好待她。

苏迟笑着一一应了，朝叶挽挤眼：“我说的吧，我爸妈很好说话的。”

叶挽点了点头，啾啾着嘴唇在接过手链的时候，说了一句小小声的“谢谢”，倒把两个老人惊喜坏了，又训斥着苏迟不许欺负叶挽。

等苏迟开着车回家的时候，车窗半旋而下，叶挽痴痴看着城市的浮光随路灯掠过，游船荡起一圈一圈波纹，璀璨夜幕之下，月光似水，有星追月，流光相应皎洁，盈盈夜色怡人，心中又出了神。

苏迟在等红绿灯时又看着她这个样子，只是笑了笑，没有再多说她什么。

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叶挽老老实实趴在床上等苏迟帮她屁股上药，她一声不响，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生气，很快地包容苏迟对她所做的事情，并从中也能获得快乐。她上完药就像小猫儿找窝一样钻进被子里，将手搭在苏迟的腰上，搂的紧紧的，小脸紧贴着一侧，没多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

苏迟醒来的时候，叶挽正坐在她身边，吹着她散落在额前几根散落的头发，玩得咧开了嘴勾勒出一个浅浅的笑。

见苏迟醒来，又凑过去，丢掉抱着的抱枕，被苏迟搂在怀里亲的咯咯笑。

日子没有太大波澜起伏，两人早就习惯了对方的存在。在苏

迟忙工作的时候，叶挽也从不打扰她，默默坐在老师身边做自己事情。

“小挽。”苏迟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过她脊背，看着她趴在床上懒洋洋地看着 pad 上的连续剧。

“我们结婚吧。”

语气宛若一声叹息，又隐隐含着期待和惶恐。

叶挽有点没反应过来，过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苏迟在说什么。

她没有表现得很夸张，只是扬起嘴角，“嗯”了一声之后，就被戴上了戒指。

亮晶晶的戒指。

苏迟摸着她的手指为她戴上时，看见她的眸子，一时间都分不清是她眸光亮还是戒指更亮一些。

结婚在她俩之间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仿佛人生的每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在叶挽经历了那么多岔路口后，最终还是



走向了真正属于她的归途。

虽然她还是不爱在外人面前说话，虽然她还是不能好好照顾自己，虽然她还是那么腼腆羞涩又是那么平凡普通。

但她遇见了苏迟。

对她而言，世上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此，像是无数机缘巧合之下的命中注定。

她甚至想要个孩子。

苏迟没有答应，她希望叶挽好好地想一想，生育的代价和多出一个人分担出的精力。

叶挽被她说的又不想生了。

她才不想有第二个人分担苏迟的注意力。

在早起的清晨，她起床下楼的时候，瞬间便看到了苏迟。

房间暗淡的灯光将她的身影映衬得影影绰绰。

分外熟悉的画面。

像是她住进苏迟小屋的那一天清晨。

苏迟为她准备了早餐，温柔地翘起嘴角，帮她整理领子，一遍一遍仔细梳着发。

苏迟转过头，一眼看见了她，自然地朝她伸出了手，然后将她拉到自己怀里，隔着发亲吻着她的额头。

叶挽看着她的眸子，喉口一哽。

当初痴痴的迷恋，和被发现企图时的心慌意乱，度日如年地将秘密潜藏在心底，酸涩又甜蜜。

梦想。

她曾经一遍遍写着梦想这样一个宏大主题，一遍遍写着她的少女心事和压抑在心底的暗恋，复杂而痛苦。

她一度认为梦想可望而不可及，如今却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现

实。

再虚幻的梦，也值得去好好追一追。